

德 裕

期 一 十 九 第

五月花號重渡大西洋



號 月 一 十 年 六 十 四



自從十月四日蘇俄發射了第一枚人造衛星以後，在全世界各處都引起了極大的震驚，愛好自由的人們莫不憂心忡忡於赤色帝俄的「才以濟惡」。其實憂慮是多餘的，只有反省與檢討才是目前的對症良藥。美國的勃脫博士 (Dr. Butts) 說得好：「對於蘇俄放射人造衛星一事，我認為這事使我非常高興，因為這樣才可讓美國人清醒過來，以往實在太過於自我陶醉了」。

爲了同樣的原因，我們在這期拾穗上刊登了三篇有關蘇俄的文章：我看到了蘇俄的原子彈試驗，美國教授看蘇俄學生，以及震驚世界的人造衛星，我們希望讀者能在裡面找到一點新的認識。我們以爲「只有清楚的認識敵人，才能予敵人致命的打擊。」

震驚世界的人造衛星一文係從由美國航空寄來的紐約時報等數種美國報紙中綜合摘譯而得，可是因爲時間倉卒，第二批由美寄來有關「人造衛星」的資料尚未能一併報導在內，我們可能於九十一期中加以繼續。

美國生活雜誌於去年起連載的人類史詩，是一種非常有歷史價值的專輯，敘述亦極生動有趣，本刊曾譯介至第四篇，後因原譯者因事去美，才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美商德士古(亞洲)有限公司

CALTEX (ASI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段四七號三樓

電話：四四九八〇

電報：CALTEX

致中轅牛載，從這一期起又繼續恢復刊載，第五篇的題目是「文化的萌始」。

這一期開始連載了兩個中篇，一是小說，題名北敦莊，爲美國列名於最暢銷書第一名的「一本小說」。拾穗刊載的是節譯。另一是劇本，題名是茶與同情，電影在本省上演過，黛博拉寇兒在此片中的溫柔倩影也許還不至於爲讀者所遺忘。不過茶與同情在英美舞台上的聲勢似乎比電影還要來得浩大些。這便得歸功於原著劇本的細膩深刻了。我們願在此向讀者鄭重推荐。

(上承致讀者)

欲購數量，並根據定價填入匯款總數(每期拾穗上大概均載有譯叢名稱及定價)然後將匯款及匯票單交給郵局(不要匯費)即可。

按已往慣例，拾穗每屆年終必對讀者有所饋贈，今年如何不敢奢望，惟就本老訂戶言，能有一本目錄索引則感實惠甚多，以前兩本案索引似嫌太小，與拾穗擺在一起頗不調和，茲附上設計活頁目錄索引一種盼能採用。

編者復

梅仲鈔

謹謝盛情美意，拾穗年終贈品在設計中，恕不預先發表，目錄索引已預定在拾穗創刊一百期時(明年八月一日)出版，爲三十二開本。

十一月號

自然物	鐵幕導	音樂游藝	小說劇本	連載篇	拾穗專欄
談談鯊魚	我看到了蘇俄的原子彈試驗	美國教授看蘇俄學生	芭蕾舞與樂曲的故事	舊時代的顏色	北敦莊
她發怒時可將一艘救生艇打得稀爛	一個嚮往自由世界的俄國兵士透露了這項秘密	當人類智力逐漸成熟時，他們再也不會受限制，檢查校核既不可能，緊密防範更辦不到。	這是去夏以來美國小說中第一位最佳暢銷書	這是去夏以來美國小說中第一位最佳暢銷書	這是去夏以來美國小說中第一位最佳暢銷書
二〇	五三	一〇三	八二	六七	一三
朱門恩怨	小淘氣	西影片羽	醫藥近訊	攝影叢談	藝林散拾
燈謎徵答	燈謎徵答	燈謎徵答	燈謎徵答	燈謎徵答	燈謎徵答
一三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六

人物記	工程學	醫藥衛生	文化歷史	新聞軼事	企業管理	戰爭訓練
-----	-----	------	------	------	------	------

歷史上最偉大的航海家	震驚世界的人造衛星	科學創造了腎臟	原子醫藥	請勿拒絕病理解剖	人類的文詩——文化的萌始	五月花號重渡大西洋	口之於味不同嗜焉	燈泡霸王——荷蘭飛利浦公司	通者生存
古代人以一葉扁舟航行於浩瀚的太平洋上	怎樣知道衛星在天空的軌道上運行	它已拯救了無數生命，並且時時還在改進中	放射性藥品可以救治前所無法治療的許多疑難雜症	死後的檢查，最易找出死亡的真正原因	在兩河流域的區域裡，人類創造了世界上最原始的文明	一六二七年的偉舉再度在今日重溫舊夢	用化學藥品來鑑定每人的味覺	從一間日壺卅個燈泡的小工廠發展成爲世界最大企業之一	美國海空軍殘存訓練的故事
一二七	三三	四七	五〇	三六	一四	六〇	二九	八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捌月刊社	訂閱價目：	
編輯者	拾捌月刊社	半年	六期 二十四元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箱四十六號	全年	十二期 四十八元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零售價目：	
經銷處	台灣各大書局	新台幣	五元 美金三角

本刊於民國卅九年
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戶2587
免費匯款訂閱拾塊或購買拾塊譯叢

封面故事：五月花號重渡大西洋

一六二七年，美國的一群清教徒，為爭取信仰自由，駕駛五月花號，冒著大西洋的險惡風浪，到達美國，成為新大陸殖民的先驅者，這般史跡在二十世紀的今日，雙方均有興趣，重演一次，在英方，依古式重建「五月花」號，美方則在原登陸地下賓茅斯，重建十七世紀的古城，一切均詳考古籍，包括十九座草舍，教會，市場，磨坊，和一土人村落。



歷史上——

最偉大的航海家

——那些古代的波里尼西亞人既無海圖又無航海儀器，却能在浩瀚無際的太平洋上駕駛一葉扁舟往返各島嶼間，作極為準確的航行——

波里尼西亞人 (Polynesians)

從無人能够超越他們的技藝。

遠在北歐的維金族 (Vikings) 離開他們的峽江家鄉越島跨渡大洋的幾百年之前，金黃色皮膚的波里尼西亞航海家們已在太平洋的開闊海面上作遠達三千哩的航行。他們面對的目標遠比寬廣的大陸邊緣難尋，都是些針尖般的小島，非常容易溜過。更令人驚異的是在那種雙層的獨木舟上除了擠進八十多人外，還要攜帶着家庭用具，雞犬家畜，乾的菜蔬，移植的植物幼苗，飲水，以及火灶，作

經常的航行。

除了觀察星象的知識外，這些古代的波里尼西亞人此外似乎一無所有。他們如何能完成那種奇蹟般的海程呢？他們沒有鋼鐵工具，如何能將船身削得那樣之薄？不用釘子，如何能將船板連接得那樣牢固，足可以抵拒能够毀損近代戰艦的颱風？

美國海軍上將威廉·卡爾洪對於這些問題曾提供部份的答案：「在一九四三年，當我的太平洋補給艦隊總部設在瓜達爾烏拉時，」他說道：「有一次當地一個土人跑來告訴我暴風雨就要來臨，美軍的那些小船最好拖上岸。當時海面正同鏡子一樣平滑，我曾仔細的盤問他如何會知道天氣要變壞，他能够對我解釋的只有「我看見許多鳥驚惶不安——其中有許多是我們祖先精靈，好久沒有到這裡來了



①

敬啟者：記得本人前曾建議貴刊，將每期中若干篇文稿加印一些單行本以便讀者付郵郵角，即可索閱甚感興趣之文稿；並承貴刊於讀者信箱內答以業務上有困難未便採行，最近本人偶而翻閱英文本讀者文摘八月號，發現其中 Divorce is Going Out of Style 一文已單行本發售，每份美金三角。本人之信心更為增強，由此更覺前次建議之可行，故敢再建議貴刊不妨試辦數期以試探讀者反應，在試辦期中暫以每期選印一篇較富有趣味而讀者願保存之文稿，如試辦成功並有助於貴刊業務之擴充，則不妨加印至三篇或四篇文稿，當亦不為多。關於選印文章更願提供意見數點並冀有助於貴刊：

- ①選錄國內外權威性雜誌內專論性文稿，（每一重要刊物每期內常有一二篇重心文章）或份量較輕之袖珍書籍將其篇幅縮小一次或分次刊出。
- ②選錄時新而重要之題目，由貴刊編輯同仁組織小組，從各有關雜誌書籍或權威專家言論中搜集資料，整理後刊出，使讀者能對某一特殊問題或事物有一最新之認識與瞭解，此類題材我想以日益發展進步之社會動態，新興事業之演進等為佳。

此種單行印售業務如能推廣，則讀者大眾將依其各自舊有的或新養成之興趣而搜集有關之資料裝訂之，保

護之，必需時亦可由貴刊廉價供應封面，如此做法可以配合或提倡 Do It Yourself 之興趣與風氣，更能增加出版界之業務，希望貴刊能將愚見公諸讀者或雜誌界以試探其反應。即祝 大展鴻圖 讀者潘述平

編者復

閣下寶貴意見考慮再三，深覺用意良善，但讀者中是否有此種需要仍少把握，我們希望再探詢一下其他讀者，對這一方面的意見，閣下所提一二兩點，敝社以往亦曾做到一部份。此即為「拾穗譯叢」，今後亦仍擬繼續將月刊中較重要或具保存價值之文章出版單行本，以供讀者選購珍藏。

②

我是貴刊的新讀者，在該書中我發現了許多新的智識，新的見聞，尤其是「攝影叢談」一欄：我特別喜愛它，可惜與它見面太晚了。……不知你們能幫助我解決下面幾個問題嗎？

一、攝影機的好與壞要怎樣才能看得出？
二、你能為我介紹幾個價廉的攝影機嗎？並且告訴我每架的大約價錢及購買處。

三、購買貴刊的叢書到郵局須辦什麼手續？林志遠 編者復

一、（從略）
二、（從略）請參閱 45 46 48 49 等期拾穗。
三、請至郵局領取匯票儲金單。填寫拾穗譯叢名稱（下接讀者來鴻）

海 譯

。蝸牛也在往樹上爬，因為大雨要來趕急離開地面，同時海面上的波浪拍子也在放長。」

「我將這種有關蝸牛的情報轉達給我們的測候站，站長同他的專家們趕忙取出他們的氣象圖表，一再校正他們的氣象記錄，並且發射測候氣球。隨後站長向我報告在今後兩天內「天氣繼續平靜，晴朗無雲——日本轟炸機來襲的理想天氣」。

「在第二天晚上，大約在土人的預測卅小時之後，我從睡夢中為一種深沉的呼號聲驚醒，幾分鐘後瓜達納爾遭遇了一場異常強烈的颶風同暴雨。補給艦隊的登陸艇受災奇重，被吹得四分五散，橫躺臥臥在海灘上。有六十多艘損毀到無法修理的程度。」

西班牙航海家瓦爾德氏早在一百七十五年前就曾記載過他在南太平洋遇到的令人驚奇的經驗，他當時曾攜帶兩個南海土人一起在南太平洋各島間航行，照他的記述：「這兩個土人對於翌日的天氣預測，諸如風雨，陰晴，波濤大小等從來就沒有錯過。這種先見之明實在令人驚駭。儘管我們有那麼許多航海家與天象家在這方面作過很多觀察與著作，都還沒有能達到土人那種成就。」

為了探究南海土人關於天氣預測的本領，我曾問過一個波里尼西亞人：「你怎麼知道要下雨呢？」他回答的很妙：「你們白人告訴我們說人身上有百分之五是鈣同鈉，那些好作肥料的东西，另外百分之九十五是水，」他聳聳肩微笑，接着說道：「在我們來說這百分之九十五當全是

，以致人們不免互相傳問：「嗨，你說日本人會不會是在向我們放「路易藥特」毒氣呀？」

當今研究波里尼西亞文化的權威之一，夏威夷畢索甫博物館的瑪麗·卜柯女士——她本人就是波里尼西亞祭司的後裔——曾告訴我：「每一個波里尼西亞的航海者都記得很多星座，以及在不同季節時牠們在天空的位置。他知道每天任何時刻太陽所在的方位，用來確定駕駛的方向。他能够分辨出何者為帶雨雲。何者為風暴雲。他懂得波濤的節拍，何者為「后波」，何者為「王波」。他有訣竅利用到連續幾天甚或幾星期的風向來增加船速。」

儘管他們航行的地區非常廣大，但是從古以來那些航海者對於太平洋已知道得極為清楚。從紐西蘭到夏威夷，從加羅林到伊斯特群島，凡有居民的島嶼差不多每年都有船隻往來。

最令人驚異的是那些早期的波里尼西亞的航海家既無海圖如何能在浩瀚太平洋中尋到如針尖般大小的夏威夷群島？那些航海家如何估計海流與風向的影響，以至趨避颶風的襲擊？現在每年舉行的從舊金山到火奴魯魯的橫越太平洋遠征賽，許多參加比賽的帆船儘管備有羅盤，六分儀，氣壓表，以及收聽每日氣象報告，同時還備有詳細的海圖，尚且非常困難的駛向目標，那些古人一無所有而能完成使命真是令人不可思議。

那些早期的航海者一定同在瓜達納爾警告海軍上將卡爾洪的土人一樣，對於島嶼的習性瞭解得非常清楚，他們一

海水，鹹得很，好像伙，鹹得很！」在他這答語裡真是大有道理，連他自己也許都不曉得。流傳的神話中就曾說夏威夷人是天神的後裔，而那一天神又是海與空氣結婚所生的。

波里尼西亞人對於他們周圍的自然環境認識極為透澈，因為說起來他們的全家性命幾乎全繫於此，特別是當他們乘獨木舟在海上行航的時候。這類知識至今仍相傳未墮，薩摩亞人敢乘坐船舷離水面只有兩吋的小單人獨木舟作連續三天的航行。馬紹爾島與吉爾伯島的土人在捕漁季節時常出海幾百哩。

波里尼西亞人有關這方面的知識已深得美國海軍部的重視，在編訂「海上救生手冊」時曾採用不少資料。飛機上的橡皮艇中都藏有一本手冊告訴飄流海上的人如何應用波里尼西亞的古法來尋找陸地。牠告訴人們要注意去尋找那種易於形成在島嶼上空的高層層的雲層，同時也要注意雲層底部的顏色，因為反映在珊瑚礁環繞的內湖上空的雲層時常顯有淡淡的綠色。小冊子裡還提到一項常識：「注意傍晚時陸地鳥類飛行的方向當指向陸地。」最後我們還可以補充一項，波里尼西亞人另外還有一種本領，早在回到陸地之前，常常先已聞到陸地的氣味。因為在陽光普照，溫度很高的熱帶島嶼比之溫帶的土地氣味濃郁多了。在一九四二年秋天當美國同日本海軍在所羅門群島外海接觸時，美國戰艦南達科達號同華盛頓號甲板上人員都曾聞到一種強烈的椰子花氣味，從薩佛島飄來，牠是如此之強烈

定曾對於像「金鷄」等飛翔較低的候鳥的遷移路線很為熟悉，這種「金鷄」每年往來南海與阿拉斯加之間，在春天時從南海向北飛向夏威夷，休息小住一個短時期，等身體變肥壯後，繼續向北飛到阿拉斯加，當秋天來臨時再開始回頭往南飛。南海各島一個古老傳說，說是偉大的「圖阿」王的孫子「瓦圖加」在離開太極提島航行時於霧中迷失方向飄流到雷阿提島，經過幾年的流浪，瓦圖加所馴養的一隻鳥找到了牠的主人，從鳥的飛航路線瓦圖加他們發現了航向家鄉的方向。

古代波里尼西亞的航海者在從南海向北作三千哩的航行時很可能也同瓦圖加一樣會追蹤金鷄遷移路線，當到達夏威夷附近時，那些航海者可能觀察找尋夏威夷本島鳥的飛行踪跡，如長尾，蹼足的布桑鳥就時常離開陸地飛入海中很遠。此外夏威夷群島的摩納羅亞（拔海一三六八〇呎）與摩納基亞（拔海一三七八呎）兩個積雪的山峯也是良好目標，天氣好時可以在七十哩外望見。如果山峯被雲遮沒時，那些天才航海家還可從層層雲層的特殊形狀加以辨識。如果什麼都看不見時，說不定還能嗅到陸地的氣味呢。

如果波里尼西亞古代航海者所實行的方式同現代土人一樣的話，他們出航時的起點一定要從一個特定的地點開始。依照當代研究波里尼西亞獨木舟權威威爾士·何恩奈的說法，當一個薩摩亞船長在開始一次長程航行時，他一定要他的船員先將獨木舟划到「出發點」。在那裡獨木舟

要逗留些時候，等到這位船長望到了某些熟悉的標的後，然後將獨木舟調正方向，下令開船。何恩奈說：「直向目標航去，正如同羅盤定的方位一樣。」在夏威夷群島最南端「南柯那」地方，靠海的玄武岩崖壁上遺留有先史時代居民鑿的孔穴，孔穴後面是一座古代石廟的遺跡。沒有人曉得為什麼古時候的人費那樣多的力氣在堅硬的玄武岩上鑿出石孔。不過這些石孔的方向正指向波里尼西亞族在南海的老家，牠們會不會是航行的「出發點」呢？

在古代的航行中，有些波里尼西亞人毫無疑問的會被暴風雨吹離航線而致走上毀滅之途。另外一些人則會從擁擠的獨木舟上被海浪捲走吞嚥，因為那些木筏似的獨木舟船身很窄，船艙離水面不過一呎。其他還有些人當獨木舟被凶猛的波濤打得破碎時溺死海上。不過那些年復一年能將獨木舟平安的領向目的地的船長們則成為太平洋上知名人士，人們謳歌他們的事蹟，他們的名字同他們的槳舵也起了人的名字！的名字都流傳各島為人贊揚不已。

依照波里尼西亞的傳說，那些海行雖然都各有其特殊目的，但是「向外移植」恐怕才是其真正理由。整個家庭攜帶着重要財物俱行，有地位的波里尼西亞人在海行時更要帶着他們認為最美味的一菜——以果口腹，此外還必需裝載許多椰子實、面包果、甜薯、香蕉、甘蔗，和盛着飲水的同灌溉植物幼苗用的葫蘆，他們同時還帶有盛在沙箱內的爐灶同最足珍貴的火種。在開航之先，準備海行人員必需的需先刻苦鍛鍊自己能够以最少的食物與飲水來維持生活。

人作犧牲的風俗，種族間的血戰也足以減少部份人口，但是通常最有效果的辦法仍是在發展找尋新土地。島嶼間酋長的衝突時常導致整村人口的大遷移。有時候酋長派人出去遠征純爲冒險與光榮，但是主要的理由還是由於好戰的種族常從西方趕過來，壓迫得波里尼西亞人向東播遷。

在二次大戰期間，許多美國航空駕駛員在海上遇難時都曾被波里尼西亞的獨木舟救起過，不過這些獨木舟都是屬於小型的。那種大型的獨木舟早在廿世紀初年已被淘汰無人使用。

早期的大型獨木舟可以載八十到一百四十人。在夏威夷海灘上曾發現一艘廢棄的獨木舟長達一百零八呎。不用一根釘子來建造這類大形船隻，對於土人來講真是一件偉大工程，時常整個村民辛辛苦苦一年才得完成。在早一季裡已經事先多種植了穀物預備供養祭師與工匠的食用。第二季的收穫則供獨木舟完成時舉行盛大慶典之用。

在興建獨木舟的過程中，宗教始終居於主動的領導地位。因為造船的工人同使用的材料都是歸天神「管領」的。用來作獨木舟的大樹島民相信是天神「坎恩」的後代，祭師必需先取得神的同意，才敢伐樹將地作成船。

建造獨木舟有經驗的專門名師要用豐盛的禮品與食物來敦聘，這一方式至今仍在波里尼西亞各島很為流行，人們總是避免很粗魯的直接談到金錢的價值。那些請來的巨匠可以說是最偉大的造船技師。他不但知道如何使獨木舟經得起颶風波濤的老驗，同時也熟悉一切有關建造獨木舟

在薩摩亞群島，直到今天仍沿襲着傳統習慣，人們在年紀很青時已經開始艱苦訓練，準備成年時的航行，在模倣成人航行中有一項是用八尺長的單人獨木舟在美屬與英屬薩摩亞島間作七十哩海行，相當於連續三天的吃力划行。當一個土人被問起他如何能在三天不吃東西完成這項艱苦的海程時，他很認真的對着一群美國海軍陸戰隊說：『我的祖父在幫我的忙！』

『可是你駕的是單人獨木舟啊，』克寧漢上尉奇怪的反問他。

「可是你駕的是單人獨木舟啊，」克寧漢上尉奇怪的
反問他。

那個土人理直氣壯的反唇相詰：「你是否相信上帝？你是否相信神蹟？你是否相信死後有靈？」當這位上尉表示首肯時，那個土人繼續說道：「前不久的時候我一墮兩天兩夜在風浪凶猛的海上掙扎划行，迎面的浪愈來愈大，當我實在支持不下去的時候，我的祖父從海裡出來用他的鼻子推着我獨木舟走完最後十五哩海程，你看，他是一條鯊魚。」在他四圍的土人都同意的點着頭。

「可是你怎樣知道牠是你的祖父呢？」克寧漢不服的追問他。

「人們當然認識他們自己的父親，自己的兒子，或者自己的太太，還用得着問麼？」這一簡單的回答使得別的士人都非常滿意。

波里尼西亞人早年的遷移是有着很現實的動機的。因爲太平洋上多數的島嶼只能供養有限度的人口，而在這些島上人口又繁殖得很快。雖然流行瘡殺死嬰兒，同用活

的技術，譬如到什麼地方去找最有力的貝殼來刮削舟身的，最鋒銳的魚骨來在硬木的船板上鑿孔，最堅硬的石塊來製造石斧。他親見監督船板裝頭的確銜接合，他親手砍製支持左右船板的橫桁。他深通製造油漆的秘密，漆成後與今日最名貴的傢俱不相上下。建造獨木舟工程師的技巧是如此富於個人風格，當一個波里尼西亞人對一艘製作精良彫刻美麗的獨木舟看過一眼之後，他就能告訴你牠是那個為那個村造的，甚至於連監工大師的名字都能說出來。

工師，酋長，與祭司會同選擇大樹，特別要注意樹幹的形狀，木質的紋理，堅實的程度，同生長的地點。最後一點很為緊要，因為將方始伐下粗剪枝葉的巨大樹幹搬運至海邊是一件非常費力費時的工作。在興工之先，工師連自己體工人齊戒潔身，不准同其他的人混在一起，甚至連自己的家屬也不例外，他們不准同婦女交接，否則將會褻賤了建造中的獨木舟，使上帝發怒，給獨木舟的未來帶上惡運。工人居住在隔離的地區，他們的食物全是最上等的，並且由男廚師來燒製，每餐都要先敬神才進食。

當大樹選定之後，先用石斧伐倒，枝葉剪除，樹皮剝光，然後墊上滾木，一條長帶的滾向海邊。到達海濱之後，先沿着樹幹搭蓋一條拉帶的棚屋，衆多專門的工匠開始應用石斧，以燬，同骨鑽等工具來修整艇身下部，鑲接船板，同打磨表面。在夏威夷摩納基亞山上高一萬二千呎的地方有一個古老的石礦，作石斧的原石據說都是從那裡開出來的。在建造獨木舟的每一個過程，工師都要背誦一段

適當的新福敏神的頌詞來答謝諸神同保佑平安。

同時村中另外一些人則利用椰子樹的纖維來絞成繩索用來將船板綑繫牢。因為在島上那些大樹樹幹很少有超過五十呎長的，艇身下部常常由幾段樹幹接起，另外兩側也要加上木板來增加船舷的高度，經過這些接補，艇身內部頗有點像是有掛裡子的皮裘內面。

所有的接縫都還得使用椰子實外殼的纖維同面包裹的膠來填補使地緊密不會漏水。艇身兩側還要支起桁架與浮標以防止艇身向兩側傾覆。兩側浮標的形狀與艇身外觀頗為相似，惟體積略小而已。艇上還要豎起一枝桅桿，掛着兩塊用樹葉編成的倒三角帆。划槳，海水瓢，石鏟等更是必不可少的標準附件。直到今天南海的波里尼西亞人仍舊使用繩索繫束獨木舟而不相信白種人的釘子。

當艇身的薄薄外殼經用沸石手工打磨精光後，先刷上一層非常講究塗料，用某種樹皮的汁同香蕉油調成的，當牠乾了後，再加上一層特殊的植物油，結果同現代的磁漆極為相似。

當新造成的獨木舟準備下水時，整個村民同遠近各島的來賓都趕來觀禮。每一個人都穿上他最體面的衣服，套上鮮花同香草製成的花圈。地上的坑裡排滿了燒熟的大石塊，準備烹調各式美味。盛筵中最重要的一項是烤豬，小豬肚子裡還填滿了香蕉同面包果，也許同時還要烤上一兩隻菜大，另外有包在葉子裡的魚。在飲料方面有椰子汁，強烈一點的有「奧科里荷」——一種植物根莖釀成的酒精飲

料，或者還可以飲專為慶典準備的「奧瓦」——一種番椒植物做成的飲料。

這時候有一「說書人」開始宣揚偉大獨木舟建造的經過。常常是這樣開始：「大家請聽，那些偉大的工程師，他們深獲神佑，都能得心應手，運斧如飛，木屑飄揚，……」

「那些聰慧的技工，他們心思靈活，會將熾熱的石斧砍入多汁的蕉幹，使他冷得打顫，……」

「那些能幹的大匠，他們才藝高超，會將船舷繫牢，使牠衝風破浪，遠近無妨，……」

「說書人」繼續向聽眾解釋那些精巧細緻的造船步驟，當他講完後，祭師長開始禱告諸天，海洋，山林等三界諸神佑護。

然後獨木舟開始命名奉獻上帝。來賓趨前細加賞鑑艇身油漆的光潔，船首彫刻的精妙，將來作戰時定會大有俘獲，凱旋歸來。滾木開始放到艇身之下。有時候還會用活人作犧牲。照一八五四年美國海軍中校查理·威克斯的記載，當「圖阿」王（太赫提島最偉大的土王）的獨木舟下水時就會殺幾十人血洗甲板。更近一點在一九一六年柯爾曼·萊爾也曾記載過類似的故事。他們認為生人精靈可以附上獨木舟使牠海行平安。

工人們在觀衆呼聲中將獨木舟推入海中，然後工程師與祭師們將獨木舟上下搖蕩，使海神之水沾上船頭與船尾，這才完成命名受洗的大典。緊跟著就開始跳舞，唱歌，大開筵席，鬧上幾個星期。

避孕與懷孕

一位美國科學家宣佈說他已發明了一種幾乎是百試百驗的人類避孕藥片。

麻省華薩斯脫生物實驗學院的賓克士博士說這種避孕片是用合成荷爾蒙配製的，曾經一百位女人試用過，證明百分之百有效。

尤有進者，如果一個女人多年不孕，那麼她也可以服用這種藥片，經服用幾個月後，立刻停止，她便可受孕。

牙籤危險

美國威斯康辛醫藥期刊上登著一篇史奴格拉斯醫生的文章說明使用牙籤的危險。

據他的統計會有六十九個人因不慎吞下牙籤引致嚴重的內臟出血而死亡。

還有不少情形是牙籤進入內臟而引起痛苦，不得不開刀取出。

史醫生認為木製牙籤最好改用另一種能被溶解吸收的物料製造比較安全。

當柯克船長訪問夏威夷時，差不多每一個土人家裏都有一艘獨木舟，他的兩個船員曾將圍繞「果敢號」四週的獨木船加以計數。發現竟在千隻以上，其中有些大型的獨木船竟長達七十呎，寬十二呎，深三呎半。二次大戰時美國海軍偵察機駕駛員在雷納島與庫拉島迫降時，都曾記得常有數以百計的獨木船圍在飛機四傍幾使飛行為難。

在一九四七年一群挪威科學家從南美秘魯海岸乘一艘巴爾沙木筏出海，想隨着「洪波特海流」漂向南海各島。木筏命名「康太基」——照他們考證是在印加族之前居住於南美洲的一種藍眼金髮種族的太陽神之名。他們一行目的是想證明金褐色皮膚的波里尼西亞人係源出於南美洲。

經過一百零一天的漂流，他們的巴爾沙木筏終於沖上距太赫提島三百哩的魯勒盧亞島的礁石上。他們究竟證明了一些什麼，各方爭論尚多。不過至少澄清了一件好久以來就使研究波里尼西亞的學者極為困惑的問題，那就是源起南美洲的甜薯如何會繁殖到波里尼西亞各島。「康太基」號的船員們證明了「洪波特海流」既然可以將他們的木筏漂送到南太平洋，當然也可以將甜薯漂送到同一地區去。遺憾的是那些挪威科學家——很可能是四千年前跨島橫越大西洋的「威金」族後裔——並沒有能解釋為何那些早期的波里尼西亞族會有那樣的奇妙造船本領，同那樣的驚人航海技術。

譯自「假日雜誌」——一九五七年五月號

適者生存

美國海軍上尉
C.B. Jones 作
王 淦 譯



——美國海空軍「殘存」訓練的故事——

我在這寒冷的黑夜裡，被困在深山中，隨身所帶的，有降落傘和海軍救生用具，祇是沒有食物沒有水。雲深不知處，更無法確定身處何方，唯一能確定的是，十天後我將遇救，不過遇救前，我祇能利用背包內一切配備，苟延生命。

怎會落得如此這般的呢？告訴你，是我請求的。並非偶然碰上，亦非敵人詭計，亦不是飛機失事，惡劣氣候，或副駕駛及其他機工人員以及地面養護人員之過，是我計畫地計劃着，「捉弄我」自己的。

傻吧？朋友們有點這般想，但我一點也不同意他們的看法，我以最聰敏而有力的手法，深入問題的中心，尋求解答。

這是問題發生的背景。駕着噴射飛機飛離母艦，我曾兩度參與空戰於大韓民國的上空。技術方面，和別的飛行員一樣，我知道我技術不壞，海軍當局也這樣告訴我。裝備方面，海軍方面告訴我，第一流的飛機，第一流的保養，這我相信，別的飛行員也相信，不過當那高射炮火在機身周圍無情地爆發，我常想到，假使不幸萬一必需跳離飛機的話，我將怎麼辦？出擊歸來，我又懷念那些未能及時返防的伙伴，他們身落何方？在陸上還是在海上掙扎呢？

韓戰歸來，我調至科勃斯·克萊斯底海軍基地服役，二十多月以來我都在教海上救生術。我總覺得，我所教的「救你自己」，與別人教的「殺你敵人」一般重要。

漸漸地，某種渴望向我襲來：微小的心聲，不斷地問我：「那末，又究竟怎樣救你自己呢？」

愈想我愈覺得該找出答案來。記得李梅將軍，曾在內華達舊空軍人員設立救生訓練班，這該是僅有的可以尋求答案的地方，爲着滿足我的渴望，我終於提出申請，要求加入受訓。

申請獲得允准。接着我又提出進一步的要求。當初我還認爲沒有什麼了不

起，實際是優之又優，我第二個要求究竟是僅帶海軍水上救生用具而參加空軍的陸上救生訓練。經過了這個訓練，我將獲得，假使僅用每日海軍飛行員所攜帶的裝備，一旦身落敵後，如何求生的全盤解答。有一點很重要，我知道海軍飛行員被迫身陷敵陣與無可奈何而在海上漂流的機會是一樣多的，我該明瞭在這種情形下他們在陸上的生存機會，是否一樣大呢。結果，我第二個要求又獲准，因此我就帶着陸上無用的救生筏，救生衣在那離基地四十哩的山巒參加受訓，沒有溫暖的睡袋，沒有食物，記得那是暮春三月。

飢寒交迫

將近午夜，漫天白雪紛飛，我們假定被困敵後，當然不能燃起營火取暖，大家決定就地渡夜。空軍飛行員們，都有他們溫暖的睡袋，向裡面一鑽，不久都沉入睡鄉。我呢，在那黑夜裡踏雪尋柴，找些殘葉松針，納入我利用降落傘縫製的尼龍絲袋，最後是連人和衣帶靴一股腦兒塞入袋內，但願能睡得一覺。

那真可稱得上長夜。睡袋內雜七雜八的東西攪得我一塌糊塗，微微一動樹葉滑個精光，剩下二層微薄雪的尼龍襪在我身上，凍得我直發抖。所以，東方剛露出那第一線曙光，我就急急鑽出睡袋，就地運動溫暖一下身體。請相信，我真願付出高代價而換得一杯熱咖啡。我又想吃火腿炒蛋，也想一堆麥餅，不過最主要還是渴望咖啡。不過

，我祇是身陷敵陣內奇異山巒間的「敵方飛行員」呢！何咖啡之有？

我們總共十五人，保羅荷根是我們的教官，他已帶領過很多次這種實地訓練了，叫醒了其餘十三人以後，就率領我們離開宿營地向目的地出發。又冷又餓，最難受是沒有咖啡，但是還得前進。

這與實際究竟總有些不同，究竟並不絕望及孤單，因爲我們總還有個目的地——十天內我們必須到達山谷中某指定地點。我們每人有山區小地圖一張，上面有每天該步行的距離，輪流着引路前進。

常常爲了抄近路，我們反而走了不少冤枉路。保羅荷根當然知道正確路線的，每當遇上困難我們無法解決時，他帶領我們走入正路。我曾經做過童子軍，也曾經多次身負背包遠足旅行，雖然那時僅是爲着好玩而已。憑以前的經驗，所以我一點不怕步行，但是這次可給我教訓，空着肚子實在受不了！飢腸轆轆實是再也提不起勁了！空軍救生配備內有作戰口糧可吃，而我這個活寶却請求全部訓練過程祇帶並無糧食的海軍水上求生配備。在取得到食物的科勃斯·克萊斯底海軍基地高唱「在陸地以外求生存」的高論似乎是合理的，不過以現在我渴望火腿，雞蛋，熱餅，咖啡等等，餓得狠很的情形看來，沒有食物而求生存等等似乎是不切實際的高調了。

痛苦難當

天黑以前我們到達宿營地，因為四周並無「敵」像，認為相當安全，所以我們燃起一小堆營火。這時當然也是全體進餐的時刻，不過我又例外。空軍糧袋內裝着乾肉餅、牛肉和豬肉乾，這些東西加上葱粉和香料，用水一拌就是一盤燜燒肉。真澈整個訓練期中不利用一些海軍救生配備以外的東西的初衷還相當堅強，為避免刺激，我祇能遠避營火和這幫吃得精精有味的幸運的流氓。

萬金斯，野生食物專家，記得他在空軍救生班上講過，所有的花朵都吃得；但是這種大雪那天那裡去找花朵，我祇能找些嫩莖胡亂充飢，這就是我今夜的晚餐——

這一晚餐後的第一餐。展開尼龍絲袋將就第二宵。這一宿並不比前晚好，一樣沒有睡好。次晨，我又吃了一些嫩芽，身體感到不太舒服。我一向生活海上，祇在差不多二年前才回到科勃斯·克萊斯底，不是高原病患上了。患了可怕的高原病才活該呢，好好地誰叫你有那怪念頭請求來此受訓的呢，誰又說你不能中途退出呢？假使我對保羅荷根說病了，他會即刻用無線電通知基地診療所，派車接我返基地，那末同時就有熱的東西吃，軟的床位，舒舒服服的睡。

我主意打定了，走向荷根去，同時胸部和胃部的難受也是一陣緊似一陣。他正在表演如何利用降落傘的繩索結成捕野兔的羅網，一面起勁地講什麼一位空軍機長怎樣率領他的部下走向某救生地去，什麼腳蹣拉了腫了走上一天連哼都不哼一聲等等一大篇吹牛。嘿！好小子空軍英雄我

不得不閃向一旁，指著鼻子大大地對自己教訓一番：「想一想？你也算得是個海軍英雄，記得嗎？那末不要三心兩意安心地接受全部訓練，你並沒有生病，你祇是餓了一點離受不了的程度還遠着呢！我為你那孩子氣感到羞慚，你要這幫寶貝笑說海軍全經不起這鍛煉嗎？」

扁蝨為患

記得內華達訓練營的教官們講過，對付「足冷」的最好辦法是運動，老是不停地運動。這確是名言。因此自行李袋內取出我的救生筏，儘忙灌給灌氣等等，試着能否改製成一具吊床等等，但是並未成功，最後我決定丟棄這於山間毫無用處的筏子。

接着我想到另一個主義，我忙着為睡袋加工，一道又一道地縫着，這樣睡袋夾層中的墊物，就不能再滑來滑去而變得伏貼了。

經過這一度加工，睡袋理想得多，我又掘了一個地洞鋪了一些樹葉松針等等，因此星期五晚，我睡得香甜。星期三晨我絕早起身，在某些地點佈置了陷阱，希望捕些野兔等小獸，營地的小火正好燻烤，我們不能吃到野味要看有沒有野獸自來上當了。

結果並不如此！連帶有沒有野獸自投羅網，我都始終無法知道。荷根發令前進使我失去了檢查陷阱的機會，飢寒迫我向他表示抗議，他總算有良心說了些風涼話，什麼陷阱做得不差啦，什麼多設幾個就可有所獲啦，什麼守候

樹葉和嫩芽等維持生命。

下去就可吃到烤兔子啦，因此得到結論：我該吃一些東西才能認為公平。公平不公平這撈什子我也無心多管，結果他給我一些空軍口糧中的硬餅乾。那肉乾是既冷且膩，不過細細嚼着，那真好吃！自星期三晚在訓練營吃過晚飯以外，我儘吃些樹根、樹葉、嫩芽以及有限幾朵瘦花！

星期日是開始，受到真正的考驗，前進：抵達指定地點：迴避敵人；不單個兒落荒；不迷途。

我們在峻峭的山間經過十八哩的競走，不走大路亦不由小徑，祇在荒山中亂竄，儼真是身陷敵陣一般。途中經過很多滿植山艾樹的叢林，最可惡是葉子上全是扁蝨，這細小而看上去一動不動的小東西，祇要你一碰上牠牠立刻忙起來，結果自褲腳管至頭髮窩全是牠們的大下。那天抵宿營地後我們燃起小火，就營火小坐時我在足踝上找到一枚扁蝨。

「不要硬拉，」荷根說，「一拉它的頭會斷在你的皮膚裡因此引起發炎的。」荷根慢慢地將燃着的香烟頭煙那扁蝨，牠急急撤退跌落在地。這下子我可更不定心了，可能我身上不至一個扁蝨而已，脫光了搜查個遍，結果又找到好幾個，小東西全受火刑。

豪豬作餐

星期一晨我醒得比別人早，因為昨夜我睡得好。連那尼龍睡袋離火太近燻焦了我都沒有知道。還是沒有早點吃，還是靠那星期六晚餐所吸收的大量蛋白質，另佐以樹根

我和其他兩個隊員離隊採集野蔥根、植物球根或別的野菜充食料，約在中午時分我們已將食匣裝滿，同時決定做碗燉野菜吃。搭起野灶，自溪邊取得一啤酒罐水的時候，忽然聽到下面叢林內有什麼爆裂之聲。我很快集合外兩名伙伴，一同藏身於離山脚五十碼半山的亂石中，食匣和野菜祇能棄置不顧。

自我們隱匿之處可以看到三個「敵人」，他們在我們的野灶附近竊着，正等候我們自投羅網呢，好久以後他們等得不耐煩因此就走了，最可惡的是連食匣帶野菜一起拿了走，他們又不要吃這野東西，他們有的是食物，不過是「意思」而已。這些小子們我可真恨。

還好，我們並未繼續挨餓，小的黑蜥蜴正藏身於我們隱匿的亂石下，很容易捕捉。切去頭部，去皮去骨去腸剩下一些肉，放在鐵匣內火上一燒就可吃，這是我本身所吃過最美好的蜥蜴湯，不過希望下次不再領教。這就是那天我所吃的全部食物。

第二天我們非常幸運，我們獵獲一頭豪豬。牠正在樹梢吃小松樹的皮，我們搖動樹桿，結果牠一交掉下來就昏了過去，因此捕來毫不費力。我們將牠的皮剝下，並且將皮埋了，以免日後別的野獸因牠那帶銳利針刺的皮而受苦。格倫·霍金斯，訓練營的野生食物專家說過，任何身披皮毛的動物，其肉味皆佳美。豪豬竟然也是身披皮毛的動物令我們很為驚奇，長鬃底下的軟毛甚密甚厚，並且剝

皮很方便。

我們在小火上烤了一些豪豬肉，不過肉味帶着強烈的松樹味，我們又想着來吃也許會好一些，因此切了一些肉放進空軍的長柄矮腳小鍋內，另加些野蔥蒜之類一起煮，雖然松樹氣味並未減去多少，不過那時我們該說這是非常可口的了。

另一隊還不及我們幸運，有一晚架營後捉到一頭豪豬，他們說留住第二天吃吧，因此剝皮洗淨以後就用降落傘包了起來，希望松樹氣味因此會被降落傘吹掉一些，第二天他們煮了吃的時候總以為可一飽口福，誰也沒有想到結果是味道壞到極點，原來那尼龍降落傘有樟腦氣味，肉的松樹氣味沒有被吹掉，樟腦氣味倒吸了進來，最劇烈的松樹味這總比樟腦氣味好些。

「身處敵境」也時時給我們威脅，當我害怕「落入敵手時，」我對自己解釋：

「堅強些，小子，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假使你被捕，也不過落入美國人之手而已。他可能身穿偽造的敵軍衣服，看上去像敵人，不過他仍講美國語言。你可能因此受訓成績被扣去幾分，充其量不過如此而已。」

不過，這番自慰並不見效，我仍深怕被捕，也許是榮譽心的關係。躲避被捕係這次救生訓練的一部份。我志願參加受訓接受十天的原野訓練，閃避敵人的搜索而逃出危險區。受訓成績能在標準以上對我非常重要，因為我所需要的，也是我儘力企求的，是成爲一個標準的噴射機駕駛員。

因此，全部問題就在此，我必需完滿地通過全部訓練，平安地於星期一抵達指定的某地。

慢慢地我漸有信心，我已學會了察夜如何取暖，其他救生技術和知識也在漸漸增加，深信定能貫徹到底。不過我也感到體力衰退和體重減輕，我真渴望洗個澡刮一下鬍子，但又不得不爲可能被敵人襲擊而隨時提高警覺，同時我也時刻不忘那位機長如何拖着扭腫的腳蹣蹩天行軍而忍受痛苦等等。

幸獲「殘存」

假使真有一天身落敵境，則我希望那敵區有些像現在加利福尼亞的原野。可惜空軍有那狩獵的限制，否則我們能生活得更愉快些。我唯一的武器雖然祇有短刀一把，不過加上新學到的陷阱技術，捕殺隻把鹿類，並非難事。這裡鹿很多，有一天早晨我竟爲靠我耳邊幾吋處的一頭鹿不聽聽腿所喚醒。我猜想牠正爲那什麼一大堆睡袋等而感到驚奇，因此走近看個究竟而大踢其腿，到我坐起身時，牠才箭般飛奔而去。

鹿以外，我們還看到好多其他小獸，幾頭野兔和花栗鼠，很多松鼠和豪豬，以及一頭熊。假使我們仔細尋找的話，我們可能會看到一頭山獅。就在我們旅行將結束的前一天，那天晨霧中我們正繞着一座山頭走，就在頭頂上似的忽然一聲獅吼，那時的確汗毛直豎，幸而身旁還有伙伴多名，並不落單。

袋和少量的食物就可完成一次愉快的旅行。

我決不會再願接受一次這種訓練呢，假使有機會的話？會的。爲得到那受畢十天辛苦登上軍軍返營而狂歡的奇異滿足而接受。

傻吧！有一點！

譯自Meerury July 1957

山獅一吼，接着就是恩瑞·依根在曙光中的驚逃，他自危崖邊沒命地跳向下方八呎處的松樹頂，再要返回原地，可似一跳容易了，爬下樹桿，再攀上危岩，辛苦地費了他四十分鐘。

保羅·荷根說剛才吼的是山獅，不用懷疑，我也說是山獅。

我們如預定計劃於星期一午抵達預定地點——距某午夜空降於一不知名的山間已十天十一晚了。

預定載我們回營的卡車已在山下公路上等候，我們歡呼着來不及地滑下一處山壁就下了公路，二小時後迫抵訓練營，我們的衣服又髒又破碎，滿臉膩膩的鬍鬚，但是內心甚爲高興，因爲畢竟皆獲「殘存」了。

第二天，澡也洗過了，熱的食物吃過了，最主要睡眠也充分了，滿心高興，大家集合前往領受成績單，空軍當局並沒有讚美海軍，我的成績簡單地寫上「良好」，就我個人講我很滿足。

還有一點，格倫·霍金斯說，我是二萬二千個受訓合格人員中唯一沒有攜帶睡袋的人。現在我可下一結論了，僅攜帶水上救生用具，受過空軍救生訓練，同時有堅強的「活下去」的意旨，即使身陷敵境，還是有歸隊的希望的。

傻嗎？

假使再要我經過一次這種訓練的話，挑選用具方面那我寧可選用海軍或空軍的陸上救生用具的，憑那溫暖的睡

兩個人在打獵，警察來了向他們索閱行獵執照。不料其中的一人竟撒腿就跑，宛如一頭吃驚的小鹿。警察在後追跡。最後終於把那人捉住，並向他索取執照，可是那位獵人却毫不猶疑地取出了行獵執照，並且完全合法。

「你既然有了執照，爲什麼要跑得這樣快呢？」

警察一面擦拭着額頭的汗珠，一面詢問着。

「因爲我那位朋友沒有執照。」他回答說。

五月花號重渡大西洋

小 蕙 譯

乘風破浪，橫過大西洋，一艘歷史上的船隻，又出現在美國的東海岸，這就是英國人致送美國的一件禮物——「五月花第二」。

船上工作人員，共有三十三位，其中包括生活雜誌的兩位代表，他們旅途上的生活，較最先登陸的清教徒要舒適些，但仍然要吃鹹肉，喝檸檬汁，做十七世紀船上的工作。這次航行，比原來的五月花多走了二千哩，却節省了十六天的時間。

四月二日，我到「五月花第二」建造的地方——勃列克司哈姆（Brixham），打聽一下開航的日期，很高興看到它觸風在港口。在船桁上，我遇到一位高大的航海人員，我不知道，他是否也要參加這次壯舉，於是和他海闊天空的閒談起來，當他知悉我要搭乘此船



五月花號與英國航空母艦

時，不勝驚奇，他說早一日，「五月花」下水時，只會打轉，所以他想出海後，除了下沉，別無他路可走。

我的朋友，大多數和他意見相同，他們想我簡直瘋了，乘這艘小帆船，橫過大西洋，我也許會凍死，也許要暈船二個月，而且根本不能達到目的地，但也有些人非常妬嫉，由於我將要實現，每個海洋愛好者認為不可能的夢想。

這艘停在港口的玩具船，和長而光滑的新式遊艇相較，簡直近乎幻想，它後甲板高高翹起，桅桿分散各方，像芹菜莖，船身漆以米色，再以紅、黃、黑、白、藍、綠、各色點綴着。船首斜桅和大洋船的桅桿一樣長，而且很傾斜的伸在空中，到處都有大捆的索具，雖然我細心學習，仍不知他們的用途。

這船和一二七零年登陸的五月花號，面積相同，裝備也相近，只是以駕駛艙代替舵柄，有發電機，電燈，長短波無線電，較好的馬達，和一個廚房。

經過許多耽擱後，「五月花第二」終於在四月十六日，在禮砲聲中，被拖出了勃列克司哈姆港，作第一次試航，附近懸崖中的海鷗，也被隆隆砲聲驚醒，圍繞着船隻叫嘯，飛翔，彷彿是一堆由紙屑組成的雲層。

第二天，我們被拖到達特茅斯，然後再到卜資茅斯，沒人注意到這時船已開始下沉，水不斷湧進，當發現時，甲板上，水已有一呎之深，大副跑到船頭，在海浪的襲擊

下，用麻布阻住裂口，我們則排成一行，用木桶吸水。

次晨，按歷史的記載，在五月花的碼頭上，舉行一個儀式，船長和穿着紅色光耀大氅的卜資茅斯市長，相繼致詞，然後舉杯相酌，預祝航程順利。

一切繁文縟節都已完畢，正要開船時，發生了一件意外，原來一位船員不留意，把甲板上的一隻救生艇弄破了，於是官方要我們有取代物後，才准開航，我們說尚有二艘可應付急變，但政府仍堅持原意，這時，只好打電話到另一城市，叫他們儘速送一隻來，當下午運到時，風已經很微弱，於是五月花在六、七十隻船的護送下，再由塔克福拖船拖出港灣。

當最後一隻護送船，正要離開時，忽然船艙裡發生一陣騷動，大副跑下去，在一個酒桶後面，搜索到一位偷乘者，於是在我們嘲笑聲中，和洗碗水的澆淋下，這位狼狽的潛入者，終於被遣至護送船上。

這天風向不好，一直在海峽航行，我回到臥室，睡在床上，靜聽海水打擊船沿的聲音，忽然聽到一陣陣的叫聲，雖然非常微弱，但却真實而持久，彷彿一隻小貓尋找她的母親，最後，我想起，離開卜資茅斯時，一位英國船員帶了一隻黑色小貓上船，他告訴我貓的名字，當時我想它一定還未斷乳，也許出航一星期就要死在船上，現在這可憐的小貓，獨自爬行，我傾聽它咪咪的哀叫聲，直到睡神降臨。

以後二天，風向一直不好，但最後，終於吹起了西北

風，次日，我們出了海峽，大西洋的海浪，猛烈襲來，海水變成深的藍紫色，航過必司卡灣（Bay of Biscay），所有的陸地都消失了，這風繼續了十一日，把我們吹到卡那雷群島（Canary Islands）。

同時，船上的生活，似乎也有了一定的型式，船長、大副、二副、三副、無線電發報員，計劃發起人，造船者，以及四名記者，包括戈登、台尼和我，屬於所謂的上流階層，在大輪進餐，其他，水手和打掃者，在大輪下的後艙吃飯。

最初我不想加入上層階級，而想和水手們在一起，但由於我被指定做大副的跟班，頭兩天，我們行輪流制——每經四小時換班一次，所以我總和大副在一起。

北風把我們送出卜資茅斯，以後，漸漸增強，我們直向西南航行，我每天除了早上及晚上，四點到八點工作外，其餘時間，都是吃、睡、和欣賞景緻。有經驗的船員說：如果風向不變，船長也許要改行南方，果然，第二天，航過西班牙的費尼斯特雷地峽（Finistère）（註三），船長宣佈走南面航線。

當我們向西南進時，天氣漸漸暖和起來，帶風而晴朗的日子，一天接一天的降臨，洶湧的波濤，在船頭激起浪花，而我也慢慢的和船熟悉起來了。

測定帆船性能最好的地方，是駕駛室，每次我都耐心等待值班的時候，一天下午，我站在甲板上，注視整個船在脚下浮沉——船頭慢慢升起，升起，幾乎掛在空中，忽

真是美極了，但當睡神光臨時，就完全不同了，一晚，我坐在那兒打瞌睡，前後搖晃，忽然，整個人向前倒去，掛在空中，幸而尚有一隻手套在繩中，這下把睡意完全驅走，我忽忽下來，取一根繩子，把自己綁在桅桿上，我想：即使跌入海中，一定沒人知道。

駕駛，看守，這些事，使我對帆船漸漸熟悉，我們一共有六張帆，前，後帆較簡單，不用時，可以捲起，方帆則不同，他們固定在桁上，取下時，必需人爬上去，這些帆，由五十多條繩子管理着，即使在黑夜中，我們仍要很快的拉住所要的一根。

五月二日，吹我們向西南的北風消失，船向東方飄泊，卡那雷群島中的一些小島，在地平線上升起。天氣更加暖和，水色變成淡藍色，葡萄牙的軍艦，擦身而過。直到六號，貿易風起了，我們才轉方向，開往美國，現在風浪很大，許多船員都暈船了。

貿易風大時，我們行程日日增加，有一天行了一百六十四哩，貿易風的氣候，正如我想像的：天空重疊的雲層偶而，會有陣雨，但海却冷清清的，一望無際。魚比我想像的少，只遇到兩條鯨魚，有時，晚間，飛魚跳上甲板，寥寥無幾的海鷗，掠空而過。

幾星期沒遇到一隻船隻，彷彿我們被遺落在世界的一角，尤其最壞的，貿易風漸漸變小，方向不定，速度日日減少，船長，大副，船員都開始咒咒了。

又急急滑下，掉到海平線下，彷彿落在槽中，此時，我拼命旋轉輪盤，保持船身平衡。於是一個升降接着一個，而船就在這震蕩中前進。我興奮極了，這是我所喜愛的幾個鏡頭。

「五月花」船身又短又肥，非常不易控制，行進時，風吹到那高寬的尾端甲板，於是就在海中，打起轉來，避免這種情形，唯一的方法，就是儘快旋轉駕駛盤，當船開始轉向一方時，則趕快把駕駛盤轉回，但又不能太快，常常身後監督的船長，帶着幽默的口吻，叫著說：叫你駕駛船，可不要你轉錢啊。有時，轉得太快，風吹在帆的另一面，於是船就倒退起來了。

白天駕駛外的時間，我用來繪畫、擦地、修帆、夜間，除一小時的眺望外，可在甲板上假寐。

如果不想睡的話，夜眺是一件非常富詩意的工作，這時，五月花行駛得比白天快，船頭激起磷光閃閃的波汶，帆張開像一輪新月，繩纜彷彿一張大網，默綴着數不盡的星點，這時，我不再想像清教徒乘坐此船的情景，却想到哥倫布，及四百年前橫行海上的西班牙海盜。

夜眺主要目的，就是觀察海上各種燈光，由於帆的遮擋，必需爬到繩纜上，才能看得清楚，所以我喜歡在靜靜的月光下，坐在前桁上，背靠着繩纜，這時，海像光滑的白金面，伸展到無盡處，片片雲彩，飄浮在天空，慢慢游蕩，偶而把月亮遮上一層薄紗，透過雲層的月光，把繩纜的黑影，照射在甲板上，彷彿一張糾纏着圖案，這景色

天氣愈來愈熱，下面輪中，簡直不能睡覺，我們開始睡在甲板上，每夜，大家為睡在救生船上，總要發生一次爭奪。

路程計上指出，四十三哩，二十九哩，甚而最壞的一天，只有十一哩，我常常跑到大輪中，看我們進展門情形，雖然，已走了一大段路，但尚有數千哩，等待我們去完成呢。船在無涯的海上行走，我希望忘掉星期，忘掉日期。

現在我對船上生活，非常習慣，可在吵雜聲中入睡，洗鹹水澡，早上八點睡覺，午夜起來工作。

在這些航程不愉快的日子中，許多事情仍吸引着我们，在走十一哩的第二天，我們坐着救生艇，被放下海去，我又一次看到「五月花第二」的全景，雖和上次看時完全相同，但內心感覺却異樣，幾乎我和它已有了感情。現在它在波平如鏡的海上滑行，如此悠閑，不由使我想起曼殊費爾（註一）（Masefield）的詩：

穩定的西班牙船隻，從地峽駛出；
沿着棕櫚般的海岸，慢慢越過回歸線。

關於貿易風，最有趣的景象，莫過於晨曦與晚霞，一日，我和我的守望，在甲板上看日出，只見地平線漸漸變紅，雲朵彷彿着了火似的，一塊塊被染上顏色，忽然一道綠寶石的光芒，散佈在整個地平線，但一剎那間，就被太陽射出的金色光芒遮蓋住了，太陽像一團火球跳出海平線照射在整個海面。

駕駛五月花，現在看來已是輕而易舉，由於船員都是有經驗的人，例如船長，可說是帆船的百科字典，他生長在澳洲，自幼就駕駛帆船，曾在三十天中，駕船繞行世界，還有著作問世。

這位高大的船長，很富幽默感，他常把這份幽默，用於和船員討論事物上，他的辦公室在船頭，住在那兒，彷彿在榆樹頂，每當他經過一夜搖擺後，就在早餐桌上，大聲抱怨，他說：自己住的是全船最壞的地方，如果從牀上摔下，一定會跌破腦袋，而且搖得那麼厲害，即使把東西放在地上，仍然會跌落下去。

大副是一位五十七歲，滿佈皺紋的老者，很像一位心不在焉的學者，每當說話時，他先自言自語一番，然後，再大聲對我們說，他似乎對熱、濕、疲倦、痛苦、都毫無感覺。

他的心不在焉，常使我們感到困擾，換班時，大家困倦的集合在甲板上，只等他發下輪的命令，但他忘了，我們只好耐心的等，直到最後一位大膽的船員輕聲問道：是否可以下去了？他才恍然記起，於是在咀咒聲中，我走下了甲板。

二副是位英國人，僅二十八歲，看上去，嚴格而機警，最初，和他工作的同仁們，事事都防備他，後來發覺，他雖很而信，但仍易與人相處。

三副是位四十歲的丹麥人，以前一直在格林蘭西海岸，一艘和五月花差不多大小的船上運煤，這次航程，使他

好的一種肉，沒有毒，都是瘦肉，但在他的宣傳下，我對它仍不能下嚥，不過奇怪，自此，量船者大為減少，

同時水果供應停止了，我們切望水果和菓子露，一天下午，我的同伴悄悄叫我用手伸到儲藏室門後，我照他做了，先拿到一瓶味精，再試一下，拿到一罐吃剩四分之三菓子露，他拿去藏起來，當夜值班時，兩人分而食之，我從來沒嚐過如此美味的食品。

大司務漸漸發現有人偷吃，一天，當他把一罐蘿蔔的位置用桃子取代一下，一瞬間，桃子就不翼而飛了，他沒想到那位賊並不吃它，而準備聖誕節時，寄至倫敦，作為送他的聖誕禮物呢。

「五月花」為集郵者帶了四萬個紀念信封，上面貼了郵票，並印了我們出發前的郵戳，這些都要在航程中拆開，蓋印，一位船員一直做此工作，我們天天聽從他房中傳出有規則的聲響，一天，這聲響停止了，正替他慶幸時，聲響又響了，原來他還要作十萬份呢。

這些空白信封，賣給寄郵者，他們拿回家，鄭重的寫上自己的名字和住址，然後可以驕傲的告訴別人，他們曾從「五月花第二」換到來信。

風向又漸漸加強，速度又變快了，以後兩星期天氣一直很晴朗，偶而有陣雨，這時，大家站在甲板上，享受一次天然淋浴，最後，我們過了六十度子午線，到了西印度群島。

星期天，早晨十點，船上鈴聲大響，所有人都遵清教

第一次感到太陽的溫暖，十年來，第一次穿短褲，他很少說話，但要言不煩，他的駕駛技術最高明，使五月花走得最快。

船員從各地，各種職業而來，似愛好海洋為聯繫，除了我，戈登，和一個打雜的男孩，是美國人外，其餘多為英國人，他們由三千多位應徵者中，考選出來，他們組織了一個「五十一」俱樂部，我很榮幸的被選參加，大概由於我也做海員的工作。他們抱怨「上流階級」，因為那些白人坐在大輪中閒談，吸烟，夜間，則逍遙自在的打橋牌，船員却要值更，張帆，擦地……這些事使他們腰酸背痛，使他們對那些非常不滿。

我們的醫生，叫約翰·司蒂文司，由於他在卜資麥斯弄壞了一艘救生艇，所以我們叫他傑克·雷柏（註二）他能幹而富智慧，他把芹菜和一些植物種子，栽培在一個鋪棉花的盒子中，同時他還帶了三個水蛭，天天以清水，他說吃別的東西，這些小生命會死去，果然，一天瓦雷克讓他們豐富的吃一頓，這些小東西都死了。

他建立了一種侍應生制度，剛開航時，吃完饭，大家各自洗自己的碗碟，以後也和駕駛一樣採取輪流制。

船上伙食，開始很好，爐灶很小，沒有冰箱，離開卜資麥斯兩星期後，水漸漸有點紅色，彷彿滲入一小匙的血，為使食物冷卻，新鮮，我們搬兩個木桶在甲板上，用麻布蓋着，每天澆兩次。

以後，每星期吃兩次鹹肉，船長說：這是他所吃過最

徒的規則，低頭祈禱，然後，船長說話，有時講清教徒的歷史，有時講早年冒險故事，都很有趣，最後，吸烟者，每人一份，不吸烟者，代以糖果，餘下時間，除兩次值班外別無工作。

現在又遇到船隻，第一艘是由安特衛普出來的貨船，大家互相招呼，然後，他們放下一個包裹，送給我們，裡面有白蘭地，巧克力和香烟，這些都是最合時宜的禮品。第二天，遇到一條法國船，它繞着我們打轉，旅客向我們招呼，叫喊，甚而吹口哨，看到美麗的服裝，奢侈的裝置，我們又回到繁華的世界。

下午一艘澳大利亞郵船打電報來，說晚上八點將遇到我們，晚上，守望時，我最先發現它，五月花儘速駛去，這時忽然一陣驟雨，當停止時，兩者已相距數百碼，我們放焰火，讓他們在霧中觀看，對方船長拍無線電來向我們道謝，他說：他們的中國船員，一直在指手畫腳說說剛才所見到的景象。

是的，他們也許感到驚奇，三百年前的五月花，張着飽滿的風帆，出現在美國的海岸。

註一：Maschfield 十九世紀，英國詩人及戲劇作家。

註二：Jack the Ripper 英國一作姦犯科，犯案疊疊的罪犯，曾做出許多恐怖性的謀殺案件，於一八八八年，在倫敦東郊殺死一婦人。

註三：位於西班牙西面，屬於卡魯那（Coruna）省的海岸線。

我看到了蘇俄的 原子彈試驗

▷ 牟秉釗譯 ◁



「這是親眼看到一九五五年俄國核子武器試驗的人，親目的描述。他是一位俄國陸軍中士，在核子武器試驗的時候，曾充任防護試驗場的警衛工作。這稿件是在匈牙利革命發生之後，被帶到西歐的。這故事中間所用的部隊番號與人物姓名，都稍有更異，藉以保護這是蘇聯士兵。」

我將稱他為「西羅沙」Sirosha，他所說的這個故事，全都是他親身的體驗，我於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匈牙利的抗暴運動中與他相逢。他在那時已經於匈牙利駐防三個月了，他年方二十三歲，生於北高加索，他所屬的部隊是隸屬於一個機械化步兵師下面的，駐防在離布達佩斯約十五哩的蘇聯噴氣機基地附近，此刻已經是他服役軍中的第三個年頭了，充任資深中士的職務。

這時候，匈牙利革命起來了，他的單位奉命對所謂「叛徒」作戰，多數他的伙伴都在匈牙利住了多年，與當地很多居民都有了友情。意料所不及的事情發生了，西羅沙的那個單位抗拒作戰的命令，他們有些人竟寧願被拘捕，其他人都奔向自由而戰鬪的方面，西羅沙也是其中之一。

這就是我如何與他相逢的情形。

★我不射擊平民，更是絕對不肯屠殺兒童

他於二十七日的黃昏，來到自由崗士們某聚場，一座工人宿舍的面前，他說：「當納粹射殺我那年方十歲的哥哥與十三歲的姊姊時，我還只不過才九歲那麼大。我不射擊平民，更是絕對不肯屠殺兒童。」

在俄軍二次進攻前，那段比較平靜的一週中，他告訴我們他在俄國的生活。有一個黃昏，他談起在去年（一九五五年）他曾經看到在西伯利亞的核子爆炸。他有時候稱之為原子彈，有的時候又稱之為氫彈，他所屬的那個單位，也是用來防護試驗區域那些部隊中的一部份。

我立即請求他寫下他所見到的一部份。

在十一月三日的黃昏，他的故事約略有三分之二已經譯出，就在次日清晨，俄軍發動了第二次進攻，我們忙於應付有許多迫切待理的事，因之乃沒有時間來繼續從事對這故事的翻譯。等到後來我們看出來一切都完了，我們僅僅有時間來得及為他與我們的安全而打算。

★在西方他們將不會信任我

他不肯前往奧地利，他似乎對「資本主義」世界，心存恐懼。他宣稱道：「不，他們不會信任我的，就像我們不會信任任何由西方發向我們這邊來的人一樣——不論他是什麼人。」

於是他與另外兩名俄國人與匈牙利、奧地利及南斯拉夫三國交界點上逃出來的一群學生結合。他預備逃往南斯拉夫去，他是否安全到達，我不知道。幾天以後，我自己也離開了匈牙利，隨身帶著這個故事的謄稿。

他會試圖為我繪下試驗場地與他所看到的爆炸以後濃煙上升的形象。這些草圖，以及他在與那同時所看到自導飛彈發射情形的素描，都與他所寫的俄文手稿同時燬掉了。因為如果我們一旦被捕，而身上帶著這些東西，便很能被他們當做間諜一樣的射殺了。」

※

※

※

※

※

我所在的那一隊是隸屬於第六機械化師的。在一九五五年，駐防在離開中並細亞，里拉河畔，奧尼克明斯科城 Olekminsk 約四哩的地方。我們在幾週之前，才由克拉斯

魯傑斯科 Krasnojarsk 調來，另外還有兩營屬於維提約斯科 Vitusk 步兵團的士兵，以及兩個通信營。他們原來都是在阿富汗邊境駐防的，也與我們同時抵達。一週以後，又有一個機械化團從歐姆斯科 Omsk 調來，還有些柯吉西安 Kizilian 騎兵。有些部隊在我們的營盤中，找不到住處，只好在河的另一面，幾哩開外的地方，搭起帳幕來露營。

我們得到命令，說要在聶山之中實施為期約兩個月的操演，所有假期一律停止，連到鄰近的城鎮中去都不准許

。只有輜重部隊少數人可以離開營地去籌辦給養。

★最初兩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

在最初兩週什麼事都不會發生，在早晨我們照常的實施訓練勤務，在下午我們與以前一樣，去聽軍事與主義的講話。但是除此之外，根本上沒有大炮，也沒有坦克車，或是其他軍事操演所需的武器。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這些東西都還沒有來。

忽然一天早晨，通信部隊被調開了，又過了約十天之後，我們在早晨六點鐘醒來時，發覺在我們營地週遭有非常嘈雜的活動，很多的軍卡車開抵了靠近河畔的訓練場，一輛輛地排到在那裡，在其中還有活動餐車與油料車等。午餐之後，一輛大型的「吉姆」Jim 轎車在指揮部門

前停了下來。有兩位高階官員自「吉姆」中出來，在兩名舉槍敬禮的警衛之間，走進指揮部。後來有一名士兵告訴我說，其中之一是瓦西尼·蘇可洛夫斯基 Vassili Sokolovsky，紅軍的陸軍參謀長。

在他們到達不久以後，立即召集陸軍的政治委員們集合，我們都覺得有些非常的事情在繼續着。

當委員們回來之後，各隊都收回了一道命令，要繳回所有的羅盤，普通地圖以及其他用來測量距離的裝備。

★收繳所有的紙張，鉛筆，鋼筆

但是所要收繳的並不止此，每個人都要把他的筆記簿，日曆，鋼筆，鉛筆繳出來，事實上我們所能夠保留的，只有我們的軍人身份證，打火機，火柴，香煙（但是不許留香煙紙）及錢幣（僅限於硬幣）。

這樣做了之後，有些士兵開始問問題，——「我可以保有我妻子或是小孩的照片嗎？」「我家裡來的信怎麼辦？」對一切問題的回答，都是一個「不」字。

接着我的部隊長鮑索維斯大尉 Porchovshij 以及一位我們隊上的政治軍官布雷諾基 Breanaj 向我們訓話：鮑索維斯是說：「同志們：我們一定不要亂發問題，命令清楚得很。我們的職責就是照着去做就夠了。我們紅軍的指揮官，我們的蘇聯政府，我們偉大布爾希維克黨的領袖們，想要知道在非常情況與極端困難之下，我們是否能夠盡職。因此，我們對於將要舉行的操演，要儘可能的保密，在這期間裡，誰也不會收到任何信件，所以也

幾個鐘點之後，我們將要去就寢的時候，我們心頭還一直有很多問題在盤旋。忽然間，整個營房都被喚了起來，我們奉令立即着裝，紛紛爬上將要開到營門外的數百輛大卡車裡去。

※

※

※

※

我們出發了，但是沒有說是開到那兒去，在中距離，雖說是在夏天的夜裡，還是非常寒冷，尤其是這一晚，寒風從山上吹來，我們在沒有暖氣設備的陸軍卡車中，凍得要命。

我們整夜不停的前進，有時候我們覺得是過座橋，有時候覺得像是開過崎嶇不平的路面。有時上山，有時下嶺，我們所知的，不過這些而已。

靠近午夜，我覺得我們離開了公路，我們大多數人都不能入睡，除掉那些自北部省份來的士兵們，他們把帽子蓋在臉上就不聲不響了。我跟許多其他的人一樣，凍得不得了，整夜之中，每次頂多合眼一兩分鐘就被凍醒了。

★在森林之中停下來

大約在早晨三點鐘的時候，卡車來了個急轉彎，終於我們看到了森林與岩石，當我們停了下來，被命令下車的時候，天已經亮了。

我們是在所大森林之中，到處都密密的佈滿了灌木與大樹。我們在那裡約略停留了兩個鐘點，進用早餐並且在附近的小河邊洗手洗臉。

然後我們又繼續着整日整夜的趕路，在這行程的後一

用不着寫任何信件。你們的家裡都會收到總部的官方通知，告訴他們有關你們的概況，使他們在收不到你們兩件時，不會引起焦慮。

至於錢的問題，在我們行將前往的地方，什麼東西也沒有賣的，你們在那裡所需要的東西，包括香煙在內，都會配發給你們的。」

★任何私藏物品的人決嚴予懲處

所有我們要繳交的物品，都要放在大信封裡，上面標記着我們的姓名以及物品細目。在都收繳完畢以後，我們的部隊長警告我們說，若有任何人藏匿了什麼該繳交的物品，他便要受到嚴厲的懲處。後來我們聽到說，有位保密軍官在某一名中士那裡找出一張女孩子的照片，結果他被判了二十一天拘禁，還受到降級的處分。

★官員們收到特別的書寫紙張

部隊長們都收到了玫瑰色的書寫紙張，那些紙上有條很寬的黃道子，從紙的左上角畫到右下角，每張紙都編有號碼。根據他們所收到的命令，所有的公務記載，都要寫在這張紙上。更進一步的要求他們，這些紙不許丟掉，也不許撕毀——也不許誤記什麼與公務無關的事項在那上面，每位部隊長或是文書官都得到通知，寫後這些紙張都要由他們負責來清點交還的。

部隊長們還收到編號的鋼筆，同時被警告說：「不要遺失了。」後來我看到他們多數都用根繩子把筆綁在他們的衣袋裡。

段就看不見有經過開墾的田野，只有一次，我們看見叢林中的一座木屋。

第二天早晨我們到達一個鄰近森林的大草原上，草原的北方與東方是一串的荒岩石山，這就是在我們「操演」之中，我們將逗留一個多月的地方。

以後，我們發現現在那些山脚有個湖，不算太大，却有很深，走起來，只用五、六個小時便能繞它一週。從它的南端流出一條小河，河道消失在林之深處。

至少有一百二十輛卡車與我們同時抵達，另外還有一些史太林型的重曳引車。

★許多戰壕都是建築成直線式的

比我們早十天離開的信號與技術兵團，已經做了許多工作，戰壕都掘好了，四通八達的電話線路也都敷設完成。戰壕的建築並不像我們平常所學「之字型」的那一種，而是一條很長的直線。

以後我們才又知道，還有另外一個特種技術兵團已經先我們兩個月到達了這個地方。他們是些什麼人？由那裡而來？我一直也沒有摸清楚。

這個地方四週都用細鐵絲圍了起來，約有腰身那麼高，每隔十碼，懸一塊黃色三角形的麻布，還有一塊白色金屬製成的薄片。上面寫着「軍事演習區域，嚴禁進入。」幾個大字。我們看到這些字都只有苦笑，這時誰也不信「演習」這套鬼話了。在第二天早晨，他們告訴了我們實情。

★所有部隊都集合起來聽候講話

所有部隊都集合了，一輛「吉姆」轎車到來，就是我們在奧尼克斯科所看到的那一輛，一位少將，兩位其他高階官員，還有一位中年，禿頂穿灰色衣服的文官從裡面走出來。我們奉命向他們致敬，然後他們都走上一座用木箱搭成的講台，我們的官員與部長們都站在他們的後面。

這位少將名字叫做蕭沙彼羅夫 Saburov，我幾乎能够記得他所說的每一個字。

「紅軍弟兄們，班長，官員，以及部隊長們！同志！這是任何講話，制式的開場白。」

「我們都知道西方帝國主義接二連三的爆炸氫彈，企圖藉以恫嚇蘇維埃聯邦的人民與其他社會主義的國家。」

★我們需要和平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

「你們知道蘇維埃聯邦不想有氫彈戰爭，只要求和平以便興建我們偉大的共產主義社會。」

「我們蘇維埃科學家日夜不停的工作，製造原子能來為人民服務，但是在同時，他們不可能不給予紅軍最新的武器來保衛我們的和平，我們的國家。」

★誰要是脆弱，誰便要失敗

「你們必定不要忘記，誰要不進步便要落伍，誰要落伍便要變得脆弱，誰要脆弱，便要失敗，因此，我們必須迎頭趕上。」

「在以後的若干日裡，你們將要與我大布爾希維克黨

爾希維克領袖的名字，約二十年前被人謀殺了的。」

★這種放射線對所有生物都非常危險

身著便衣的文人對於我們行將要實施的試驗，有很簡短的解說，我所聽懂的，就是在爆炸之後，有種放射線要散佈出來，這些放射線對所有生物都有危險，但是其性質與爆炸相似，隨了地區距離的遠近，與它的安全程度成正比例。只要我們依照指示行事，便沒有危險。

他又說：於爆炸之後，我們要在危險區（勝利）以內行動，需要穿著特別防護衣物，但是只有技術幕僚人員准許進入那個區域，他們要佩戴黑色臂章來表明他們的身份。我們不斷的巡視這些地區，上面有命令對所有非法進入的人員都加以拘捕。所有通道與邊境上都額外的豎起「軍事演習，射擊中，嚴禁進入」的標誌。

★河的通路被堵塞住了

那條小河，在它通過「星」區的一點上被堵塞住了，只容少數滴水漏過。

在第三天，當我正在「勝利」區與「星」區之間巡邏時，我們看到有幾個約無幾電大小的盒子放在河岸邊上，同一晚上我們奉到命令說：「河岸五十步以內，不准接近。」

命令一個跟着一個的下達，諸如不准飲用任何溪流裡的水，不准吃在帕米爾區域以內的任何動物與蔬菜。我們只准在膳食帳篷內用餐，也只准喝那裡面供應的飲水。這位矮小而禿頂的文人，在以後緊接著的幾天之內，

的領袖們以及紅軍的高級將領在一起親眼看到原子彈與自導飛彈的試驗。」

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敵人對我們的試驗非常感到興趣，他們一直還摸不大清楚，但是他們很聰明，他們能够把許多小事拼湊起來，找出他們所要知道的大事。」

★你們要遵守你們軍人的誓言

「這些試驗是屬於我們國家最高機密這一類的，我們偉大的布爾希維克黨以及我們的政府希望你們能够遵守你們從軍的誓言，對於你們在這裡所看到的一切秘密，忠實的保守，不令其外洩。」

附近的土地被劃分成四個半圓，最靠近爆炸地區的地帶，我們稱為「勝利」，其次的我們稱之為「星」，再次的我們稱之為「帕米爾」（俄國的一個省份的名字），最外面的那個圈命名為「河」，這些圈子是從湖岸起計算，按八，十五，二十，三十哩而區分的。

★所有部隊與中間站都有代名

在試驗區域裡面的所有部隊，以及所有的中間站，都有個別名。我們的營幕被命名為「鍵」，我們左邊的鄰居叫「軍曹」，我們的通信部隊被喚為「特斯卡洛夫」 Tskalov（戰前一位俄國飛航員的名字他曾經過北極飛往美國）。

據我記憶所及，科學家及政府首要用來觀察的兩個位置，其中之一命名為基洛夫 Kirov（戰前一位很出名的布

曾經來到我們營幕裡兩次，第二次他告訴我們的補給軍官，要他僅留一天的食糧，而把其他多餘的，都從「河」區中移出，送往無人地帶。

★野獸都從他們的巢穴裡趕了出來

第四天，技術部隊放了幾顆煙幕彈在森林中與山谷裡，把野獸都趕了出來，成千上萬的熊，鹿，狐，野兔，以及其他野生動物都逃到大物草原上，任它向南部奔馳。

在「勝利」與「星」以內，使用毒氣殺掉所有隱藏在岩石與灌木之間的野獸。上面告訴我們，這樣做法可以防止它們被感染了之後，又跑開去散播毒素。

次日清晨，我們被派出去對所有區域詳加搜索，我們沒有看到任何野獸，只有一兩隻驚怖的小鳥，在它們被摧毀了的巢穴上盤旋悲鳴。

★這地方看上去好似一座戰場

我特別對勝利區感到興趣（我們大家都是如此），從我所駐留的位置，可以看到很多那邊的情況，那地方看起來好似一座戰場，到處都是掩護與戰壕。我看到一些各型的大砲，數得出來的有十一輛坦克車，都是不同型，不同重的。它們像是任意擺置在那裡的。有些還埋在土裡，附近還有戴著科塔莎 Katana（蘇聯火箭投擲器）汽油罐，彈藥箱，小武器的卡車。

在每輛車上都有塑製成人體大小的假人，全穿著軍衣，更遠一點，有一道長牆，還有幾座小的，用不同物質製成的牆，排列在各個不同的位置，其中之一必定是用某

種金屬做的，在陽光之下，閃閃發光。其餘的多半是石頭堆成。我還看到一個用木料製成的。在這些牆的後面，是更多穿著軍服的假人。

★在這區域以內的動物都是繫留着的

離開湖岸約半哩開外，有幾頭西伯利亞的驢子及山羊都是繫留在牆後面的石柱上，在其他地方，我看到另外一些繫留着的動物，有些在牆的後面，有些在岩石的下面。其餘的留在露天的草原上。

以後我又聽到說，有些小動物放在卡車與坦克車裡面，據傳聞說，放在湖裡面的水密箱裡，除掉儀器之外，也還有些小的動物。

★放在水下面的活動物

這些動物在水下能够生存，一方面是依賴氧氣罐，一方面是藉助於伸出水面的空氣管。

我還看到些大的金屬圓柱體，一半埋在土裡，它們有什麼用，裡面裝的是些什麼，我都不知。

在離開湖岸不同的距離，有許多金屬板，約略二至三呎長，半吋厚，成八十度角度斜立在那裡，它下面是個金屬座面，在金屬板的後面，有些小的金屬箱固定在這些平的基礎上面，它們一共約有三至四呎高。

我問一位技師那是些什麼東西？他說：「你可以用其中的任何一具，購買三座你所居住的村落。那是白金！」下一天，天雨，從早晨八點起，便不准任何人進入「勝利」區以內。第七天早晨，連「星」區也不准人進去了。

我等著看那有如橡樹狀的濃煙，像我在報上看到美國炸彈爆炸的形像，但是這個爆炸却與我所預期的不同。這裡有兩個煙柱，它們的頂部連結在一起，也顯得面積很廣。看起來好像一枚雙幹箭，箭頭插在地球上，上面覆着一團像旋風似的濃煙。那兩條細的尾巴很快地並排爬上天空，然後慢慢地散開，好像一朵花似的向四面散去，一會兒之後，他們結合成爲一團。

※

※

※

後來我們看見煙的左方有很大的紅色火焰。以後我們才知道這個爆炸把樹林引燃了。能够把相去十哩之遠的樹木都引燃，這個溫度必定是非常高。但是科學家一定在事先都想到這一點，所以在森林中預先就砍伐出一條寬約一百至一百五十碼的缺口。雖說如此，還是用了兩天的時間，火勢才控制住不再蔓延。

一點鐘後，這爆炸的黑煙還是好大一堆。幾乎靜止不動似的。我們對天空的景象感到非常興味，看上去異常晴朗，就好像所有的雲彩都被吸進那一堆黑煙一樣。我問我的同志們，要他們試猜這個煙柱有多麼高，有一個人說一哩。另一個人說差不多有兩哩高。

★汽球在煙中飄進飄出

從我的望遠鏡中，我看見有幾個大的汽球，飄進煙中，還有些圍繞在煙的四週，我以後聽說他們都是連着細的鋼線，牠們携帶着各種不同的物質與儀器。差不多十點鐘，當煙柱的底部離開地面的時候，捲狀

。第七天早晨，天上多雲，但是陽光還是不時透出，看樣子天似要放晴，我記得這個天氣，因為有架大的，雙螺旋槳的運輸直昇飛機，從叢山的那個方向飛來，在這區域上面很低的飛過，我的班長說：「政府要員與陸軍高級將領們都乘坐在那裡面。」

官員們都不能掩飾他們的興奮。

然後，爆炸的日子到了。所有的巡邏人員都收到命令從「帕米爾」區撤出，我們在早上五點鐘就起床了，五點半用早餐然後進入我們的掩體。大家都不說話，連官員們也掩飾不住他們的興奮心情，不斷地用他們的望遠鏡來向天空眺望。

我聽說科學觀察家與政府要員們是位於湖的北岸若干里的兩個掩體的裡面。

在晨七時的前幾分鐘，我們聽到一架飛機接近的聲音，那是 Jiyushin 型的轟炸機，飛的很低很慢，幾分鐘後，飛機回頭了，這次它是用的最高速率，很快地爬高。我們曉得在幾秒鐘之內爆炸就要到了。

當爆炸時，我看到一道很亮的火光直昇上北部的天空。很快地整個天空像都是燒了起來，接著來了一聲巨響，山谷噙然應合。而後有幾秒鐘的黑暗，在爆炸的幾分鐘之後，一陣強風吹過我們的掩體，這爆炸的地方都隱沒在塵灰裡了。

★爆炸與圖片上所顯示的並不一樣

的頂部，更爲向外伸張。

這時一架 PO-2 的飛機到來，飛過我們的頭頂，直接進入煙的中心。這飛機是由多數觀測站所導航的。後來又有兩架四個發動機的轟炸機飛過去，也都是沒有駕駛員的。我並未會親眼看到，但是據由 Olenka 營來的我的夥伴說，那兩架飛機將閃爍發光物質投入煙裡，後來又丟入大量黑色粉狀的物質。

飛機向另一個方向飛離了這個地區。

約在中午的時候，這煙爬得非常高，慢慢與天上普通的雲彩相結合了，只是到那時候，我們才被准離開戰場。

★技術人員蒐集植物與塵灰

將過午不久，有幾名技術軍官與幾位不知姓名的文人乘了一輛大的裝有實驗儀器的交通車開到我們所在的地方來了。他們携帶著儀器，他們用骨柄的大杓取了些塵土，又摘了幾朵花及灌木。他們進入「星」區與「帕米爾」區約二三里之遠去蒐集塵灰及植物。然後他們通過森林，後來我聽通信部隊的朋友們說：他看見他們自河流中汲取水的樣品。

以後的幾天，我們時常看到飛機用不同的高度飛過這個區域。我想有些是用無線電操縱的，但是我不敢說一定。

三四天以後，我們又看到汽球了，這次他們高懸入雲。

★射殺所有從試驗場出來的野獸
在爆炸後的一週內，流動實驗車曾三度來臨我們駐紮的地區。我們被禁止進入「帕米爾」區。同時我們奉令對



燈泡霸王荷蘭飛利浦公司

俊 譯

一九四〇年五月十三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黯淡的日子，英軍已在撤退中，荷蘭面臨亡國的前夕。一戰英國的驅逐艦，開足馬力冒險犯難，在德軍水雷和飛機的不斷威脅下，強行停泊在荷蘭的荷克 Hock Van Holland 碼頭，搶救二十五個人上船。此二十五人既非英國人民，又非英國軍隊，全部均為飛利浦公司之研究人員。

英國人認為此項營救工作，值得犧牲一艘驅逐艦，因為這些工作人員對於他們有很大的用處。結果終於得到了證實，因為這一隊飛利浦人員隨帶了一批電子器具，一種新真空管，為雷達上主要用品。另外一種真空管用來作紅外線照像用者，成為潛水艇之魚雷瞄準器主要零件。

飛利浦公司被列為世界大企業之一，在三十二國中，都有牠的工廠，所用職工約十五萬人，每年產品約值二千五百億法郎。這一切都可以證明大企業不一定為大國所獨佔。當荷蘭國內市場不能吸收其產品時，牠就向全世界發

展。今天牠的燈泡工廠遍立於埃及爪哇等二十餘國中。牠所出品之探照燈，照明了巴塞隆納的教堂及法國舍命梭 Creonacea 古堡，也照耀了米蘭斯加拉大歌劇院，他如緬甸各醫院中所用之愛克斯光，美國各電影院之放映機，英國所用之電動計算機，莫不由牠所供應。牠的收音機更是滿佈全球，就是不毛之地，也由牠的背上運去。對澳洲第一座電視台，飛利浦也貢獻了牠大部份的力量。

如果阿根廷決定要花四十億去重裝其電話電報線路，飛利浦將會包辦該項工程。沙地阿拉伯如果要裝設一座新醫院，飛利浦也將承辦。無論在世界任何角落，飛利浦均可以代為裝備一個現代化飛機場。

飛利浦公司的歷史也就是飛利浦兩兄弟的生平經歷。傑拉爾 Gerard 和安東 Anton 兄弟二人均出生於蔡波梅爾一個典型的中世紀小城，其父非特列 Frederick 為當地巨戶，兼銀行家，辦有咖啡加工廠，菸草工廠，又是進口茶

所有從試驗場出來的野獸都加射殺。並且特別警告我們不要接近牠們，也不要碰牠們。

另外我們聽到說，在湖口東岸那矗立的岩石崩潰了。在北部特別堅起的牆不是倒塌就是融了。但是用泥土掩蓋着的坦克以及一些實體掩體却只受到很輕微的損毀。露天的卡車大炮與假人都被毀掉了。

有一輛 T-34 卡車的司機座位被拋飛落在其原來位置一哩開外的地點，一般言之，這地區佈滿了破碎，燃燒或是融解了的汽車與大炮的碎片。一架 T-34 坦克的炮塔被丟到一百五十碼以外。

★兩隻西北利亞山羊竟得倖存

兩隻西北利亞山羊在一個距離爆炸中心約五哩的深坑裡還依然活著被用車載走了。

我自己沒有看見，但是據別人告訴我說：技術人員進入「勝利」區中，穿著類似深水潛水夫。他們從湖中取出大的金屬圓柱體，而搬往山中某處。

約十天之後，我們又收到命令要我們進入戰壕。這時是午後一時，但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我們又被允許離開。第二次爆炸未能在計劃時間實施。

稍後我們知道了為什麼而延遲。一陣大風暴來了。天色低沉而黑暗，塵土令我們窒息。當風停了之後，太陽又出來了。流動實驗室又開來，它的職員又採集了些廢灰與植物向東方地區而去。他們對我們什麼也沒有說，但是在我們右翼的信號部嚴奉令撤到「河」區以後十五哩的地方。

★第二次爆炸遲延了一天

第二次爆炸在次日同一時間——中午舉行。

這次造成一陣更為深沉的巨響。我們先看見天上的亮光，它的煙慢慢地上升顯得非常濃厚。看上去與美國炸彈很相似，但是煙柱至少有三倍那麼粗，遮蓋了大部山脈。同時我們一點風也不覺得。我想這炸彈必是在湖中引發的。

這爆炸給距我們約二十哩遠的 Vityusk 營有些麻煩，這爆炸的力量，把湖中的水激振入空中。有些落在他們掩體與營幕之上。這些士兵感到非常驚慌。

這不幸事件立即被以電話通知給觀測所。他們的指示是所有的人立即撤出，一切服裝，裝備都不要攜帶。

後面一段命令又引起騷動與不安。直到 Oresh 營與我們那一組送了些帳篷給他們棲身才平靜下來。

★被送走了的再也不會聽到說下落如何

專家們立即前來檢驗他們，並且告訴他們並未受到感染，用不着擔心。但是不到一小時後，他們便被用下車裝着開走了。我們再也未曾聽說他們的下落。

他們的營幕在特別技術部隊到達的當天便被關閉了。他們都穿著防護衣，把那一營遺留下來的服裝與裝備都收集起來，把膳食幕中的食物與飲水都用金屬盒子封了起來就好像他們是死了一樣。

原文出自紐約 Herald Tribune
本文曾由日本英文時報百欄連載

商。

在一八九一年，傑拉爾三十二歲時，在代爾佛 Delft 城之工程學院內得到了一個位置。這個腴腴而用功的小伙子，居然八字胡鬚，鋼絲眼鏡的做起教授來了。

他酷愛電學，藏有愛迪生的新燈泡資料——一八七九年所公諸世界者。當其作蘇格蘭旅行時，曾拜會當代大科學家凱爾文爵士 Lord Kelvin，在他那裡看見幾個首先問世的電燈泡，而不禁神馳。

回鄉後，就在他家裡的洗衣間內，開始試驗作電燈泡。在製成類似愛迪生所用炭絲後，開始試吹玻璃泡，因其毫無經驗，初試時，雖不免吹出來一些奇形怪狀的玻璃泡來，但幾經試驗終於達成其所需之燈泡，而完成其光耀世界的願望。

傑拉爾以他的工作說服了他的父親，冒險投資七萬五千盾，供設廠製造燈泡之用，但其本鄉不願其設工廠，因為這是一個小商業城，而仍欲保存其原狀。不得已只好在恩荷芬城郊找得一間紅磚屋（原為制革廠），招有十個工人，全是鄉下農人，手脚粗笨，只會擠擠牛奶，而不慣於擔任這種裝製燈泡的精巧工作。傑拉爾耐心的教導，在一八九一年已有出品，每天約計三十個燈泡。

開辦四年當中，工廠在困難中掙扎；生產增加很慢，資金消失又快。終於使老飛利浦擔心他的投資將因此而耗盡，認為工廠應加入新血，令其次子安東來協助其見。安東當時才二十歲，在倫敦及亞母斯特當二地學銀行

對回居恩荷芬不大感興趣，但允作六個月的嚐試。自他來廠後，廠務頓形活躍，生產增加，在一八九七年時，其產品已超出荷蘭本國之需要量。安東於是巡迴德法西葡四國，藉以推廣業務。在一八九八年，他帶回了大批訂單，例如五萬個電燈泡，以作照明聖彼得堡冬季皇宮之用。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於飛利浦工廠的威脅頗大，德國人截斷了奧國玻璃的供應，以及對帝俄之鐵道交通，當時是牠最大主顧之一。另外北海的封鎖，更阻礙了生產必需原料之輸入。安東努力掙扎，並憑其想像，建造一所玻璃廠，同時購備了七十頭大鹿和雪橇，取道芬蘭，將其產品運到俄國。後來更組織了一隊貨船，衝破封鎖線將產品運往英國，而帶回原料。

因為當時荷蘭醫師所用愛克斯光之燈泡供應斷絕，飛利浦於是決定自己製造，後來又製造電影放映燈泡，最後因為無線電的前途光明，飛利浦工廠自一九一九年起，開始致力於真空管，以及廣播電台用燈管的製造。

產品不斷增加，已超出歐洲市場的需要量。公司方面轉向亞洲及南美等地擴展。為適應各該洲的特殊情形，引起了許多問題。例如熱帶地區使用的收音機，在構造方面應有抗熱防潮濕的設備。像埃及又有另外困難問題：當地雖然多沙，但是卻沒有一種沙可以適合製造玻璃之用。飛利浦公司必需運沙到埃及以供應其燈泡廠。公司產品種類繁多以燈泡而論，就有數萬種不同的出品，小的只有一

粒穀子大小。供醫生通入腸胃時使用。大的則有巨大無比之探照燈。

因為科學研究為了工業之生存條件，尤其是正在發展中之電工工業，飛利浦公司在一九一四年時已設立了一所工業研究室。此一研究室現有員工一千五百名，由於他們的工作，不可勝計的新產品都從這裡發展出來。

公路上所用之黃光燈泡，也是該廠首先製造的，更由於研究結果，發明了水銀氣壓燈，成為今日最強力之光源，一個雪茄烟大小的燈泡，所發之光線，可照明十公里以外的人讀報紙。

飛利浦更研究製成，一種不停電之播磁。此項原料對收音機電視機以及助聽器電話機等之製造，極關重要，為近年來對電化器具中之一大重要貢獻。

由於研究人員所開闢的路徑，更促成該公司向其他方面發展。有如荷蘭工業不能出產足量蠟燭以供應該公司製造收音機之用時，牠就決定自己製造並進而作大規模之研究，結果找出一種蠟膠，極合作唱片之用，而公司即向這方面拓展新企業。

其他例子更多，因其對紫外線之研究極為深入，找出某些脂肪經照射後變為一種維他命。飛利浦即從事製藥，不久以後成為全世界一種維他命最大的生產者。此項新的活動更促使他製造其他的維他命和荷蘭蒙及痘苗。飛利浦公司亦作人類營養之研究，並進而研究動物的營養。從這條路徑追尋下去，飛利浦公司從事生產一連串

之殺虫劑，除草劑等。與電工業之距離愈來愈遠。

但其研究室之解釋為：在落後地區，消除公害收成之災禍，即為食物之增加及經濟之改善。如果吾人能提高當地之生活水準，當地居民或將可能變為吾人產品之購買者在社會事業方面，該公司也具有領先作用。在一九〇九年曾創立醫療服務，已經有極好的成就，尤其是在防癆及保產保嬰方面之成績為最著。

一項分配利潤的制度，自一九一二年始即已建立，包括分配一大部份的利潤給予其職工。公司還為其僱用人員建造有一萬棟住宅，以低廉價格租與人員居住。

傑拉爾雅好教育兒童，直到一九四二年他死時，經常放棄他的部份研究工作來教導學生。公司在這方面也極為關心，並舉辦一連串措施，自兒童教育辦起直到職業教育。所有職工家屬均可接受補習教育，以期得有較高的位置，所有青年子弟具有相當能力者，可由公司補助繼續求學。有七千人左右享有大學獎學金。

當希特勒的軍隊捲西歐時，飛利浦公司知道荷蘭無法幸免。決定將其首腦部門分撥三處：其一遷至紐約，另一遷至倫敦，第三個遷至荷屬西印度的古拉索 Curacao 並將其準備金外運，重要資料攝製小照片以便攜帶，高級人員均接到命令，隨時準備撤退，半小時前通知。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德軍入侵，荷蘭總指揮部預計可抵抗二星期。但四天即全部崩潰，將公司準備之撤退計劃全盤擾亂，迫使英國必須派遣驅逐艦作此冒險的搶救。

安東之子傅利資 H. J. 時為荷蘭之砲兵軍官，當然留在國內。也就由他來主持恩荷坊總公司之業務，其目標當然與其前任主持者相反：增加人員，減少生產，大量招僱職工，以避免其同胞遭德奴役，所有經手人員，在能力所及範圍內，儘量破壞生產。

荷蘭淪陷後，恩荷坊成為英國空軍轟炸目標，四分之一的工廠被毀，生產幾等於零。當德國佔領軍想將其復工時，工人開始罷工，這是飛利浦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罷工。六名工人被德佔領軍槍決，傅利資飛利浦亦被拘留。五個月後釋放，但隨時均有再被拘留的可能，於是就逃去作遊擊隊。

大戰結束後，飛利浦在斷垣殘壁中興起，制定了新的生產計劃，將產量增至戰前三倍。當有人問起傅利資「如何一間日產三十個燈泡的工廠，可以有如此偉大的發展？」他回答說：「許多的企業都不注重發展，而只求其安全。但我們從來就不是這樣。安東自開始時就從大處着眼。他對其人員極有信心，很願意將其一部份權力分給別人，而使其發揮其責任心。並加以級別證明他對其工作之滿意。」安東於一九五一年逝世，他常喜歡說他們這家公司，是一種分佈在全世界各獨立公司之聯合，有如聯邦國家。我們正努力用我們的例子去證明：只要天假以機緣，自由的企业可以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得到興盛而能像鮮花一樣的怒放，使全人類和本身都能得到利益。

譯自本年六月份法文文摘 Section

科學創造了腎臟

曾 協

一個月黑風高的冬大晚上，一個失意的青年吞下了一大把安眠藥，然後躺下等候死亡的來臨，他很快的失去了知覺，當他為人發現時立刻就送到附近的醫院裡，馬上開始處理那強烈的安眠藥毒素，但這處理似乎沒有用，他仍舊昏迷不醒，呼吸極細微，脈博異常微弱，醫生們知道唯一的挽救方法是延續他的生命直到他的腎臟逐漸地除去他組織的毒素，但這可能要好幾天，就在這時候生命却正逐漸地消滅，唯有使腎臟在極快的完成這工作時，他才有一線希望。

醫生們知道有一個方法可能完成這件工作，那是一個新穎而未經改良的方法，他們可以應用一隻人造腎臟，一隻用來代替生病時不能工作的腎臟的機器，現在他們將要用它來輔助健全腎臟的工作。

那失去知覺的人被推到一架大而笨重的儀器旁，看上去好像一架鐵籠羅米的洗衣機掛滿了塑膠的管子，醫生們很快的挑出了一根動脈與一根靜脈，連接在那些管子上，現在血液可以由動脈流出來經過那神秘的人造器官再流回靜脈去，起初很慢，然後逐漸加快，動脈的血液經過那亮

晶的器具，雖然當血液流回去時看上去仍舊一樣地深暗，紅色而光滑，但一個奇妙的救命的變化却在它的化學變化中進行，因為當經過人造腎臟時，某種元素與化合物便被除去，在其中含有鉀與鈉的離子和其他的廢物，但更重要的就是致命的安眠藥一類化合物的清除。

一小時又一小時，一隊醫生與技術人員圍繞着，安眠藥毒素的成份已逐漸降低，現在病人的脈膊已轉佳，血壓已升高，呼吸亦已加深，但却又突然惡化，經過迅速的調整後他身上突然開始顫動，眼皮跟着抖動，病人又重新恢復了知覺，當再經過一段時間的操縱後，連着的管子便被除去，傷口經縫合包裹以後，病人被推回他的病房。從這時候起，復元已沒問題了，這又是一次人造腎臟所創的光輝的成就。

要知道人造腎臟如何工作，就必須先要明瞭腎臟正常的工作情形。人類的腎臟是一種過濾的機構，用來濾掉血液中的雜質然後再變成小便排洩出去，在我們的二個腎臟中大約有一百二十五萬個稱為「腎小球」的單獨組成用來作為微小的過濾器，血液循環經過此種微小的球體時就將



漫畫 爸，假如這頭獅子跑出來把你吃掉了，我該坐那一路公共汽車回家？

廢物濾掉，濾液經過相同數目的小管子，然後匯聚在一個大管子中注入膀胱，最後再排泄掉。

如果那些小過濾器——腎小球受到了損害，或通到那裏去的管子發生了故障，腎臟就不能正常地工作，在這種情形下無用的廢物就會在血液中堆積起來，跟着就會發生血液中毒的現象，且可能有致命的結果。

這一類對於腎臟的損害並不罕見，尤其在年長的人中，血管的疾病與傳染病常使腎小球受損並失去效用，像這樣感染到的病是無法復元而人造腎臟只可以使生命延續數週而已，可是，在某種情形下腎臟只是暫時的失去了效用，如果可以使生命維持到腎臟痊癒時，性命就可以保全了，但不幸的是在可以像這樣醫治復元以前，血液中的毒素就會達到危害生命的程度。

遇到了這種病況，人造腎臟就成了最重要的角色。它在人的腎臟不能達成任務的時期中代替腎臟的工作。由於它防止廢物在血液中堆積，生命就可以在腎臟恢復工作時得以保全。

這種疾病的例子是一位腿被榴彈炮散片嚴重地撕裂的兵士。他被發現時已半昏迷且已在休克狀態。在醫治時他的反應良好直到他的腎臟閉塞了，原因是受傷的體素產生了許多腎臟所不能容納的物質。除此以外嚴重的休克也影響了腎臟。

醫生們也知道腎臟只是受了暫時性的損害，復元的可能非常巨大。他們也知道只有一線極細微的希望可以活到那

Cleveland Clinic) 所造成的，為了減少那巨大的體積和配件的費用，因而使用一段長約三十尺的纖維管子夾在二長條塑膠膠帶之間，再捲成一個圓柱形並使二頭伸出一小段管子，再安裝在底上連了一段皮管的錫罐裡，這一組東西是掛在一個大桶上面，洗滌液就由皮管中壓入罐中，液體透過了窗簾布的上層，溢出來流到大桶裡，再作第二次應用。

同時，螺旋管二頭伸出的二個纖維的管子就連接在病人的血管上，血液壓入螺旋管再回到病人身體中，利用纖維管使它與洗滌液隔開，廢物由血中經過了纖維膜析透到洗滌液中然後被帶走。

看起來人造腎臟的設計好像極簡單，但是操作却需要高度的技巧，目前只有一些醫療中心裡才能擔任這些工作，在全部過程進行時好幾位經過特殊訓練的醫生與實驗室技術人員必須要守在旁邊，而通常至少六小時。為了防止意外，血液的樣品要不斷的經過分析來證明主要的成份有沒有與廢物一齊濾掉，這標準可以在洗滌液中加入化學藥品來完成，因這代替了離子自纖維管擴散的變化。

人造腎臟能醫治的病例現已與日俱增，看來對於任何危害生命驟然而短暫的腎臟失靈都非常有效，這種失靈可能是在嚴重的灼傷、心臟病、壓傷、折骨、大量失血、皮下出血、貧血、敏感症、血液中毒、傷寒、瘧疾、極利害的傳染病，妊娠時特殊等變化，這一類病症以後發生，在醫治某種長期性腎臟疾病中，它也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今

時候。由於有毒的廢物不可避免地堆積起來，他們唯一的機會是在那些廢物為害更劇以前將之除掉。

又一次要用到人造腎臟了，他接受了那個治療。為害體質由血液中去。起初看來情形很好，但不久又舊病復發，人造腎臟再度地用上了。數天後又再用了一次，每一次都使他危急的生命得以拯救。最後，在數週以後，他自己的腎臟開始起反應，他很快的就全部復元了，他的生命一直被延續到自然的力量可以繼續工作。

這種令人興奮的結果，可使五十年前的醫生感到驚訝。那時候已開始想到利用人造腎臟。看起來那些人在每一方面都遇到了無法解決的問題。今日那些最初的問題都解決了，有時候僅利用最普通的材料，像窗簾，鐵罐子與在花園中澆花的皮帶等。

主要的問題是想一個辦法使廢物能有選擇性的自血液中去掉，而不影響重要的脂肪與血球，結果研究的人們發現如果將血液包含在一種纖維質的管子中再浸在一種特別的洗滌液中，不需要的廢物就可以經過了纖維質擴散或透析到洗滌液中，但血液中有生命的脂肪和血球由於體積較大而仍舊存留在血液中，由此廢物便過濾掉，正好像人的腎臟完全一樣，這原理馬上就利用到許多機械的工具，使血液抽過纖維的管子或二張浸在洗滌液中同樣材料的薄膜之間。

這一類的例子是最近由克里扶蘭診所研究部的威廉·科爾夫醫生 (Dr. Willem Kolff, Research Division)

日，它更證明了在輔助腎臟以除去組織中的毒素非常有價值，就好像前面所提到的第一個例子。

這種人造的有生命器官仿製品的成功，更鼓勵醫生們用機械去代替其他的器官。已經成功的有人造肺與暫時代替心臟的機器，而由於這二種器具的成功，某些醫院藉以完成二十年前認為不可能的胸腔手術。

人造腎臟現在已不是一個實驗的題目了，它已救了無數的生命並且時時還在改進，那是由無數實驗室中混合的臭氣，試管，與許多永遠名不見經傳但卻為了使一個理想得以實現而辛勤工作的科學家的血汗中長成的，今日由於醫學的忍耐好奇與技巧，它已在那裡準備為無數人服務，可能有一天輪到的就是你。

譯自 American Mercury July, 1957

在洛山磯有一位仁兄去看電影，看了一半便出來以手槍迫着賣票員說：「我不歡喜看這張片子，把每個人的票款都退還給我。」結果竟退了二百十二元揚長而去。

洛山磯的一位推銷員，拿了他太太的四十九粒鑽石為他推銷的工具。他對有希望的顧主們說，假如他們不買他的食水軟化設備，那末他們可能就會在磨牙裡生這些寶貝。

人類的史詩——第五篇

文化的萌始

—微之一—

在美索不達米亞城市裡的蘇美人，開始學習書寫並使用金屬，於是人類才由黑暗的石器時代進入有光輝歷史的世紀。

，以及新石器時代的灰色曙明，進入文明的光輝中，這



人類在五
千五百年以前
，從舊石器時
代的長期黑暗

一段漫長的史前時期總算結束了，人類的歷史於焉伊始。但何謂文化？何謂歷史？後者較易下定義，因為它的主要因素是書寫，由此可讀到過去之思想和事實，比僅由考古學家發現默然無言的遺骸而推斷所得的事實要可靠得多，當語言可以以有形的符號表達出來以後，這一項人類最重大的發現，便促成了歷史的開始。

可是文化却是一種極難了解的概念，它由各種花團錦簇的元素合成。這些成份是，知識與藝術的探求，政治的組織，繁複的社會和經濟的規律，各種專門手藝和技術的發展，及包含着一些為國勤勞的忠貞事蹟。上述某些元素純係得之於學識，但也有許多却須有賴於安居樂業，終於使村莊變成鄉鎮，再由鄉鎮進步而為城市。根據傑柯布森教授（

Professor Thorold Jacobson) 的評論：「文化的變遷並非以間斷的姿態出現的，無寧說它是以鼓舞激動的意向促進了文化的創造。在這種激動中產生了一種全新的有特性的風格，以適合於人類的生活。」

在地球上的人類歷史中，由野蠻進入文明共有若干次，但僅有三次很自然的進化，未受以前文化的影響，那便是在近東，中南美和中國。不過只有近東這一區才有清楚的記錄。在這裡毫無問題的是比世界上任何一處更早地燃起了文明的火花。在紀元前三千五百年到二千五百年間的一千年中，許多大的城市崛起於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斯河的兩岸肥沃土地上，在尼羅河流域以及印度河所泛濫的平原上。這些蘇美人的城市曾經保持了幾個世紀之久，成為最古的原始文化底中心。

這些蘇美民族可能是原來就居留在底格里斯及幼發拉底斯兩河流域的平原上的。也可能在較晚的時代才進入伊拉克。在他們自己的文獻裡證實他們自己是「烏魯民族」，在聖經舊約的創世紀第十一章第二節曾提到他們，記載上說：

「他們往東邊遷移的時候，在示拿遇見一平原，就在那裡住了下來。」

示拿 (Shinar) 這一個聖經上所提的名字，位於美索不達米亞南部，是古代蘇美民族的故鄉，它正處於波斯灣的尖端，蘇美民族 (Sumerians) 一字完全是根據自己的文字而取得的——這是世界上第一個寫出來的文字。

早期蘇美民族的文化可分為兩個主要的時代：(一) 形成時期或有文字以前的時期，約在公元前三千六百年至三千年。這是野蠻民族的新石器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變遷。(二) 古典時期或古王朝時期，約在公元前三千年到二千四百年。從這時期裡可以看出蘇美族的生活方式已達到全盛的階段，從科學和發明的立場看來，這是伽利略和牛頓時代以前人類歷史上最寶貴的時期，較其他時代有著更多的收穫。這時期裡發明了車輪，引導人類進入通稱的青銅時代，並經由人類的神秘而天賦的腦子產生了數學和文字。更由於技術上的成就，這一個有文字以前的時期又介紹了有表達性的藝術，有紀念性的建築以及形成了原始的民主形式。這一個具有經驗與創造精神的時代為以後的全部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礎。

當有文字以前的時期進入古王朝時期以後，蘇美族的平原上開始點綴了無數分散的，自給自足的城邦。每一處城邦在政治上都是有自治權的。它們的名稱是：Ur 和 Nippur Uruk 和 Umma, Lagash, Eshnunna 和 Kish。在每一處城市的中央築有城垣，裡面安置着一座或數座龐大的紀念廟（這就是巴比倫或亞述人所建廟塔的先驅）兀立於平原之上。這些原始的城邦從一開始起就因為土地與水源的爭執而發生了衝突，並引起了戰爭，而且這種衝突趨於頻繁，因此在都市化問題，政治組織問題，土地私有權問題之外，便產生了一種文明的殘酷副產品：戰爭。毫無疑問，在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人與人間的戰

廟是難免的，不過在社團的組織未曾擴大到超過氏族或部落規模以前，雙方爭鬭的範圍也從不超過部落間的襲擊或相鬭，一直到規模龐大的社會團體發展以後人類的敵對行為才進達於有規模的戰爭。戰爭從一開始就促進了技術的進步，比任何事物進步得最快的便是金屬的應用，雖然在農業上依然應用着磨石與石頭，但戰爭的需要却促進了銅與青銅武器的製造。同樣的，車輪的發明也被應用在雙輪戰車上。最後戰爭引導着人們去發現了奴隸制度——發現人類居然是可以被養的，一位英國的考古學家却爾特（V. Gordon Childe）曾指出：

「饒恕了戰敗敵人的生命，使之成為奴隸，以供勞役，這種發現比馴服獸類更為重要。」

城市與神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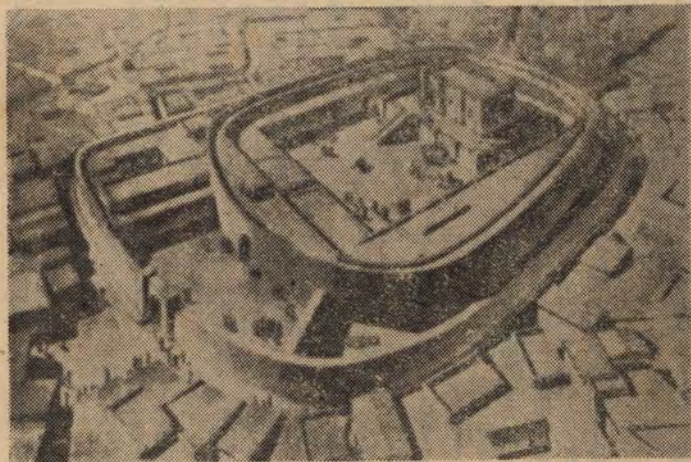
美索不達米亞的神廟矗立在廣大的平原上，拾級而上便是那高踞廟牆之上的聖堂，自今日看來，它

的巍峨神廟裡，蘇美人覺得也許他們可以藉此與神祇作較接近的溝通。蘇美人對溝通神祇這件事看得非常認真，因為蘇美人相信人類天生的就為了侍奉神祇，並且永遠須受神祇的庇蔭。在蘇美人的心目中，神祇並不是永遠仁慈的，它浮動易變，並常常發怒可怖。蘇美人在他們的原始性格中深深感到人類在宇宙中的渺小無依，並且在冥冥中受着不可預測的力量所統治。蘇美人的詩篇中記載着：

「惟有人生，為日最暫，不論作為何如，終成清風蘿露。」

「蘇美人這種毫無安全感的悲觀觀念完全係受環境的暴戾肆虐而來，我們在蘇美人的文獻中看到處都可以看到下列的這一類辭句：『洪水肆虐莫之奈何』，『天地為之震撼』，『一切成熟收成盡付諸流水』。」

由於蘇美族城市裡的人民福利全須依賴着神祇的意志，因此寺廟在城市生活中便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寺廟除了以上的宗教作用以外，同時也成為城市中社會與經濟生活的中心，又因城市係屬神祇所有，全體人民亦僅為神祇的動產，所以神廟便被這些凡夫俗子們視為是神祇在地上的主要住所，於是便被他們看成為奉獻神祇的聖地，諸如烤餅師，釀酒師，織布匠，鐵匠以及書記們都在這裡設立了他們的工場和辦事處。在這神權都市中掌握着行政大權的僧侶也都以此為家——他們好比是代外出未歸的主人行使着總管的職權。寺廟管理着維持城市生命線的運河灌溉網，擁有着由健康成人種植耕種以供奉神祇的大片土地，寺廟為這些勞工準備了工具和設備，並且在節日或有天災



哈法查的橢圓形神廟

們的廢墟便像是一座人工砌成的小山，當世紀復世紀地過去之後，它們的墳垣也逐漸增高，最後到了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時代，終於集大成而為巨大的巴比倫廟塔（Ziggurat），那便是巴比倫城的聖書塔（Biblical Tower）。蘇美的建築師從一開始起就嚮慕着星星，即使在二千四百年前的古王朝時代，他們建築的輝煌巨廈如哈法查（Khafajah）城裡的橢圓形神廟（Temple oval）在設計上也有這種傾向。

有些學者認為蘇美族人建造崇高大建築物的意思是為了在高處崇奉他們的神祇，就城市居民來說，山谷代表着地力的集中，雨水的源頭，死人的家園以及世界上超自然力的活動戲院，在他們

饒饒時將這些奉獻的剩餘產品施散給人民。

不過蘇美族對個人方面的創造上也仍有相當的成就，一部份土地原來就是私有的，一部份是可以租用的，人民每天的日常事件則由元老們組成的機構處理，如逢戰時或非常時期，則選舉臨時的首領以主持其事。直到古王朝時期之末才成立永久的國家制度。不過在本質上，蘇美人的城市是神祇私有財產的一種代表。宗教與凡人的生活簡直是不可分的。寺廟是城市的縮影。城市也就是寺廟的附庸。

技術與貿易

就人類歷史上來說，蘇美人的全盛時代足可置身於最輝煌的紀元之一。其原因是由於他們產生了很多為神祇服務的技師和工匠。若干世紀以來，在那圍繞着橢圓形寺廟天井的房屋中，很多技術工匠在胼手胝足地辛苦工作。而哈法查城市裡的大部份經濟生活便集中在此。這兒是貯藏室，辦事處，鐵匠，雕刻師們的工場以及自遠處運來金銅鑄塊來此貿易的商人們的集會所。

在所有蘇美人的各項技術中，特別有二項足可使蘇美人在未來時代裡值得誇耀：第一是發明書寫，第二是應用金屬。因為多數認為這是從新石器野蠻時代進入青銅文明時代的一次重要發展的結果。從利用石頭進步到改用金屬，首先發現可自礦石中提煉銅，然後逐漸改善。不過在那時候冶金的重要中心是在山區，蘇美人便從那裡取得了銅

的鑄塊，然後又開始了第二件發明；那就是在銅中加入錫製成一種強度硬度均甚優異的合金。這便是青銅。到古王朝時代末期，一種完善的金屬工業已成立起來了。人們對銀、金和鉛已經像銅、青銅一般的能好好利用。同時基本的製造方法也已發明。最初金屬工匠完全依照傳統的石頭武器和器具來從事製造。但當他們的技術逐漸改進以後，他們的審美觀念已被激動，於是他們便產生了藝術作品，到今日仍在工藝界中有著傑出卓越的地位。

技術方面的進步對社會有強烈的影響，一方面由於專門技術人員的發展使社會增加了複雜性，另一方面由於產品的精良，貿易範圍擴充到遠處，因而幫助了社會的擴充。至於進口的貨物則有金屬、木材、琉璃、瑪瑙以及其他和石頭等。蘇美人出口的土產有紡織品、珠寶、金屬武器和他們的製成品。繼續大貿易及寺廟經濟發揚光大以後，人類歷史上便出現了兩種最大的發明：數學和書寫。

蘇美族的寺廟會計師在公元前三千年仔細地保存着他們處理事務的紀錄，他們發明了數字記號的系統，以十進位及六十進位為基礎。足夠用來處理分數和開平方。他們六十進位沿用於今日的尚有時間的計算及圓周均分為360°。他們又發明了重量與量度系統，以及容量和長度的單位。

蘇美族的書記們在他們的薄記上不但記載着數目，並且還寫下了貨品名稱和交易者姓名。因此由於經濟上的需要而開始發明了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書寫資料，大部

人或女人。不過在蘇美人的想像裡已將宇宙認為是像他們自己一樣的城邦，受着具有人形和人面的神祇統治，這樣一來宗教就創始了人神同形的假說——人類憑自己的幻想創造了神祇。

在蘇美族的衆神堂裡有很多神祇，其中最重要的有四位，掌握着美索不達米亞生活中的自然大權。阿努(Anu)是衆神之神，是神祇團體中的領袖，是無所不包的天空之神。在蘇美人的筆下說他是「衆神之父，衆神的領導者」，「是天地創造者」，「那一位神祇可以拒絕他？」「命令所及如草上之風必假，」在阿努之旁站立着恩立爾(Enlil)，是暴風雨之神，是諸神的裁判官以及戰爭的領導者。第三位神是大地之神——地

有有不同的名稱，有時叫該(Ki)（意義為大地）有時叫寧都（意思是孕育大地的女人）——地代表着宇宙的再生力量，與上述女神相對的是一位筋肉強壯的男神恩該(Enki)，是世界上最活動創造力的主宰，也是維持蘇美人生存的水神，上述各種神像都直立在高踞蘇美城上的寺廟神堂裡。因為他們都被看作和人一樣。所以每隔三天須由寺廟中的僧侶供奉食品 and 旨酒。



祭神如人在

雖然蘇美人建築的寺廟巍峨地矗立於城市中心，被一般人視為輝煌巨構，但環繞着寺廟區域的居民住宅却都是用太陽曬乾的磚塊砌成的簡陋平房。在現代人的眼光看來，他們的住所非常擁擠，也沒有花園和庭院，這些屋子都緊緊地擠在一起，留着狹窄的街道。這些平房的門戶都很低矮，即使是矮小的蘇美人也得俯首出入，室內的傢俱有無背的椅子，輕便的桌子，木製或草蓆編成的架台。也許還有蘭草編就的蓆子鋪在地上，牆上也許懸掛着發亮的織品。當家庭裡有公共集會時蘇美人也許會送給客人一份菜單，裡面包括有：塗着有酸味牛油的大蒜，牛奶大麥湯，炸底格里斯河的蛙魚，炸豬肉或羊肉，未發

醉的小麥和大麥麵包，各色水果和啤酒。

因為蘇美族文明的主要單位是城市，所以那時城市與鄉村生活並不像今日那樣的有較大的區別。每一個市民都住在寺廟田地上以及灌溉運河或溝渠裡工作。幾乎每一個

份是在烏拉克(Uruk)發掘而得的，就都是些寺廟裡的賬簿。再經過一千年以後（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二千五百年），刻在黏土版上的簡陋符號才進步而成為一種可以活用，發聲的制度，使人們能用書寫來紀錄他所說的話。最初人類用削尖的芦苇桿在黏土版上刻劃的記號只是些數目，象形文字（代表物品）以及很簡單的幾個符號。這便是文字的源起，其次便是畫圖原理的發明——符號不僅代表其意義並與發音發生了聯繫。舉例來說，有人可以在英文上用「Bell」和「Lull」兩字來代表一個抽象的文字「Bell」這樣一來文字便發展到抽象的音節符號制，必需的符號也因此可相對的減少。文字從那時起改為用削成的芦苇桿尖所刻劃而出的簡單楔形符號。這種楔形文字以後被亞述、巴比倫、波斯所採用，逐代相傳直到基督時代才被淘汰。文字的發明使人類在生存上增加了新的尺度——在空間與時間上的尺度。因為自此以後，人類可以將他的個人思想，希望或是需要用文字從這一地區傳至另一地區，或將他的成就不朽地刻在紀念碑上以供後代的憑吊和傳頌。

神人同形

在蘇美人看來宇宙中的任何事物——動物、植物、一石、一星以及暴風驟雨——莫不具有他自己的生命和意志。史前人類也可以在大自然中看出超自然能力的活動。不過到現在我們還找不出清楚的證據，來證明最古代的美索不達米亞人曾直覺地將自然的力量認為是有不同個性的男

蘇美人的社會生活

市民都有分配的土地，並且可以得到為神祇服役的報酬。在收穫或下種季節，任何人——包括技術工人，商人，兵士，僧侶——都得下田工作。因為土壤很肥沃，所以那裡沒有真正的貧困。沒有開階級，也沒有本地出生的奴隸。至於一般的奴隸工作都是由戰爭裡的俘虜充任，不過他們也有很多機會獲得自由，他們的生活也比十九世紀美國的奴隸要好得多。

如果我們研究蘇美族的人民生活，我們可以概括地說每個人的生活大致都是相像的。「我們觀察到這兒的一項和古代世界迥不相同的事實，」考古學家法蘭克福（H. n. Frankfort）記載著：「那就是這個社會裡的每一分子都是平等的。」

死人的裝飾

在所有各種古王朝時代所發展的藝術品中，沒有一件是可以跟歐城（Ur）這一區域的輝煌出品相比較。歐城是那一帶平原裡最偉大的一個城市，在聖經裡以迦勒底人的歐城（Ur of Chaldees），也就是阿伯拉罕的出生地，考古學家在那兒的王朝墓地中發掘到不少規模龐大的墳墓，裡面埋葬着貴人的屍體，並有豐盛的伴葬儀仗，釐着金銀寶石，屍體周圍環繞着富庶的財物。此外墓穴中又有數十具殉葬人的骨骼，——裡面有僕役，兵士，朝臣，音樂家——足資證明人類在這時有非常的犧牲精神。這些殉葬者顯然是自動地自願斜的隧道步入墳穴，然

後志願平安地死去，看不出有一絲強暴的跡象。兵士們在臨死前依然帶着他們的戈矛和佩刀。馬夫們牽着他們生前驅策的牛和野驢，女人的頭飾沒有絲毫零亂。還有一位發掘到的音樂師，他的手指還停留在豎琴的無聲琴弦上。在一座墳墓裡發掘到三十六具殉葬者；在另一具名叫大死人坑中（Great Death Pit）竟找到了七十四具。像這一類大規模殉葬的風俗至今尚是蘇美族未明的神祕之一。古墓的發掘人胡萊爵士（Sir Leonard Woolley）假定說這是王室的安葬，並且因為每人的身旁都有一個小杯子。所以他認為這些人都是飲毒舉命的。也有人認為這位已死的國王是冒牌貨，在非常時期被國家選定為大規模殉葬的代表者。不過這件公案並不能從蘇美族的文獻中獲得解釋，而塚中的枯骨卻又默默無語，看來將永遠成為一件神祕疑案了。

蘇美族之沒落

在兩河流域的富饒平原上，歷史的舞台在這裡駐留了三千多年之久，在這裡演出的偉大事蹟使他們不朽的文化特性永遠留存存在西洋文明的面目上。在這古代蘇美族的粗石砌成的城市之上，新的城市興起衰落，歷盡多少滄桑。一代新的王朝蓬勃而起，曾幾何時便在侵略和征服的狂暴中凋零衰落，化為塵土，在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聲名上多的是軍隊的鬭爭與帝王的死亡。但它在首次發展世界偉大的法律制度上——罕穆刺俾法典（Code of Hammurabi）

。數學與天文的卓越進步；鋼鐵冶金的應用上，愈來愈激烈的戰爭敵愾上，在短促而殘暴的亞述帝國全盛時代上，在輝煌的尼布甲尼撒的巴比倫王朝上，都可以看出他那與眾不同的事蹟。

蘇美族文化上的基本要素在這一段重要時期中大抵開始形成於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他們的言語雖然有了變更，但美索不達米亞人的書寫却繼續地以楔形文字鐫刻在泥版上，蘇美族的紀念性建築物以巴比倫高塔（Tower of Babel）及尼布甲尼撒的高空花園為集大成。從公元前三千五百年到二千五百年的千年間，那裡存在着不同自由城邦的政治模型，同時也不斷地有野心勃勃的統治者想征服他們的鄰邦，不過直到公元前二十四世紀以前誰都不曾統一過兩河流域的土地。之後，蘇美族間的流血爭鬥總算暫



阿加德的統治者薩爾恭

時停止了，因為那時出了一位有史以來第一位偉大的征服者，阿加德的薩爾恭（Sargon of Akkad），他統一了兩河流域，成為自史前的曙光時期進入有文字紀錄的光明時期的第一位有力量的人類領袖。

薩爾恭崛起的地區叫做阿加德，是一條狹長的地帶，地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斯河在相距僅二十英里之處會合而入海峽，他一個又一個地擊敗了古蘇美族的城市之王，於是便自尊為遠迄波斯灣這一大塊平原裡的雄主。當他征服美索不達米亞以後，薩爾恭又向國外發展，他領導軍隊東向到依拉姆（Elam），疾驅他的驍捷的弓箭手向西向遠達地中海。穿越亞細亞諸國，征服黎巴嫩，也許還侵略了塞浦路斯（Cyprus），他的無堅不摧的戰役使他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大帝國。因此由他開始在統治權上產生了一個新的觀念：他使自已成為整個領土上的統治者（跟以前統治一座城市者已相去天壤）。雖然他的繼承人繼續他的征服計劃和擴展領土，但每一代總得引起革命和叛亂，薩爾恭帝國最後因受東方山區蠻族的不斷攻擊而終於在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崩潰了。

繼之以來的便是政治上的無政府與混亂時期，使後來的史籍編纂者們喟然嘆息：「似王非王。」最後到公元前二二二五年，古蘇美城之一的歐城（Ur）產生了一位名叫歐·奈姆的國王，恢復了統治權，自稱為「蘇美與阿加德之王」，這一位多才多藝的建設家和改革家建立了一個統一的帝國，在不同與進步的蘇美族的新君主政體下統治了

一個世紀。在歐·奈姆的十八年統治中，他在莫里圖（Eridu）拉迦錫（Lagash）烏買（Umma）賴薩（Larsa）阿達勃（Adab）和尼浦耳（Nippur）等地建造了許多偉大的寺廟。同時在歐城他建造了一座蘇美族最偉大傑出的建築物，那便是奉獻給月神南娜（Nanna）的巨大廟塔，它聳立於蘇美平原上，高達八十呎，基層長二百呎，寬一百四十呎，共分三層，可自三座紀念碑式的梯階上達頂端的神龕。

在歐·奈姆和他繼承人的統治下，蘇美族開始了文化復興，使他們的文明進入更輝煌的新紀元，和平與繁榮又降臨人間；貿易擴展，重量和計量都定了標準，文學也欣欣向榮；蘇美族文字的教科書在學校中採用，這是蘇美族的黃金時代。若干世紀以後，巴力斯坦的猶太人這本溯源，自傲地認為自己是曾為歐城市民的阿伯拉罕之後。

但不可避免的災害又再度降臨。公元前二千零二十五年時，自東方來的依拉姆人（Elamites）和自西方來的阿摩立人（Amorites）蠶食了全境。這雙重的侵略使蘇美人的城市受到廣大普遍的毀滅，自此以後永遠無法恢復，而他們的統一國家的歷史也從此壽終正寢，但最重要的却是蘇美族的滅亡乃是人類歷史的浩劫，因為蘇美族的文化，也就是繼續了一千五百年的人類最古老的文化，終被摧殘殆盡。有一位偉大的匿名詩人在他的不朽輓歌中有着如下的生動記述：

啊，這墳墓高峻的城市，你的土地已被摧殘。

文字刻了約三千六百行，罕穆刺俾法典代表着人類進步歷史上一項重要文獻。古代箴言「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也就是第一次明白地在這一部法典裡述出，雖然在法典中也曾強調對惡算必須公平，上層階級必須較窮人在正義上有更嚴格的負擔，不過有許多刑罰在同時代的標準看來似乎又失之過嚴：例如謀殺他人的兇手固然要被處死刑，連小偷、妖術惑眾罪、姦淫罪，以及有關生命控訴案的偽證罪等也都須受此極刑，法律上又列明服務費用以及結婚與離婚的規定。罕穆刺俾的輝煌王國在他死後僅維持了數十年。山區裡的侵略者又如洪水般吞噬了這巴比倫富庶的城市，自此以後，底格里斯和幼發拉底斯兩河流域幾乎有一千年淪沒在不能振作的黑暗裡。當巴比倫再度在歷史上出現時，那已是隸屬於強盛的亞述王朝，而被屈居於較次的地位了。

亞述人的主要城市是亞述（Ashur）——這是他們萬神廟中的主要神祇的名字——這座亞述城座落底格里斯河上，在巴比倫之北約二百英里，土壤肥沃而地勢高亢，在這裡因族與阿加德族強壯耐勞的後裔竭力抵抗着來自四周各處的殘暴侵略，他們在強敵壓境的困難中建立了這個有常備軍的軍事國家，他們所遇到的慘烈的戰爭在歷史上可謂絕無僅有，他們的兵士有史以來首次裝備了鐵的武器，首次應用有力的騎兵和以馬駕駛的戰車，首次使用圍城機械——撞城鎗與高與城齊的雲梯，周圍以金籠包裹，一如今日的坦克。

啊，這城市，一如那天辜地被剝肉的母羊；

啊，歐城，一如那無辜地被奪去愛兒的山羊……你那痛苦的哀悼——向上蒼低泣又何時得解憂傷？

它們的城郭已被摧毀；人民在悲慟追吊……往日漫步所經的高峻城門，今日已屍骸當道。往日狂歡宴樂的廣闊街衢，今日縱橫僵臥……他們的屍體，如日下之脂，悄然溶化……不能離家的年老男女盡付一炬。

在母親懷抱中的嬰兒，一如魚兒的隨水逝去……土地已被判摧毀；人民在哀悼唏噓。

經過幾世紀的渾沌草昧以後，統治權又移轉到北部幼發拉底斯河上的一個城市裡，不久這裡又成為古代世界中稍具重要性的都城之一，這便是巴比倫，在公元前一千九百二十二年左右。一位名叫罕穆刺俾（Hammurabi）的年青而勇壯的統治者在巴比倫成功地加冕了冕。在他的四十二年統治中，他使巴比倫成為繼蘇美與阿加德以後的特出霸權中心以及古巴比倫王國的都城。他一生最偉大的成就便是那部著名的法典，在這裡面他將現有的法律以及一直追溯到古蘇美時代的商業與社會生活的慣例都溶合在一起，有系統地加以排列，然後加以增刪修正，最後將它們雕刻在一塊黑色的閃綠石柱上。現在這一塊石柱尚兀立在法國羅浮宮裡。這一部份法典包括三百條法令，以巴比倫的楔形

除了上述這些發明以外，亞述人似乎天生有着殘暴戾的氣質，在歷史上幾乎無與倫比。此外亞述人也屬於雕刻與書寫——作為宣傳之用。因此他們的皇帝亞述奈斯帕爾（Ashurnasirpal）曾自豪地說：「所有反叛者的首領均被我剝皮處死，我將他們的皮懸掛在柱上，有些次要份子我把他們吊死，其餘的細細掛在柱上，還有一些我把他們排列在尖柱上……」另一位皇帝說：「我燒死了三千名俘虜：」「從他們仇恨的嘴裡我割下了他們的舌頭：」「我建造的這座紀念碑是用被我割去頭顱與四肢的屍骸所堆成的……」

殘暴偉大的頂峯

公元前八世紀，為紀念他的祖先阿加德人而取名的亞述皇帝薩爾恭二世將亞述帶入殘暴偉大的頂峯，復在他的繼承人西拿基立（Sennacherib）愛沙哈頓（Esarhad-ton）和亞述奈斯帕爾（Ashurbanipal）之下，亞述擴展成為世界上向所未有的大帝國，領土之廣古無其匹，它的範圍自波斯灣伸展到地中海，自亞細亞的明諾（Asia Minor）到尼羅河。西拿基立以尼尼微（Nineveh）為首都——「福哉這流人血的城，充滿詭詐和強暴。」（舊約拿鴻書）為了開闢水源，他建築了人類首先應用的著名水道，自三十英里外的山區行來，以白石築成的拱門跨越了低窪的山谷。在亞述奈斯帕爾的統治時代，戰爭稅拖垮了帝國的，所以在他逝世的幾年以後——公元前六二六年——巴比倫

和他們的鄰居米提人 (Meteen) 共同聯合起來摧毀了尼尼微，——古代預言果然不幸言中了：「上帝向北方伸展了他的手，將使尼尼微變得像荒野般的淒涼與乾燥。每一個經過的人搖頭嘆息。」(舊約西番雅書)。

巴比倫人的威權恢復了一個短時期。因為在尼布甲尼撒的統治之下的四十年中，巴比倫逐漸成為新美索不達米亞文明輝煌的中心。尼布甲尼撒時代重建了巴比倫城，極盡奢華之能事，以致後世希臘人居然將它列入世界七奇的光榮中，他那為供奉巴比倫主神 Marduk 而建立的殿塔引起了巴比倫塔的美談，他那皇宮的露台上，種植着半熱帶的青翠草木，成為舉世聞名的巴比倫空中花園，尼布甲尼撒一死，巴比倫王國又如曇花一現般的崩潰了。公元前五三九年，巴比倫最後一代皇帝伯沙撒 (Belshazzar) 看到了城牆上的手書字跡，下城決闕為波斯塞勒斯王 (Cyrus of Persia) 的軍隊戰敗。自此以後美索不達米亞的歷史便轉移到外族人的手裡——波斯，希臘，羅馬，阿剌伯，土耳其。

到今日，在這一片平原上留下來的古城輝煌遺跡，已只是些楔形文字的斷簡殘篇以及半埋於曠寂無言的沙礫中的廢墟了。埃及的金字塔，雅典的希臘神廟 (Parthenon) 到現在還依然是旅行者的遊覽中心，每年受千萬遊客的訪問，但歐城的遺跡却寂寞地兀立在伊拉克沙漠的虛墟中無人顧問。在古代遺跡的幸與不幸中，一度在人類歷史上燦爛光明的歐城也許是最足以對歲月無情發人深思的了。

施依絲今年三十五歲，她在十歲時，患了風濕性熱症。幸運的是她的病未被發覺，得到了適當的治療。她的父母聽從醫生的勸告，使她休學在家中作六至八週間的靜養。但施依絲的家庭人口衆多，農園裡有許多雜役須她的父母來處理，因此施依絲未能得到休息的效果。三個月後，施依絲離開床褥，醫生在檢查她的心臟時，聽到了雜音，於是她的父母首次聽到了駭人的診斷，施依絲患了風濕性心臟病。

施依絲的日常生活在最初並未受到嚴重的影響。她遵守醫生的忠告，不做任何競爭性的運動。假使能徐徐為之，她尚可上下其住處附近的丘陵。她二十歲時結了婚，其後並正常地生了兩個孩子。

原子藥品

陽天摘譯

當施依絲年屆三十歲，她那烙在一心曠上的傷痕，開始帶給她以嚴重的麻煩。首先她感到呼吸越來越短促。夜裡一連串的咳嗽，使她無法平靜地臥下。她先使用兩個枕頭撐起頭部，以減輕呼吸的困難，後來竟須增加到三四個枕頭才可能喘出氣來。她時常一直咳出血來，並有過一二次為了救治她的「肺浮腫」，必須馳往病院以求補給氧氣及使用其他的麻醉藥劑。肺浮腫是指人體的肺臟氣囊部分，浸入了由血液滲出的液體症狀，患者在這種情況下，頗有被浸死的危險。因為滲出的液體，阻害了維繫生命的空氣進入氣囊。施依絲的病症發作日趨頻數，就連一極輕微的動作，

一度崇高巍峨的殿塔，為風雨時間所侵蝕，迄今尚隱現於閃爍的廢墟之上，圍繞着它的是伊拉克的平原，以及在丘陵中殘存而夷平的蘇美古城 (Sumer)，在它的頂上覆蓋着蒼白的天空。在它的東北方，幼發拉底河在它今日的河道中泛濫着幽闊的綠波。殿塔的南方是古城的遺跡——孤寂的無頂屋宇依然留存着低矮的墻垣和彎曲的街道。但是歐城的現代居民却都是些蛇，鳥，狐，鼠了，牠們為了躲避炎烈日在這裡尋覓了蔭蔽之所，饑餓地隱匿在頹壁殘垣與陰涼的拱頂地下室中，與四周的棺木荒塚為伍。

(本篇完)

譯自生活雜誌 July 9 1956

拾穗稿約

- 一、歡迎適合本刊性質之各種譯稿。
- 二、來稿請用直行稿紙繕寫，如有插圖請用墨繪以便利製版。
- 三、來稿一經刊登即酌奉津貼，並於該期拾穗出版後十日內匯奉，稿費計算辦法調整如下：
五千字以上者千字四十元
五千字以上五十五字一萬部份千字三十元
一萬字以上部份千字二十元
- 四、來稿請詳細註明原文出處，如書名，雜誌名，出版日期等。
- 五、未能刊載於本刊之稿件，一經決定即行奉還。

也會使她陷入喘息狀態。她接受了一次心臟手術，但結果很壞，情形較手術前還不如，她想無痛苦地走過她的房間都不成了。她祇能整日地躺在床上，床畔經常地放置着氧氣筒。她大量地服用指頂花葉製劑，並隔日注射減輕肺浮腫的藥針。她的前途看來真是毫無希望了。

您是否曾感到驚訝呢？發生在地球的另一半面，陷萬千人們於傷亡毀滅的大事件，竟會給施依絲帶來了新的希望。實際真是這樣，八月六日我在日本廣島的原子彈放射能，復在建設方面顯示了它的潛力。施依絲就是最先接受原子能治療，因得起死回生的一人。

在製造原子彈的過程中，原子堆是必須使用者。某種產自原子堆的化學藥品，雖自原子堆移去後，仍繼續保持其放射能力，從這些物質發出的放射線中，亦有與X光線相同者。當這種化學藥品被導入人體時，在其滯留部分繼續放射而絲毫不損及人體，這種放射可用蓋氏探測儀器及閃光測驗儀器等偵知。

治療施依絲病症所使用的化學藥品是放射性碘 (Radio-iodine) 或稱 I-133。碘質進入人體後，實際有百分之九十五是集中於甲状腺裡。那是位於喉突之下呈馬蹄形，支配人體代謝作用的內分泌腺。它也是人體的調溫器，調節人體的化學作用的溫度，因此它具有控制心臟工作急緩之功能。

假如現在給與依絲一種藥品，它並不直接影響她的心臟，而能通過甲狀腺的功能，減輕心臟負荷達30%—40%時，那麼處理她的心臟病症狀是可能的。

當醫生把這個新療方，告訴依絲時，她的第一個詢問是「這種新治療需時多久？」

「僅作一次就可以了。」這回答使她感到意外。

「是痛楚的注射吧！」

「不，只是喝一點藥水。」

「這種藥水對我的心臟發生何種作用？」

「這要稍費解說，依絲：大體是這樣：妳所服用的一種無色無味的藥水。它產自原子堆，含有放射性碘。當放射碘進入妳的身體後，將為甲狀腺吸收。它將減低甲狀腺的機能及新陳代謝率，藉以減輕妳的心臟負擔。」

「這種情形要好多久才會發生？」

「服藥後三週內就可見效，藥力將維持三個月之久，這時藥力雖已散盡，但有裨益的效果將永駐於妳的體內。」

「治療的結果，我是否會感到一些副作用？」依絲希望知道。

「是的，某些生理的變化將會發生，但緩慢到妳無可察覺的程度。妳的體溫將會降低，皮膚會較前乾燥，聲調也變成深沉的。妳對空氣將更為敏感，但另一方面在熱天裡，妳會較別人坦然些。妳的舉止動作變得更為審慎而從容。」

「這些都無關緊要，」依絲回答說，「比我想像中

I-131亦用以治療甲狀腺機能亢進症。這病亦稱為格雷弗司病（Graves Disease）——突眼性甲狀腺病。多見之婦女，且大部分患於生活轉變之際。病人在症狀亢進後陷入極度的神經衰弱，性燥易怒，體溫上升，兩手顫動，再後兩眼漸呈突出狀。病人食量雖增大，體重反而減少而且汗流如滴。此症若不加以治療，狂亂的心臟悸動，終將引致心臟病的結果。

目前就是患此病的一人。醫生在診斷後告訴她必須立即治療，以除後患。

「大夫，我需要動一次手術麼？」她惴惴地問道。

「不久以前是這樣的。過去我們治療這病的唯一方法，是剷除甲狀腺的腫大部分。但在今日情形已不同了，我們可以給妳一點特製的水喝下去，就可以收到同樣的效果。」

「甚麼？」貝蒂吃驚地問說。

「那倒不是普通的水，可以稱它為原子雞尾酒哩！真的，這種藥水無論妳嚐或看，都與普通的水一致無二，但其中溶有微量叫做I-131的放射性物質，妳服用後，這種物質將進入妳的甲狀腺，減殺它的機能，使復歸正常狀態。」

「我是否需要入院？」

「不必要的，妳馬上在這裡就可以服用。」

「藥價很貴吧？」

「呃，在妳所喝過的藥水中，這大概是最高貴的一種

的好多了。我何時才能服用這種藥水？」

「奧克里吉（Oakridge）的班機一到，妳就可以得到牠了。」第二天藥品就送到了。

於是依絲喝了她的原子雞尾酒，在最初二週內，看來沒有甚麼變化。其後她漸漸變得安靜起來，也能比較舒適地躺下來，不再像以前那樣發作煩躁了。三個月後，一切治療都停止了。依絲已可無畏地繞屋而行，她恢復了自信力後，更不時做短途散步和戶外遊憩。五個月後，她復操家事，除掉那些繁重的雜役。

兩年半過去了，在這一時間內，依絲從未再發作過。她已忘掉那些夢魘般的夜晚！每一呼吸都像是她的最後。

今日類似I-131這種放射性藥品，已廣泛地應用在醫療研究上。因為這些物質無害於人體，進入人體後，可隨其放射線查出所在的部位，所以做為探索用藥品功用最廣。例如我們想明瞭食物在人體內，如何經過消化系統及最後入於何種器官組織時，我們祇要在食物內注入些放射性藥品，然後使用探測儀器偵查被驗者的身體各器官就可了。這樣，您在晚餐中食掉的牛肉扒，可一直追蹤它到肌肉裡，骨髓或身體的其他部分。

植物如使之生長於放射性二氧化碳空氣中，或施以放射性肥料時，即可培植出放射性植物。甚至洗衣機製造工業亦可利用它檢驗製品的性能，他們把要洗的衣服，沾上放射性藥品，然後入機洗滌，當洗衣機完成輪轉時，取出檢查殘留在衣物上的藥份的多寡，以決定製品的優劣。

了，但我敢說和妳如果入院動手手術時所需的費用比較起來，還不及三分之一哩！」

貝蒂吃了藥，三個月後她完全康復了。現在講來這已經是個老故事了。今日這種治療考慮的是病情的差別。醫師按照病人個別的情況，以決定治療方法是件重要的事。心臟病中之狹心症，常伴有胸部的劇痛，這表示心臟在迫切的呼求着氧氣，這病也可使用I-131來治療。

正如一般所知者，使用和處理這類放射性特效藥品，必須極度的審慎，以保護患者，醫生及管理它們的技術人員的健康。大量的放射性物質，對任何接觸它們的人，都形成極大的危險，因此，美國原子能委員會對於每一位許可使用此項放射性藥品的醫師，均予以嚴格的監督。同時為求公眾安全計，此類藥品的發售僅限於在這方面訓練有素的醫師。特許的商人，把整裝的藥品分裝成適合用量的散裝出售。所以在適當的使用下，患者所感受到的放射能，常較連續的X光照像為少。

放射性物質做為治療及診斷的工具，將更有驚異的開展。加州的腦瘤患者，因此能及時發覺而獲得了有效的治療。又如Brookland實驗所，正從這方面研究治療腦癌的方法。放射性金已顯示出治療卵巢癌的新希望。放射性碘在治療甲狀腺症上，甚至在蔓延其他器官組織後，也獲到了一些效果。當然這些新技術，現尚未臻完備，但從事研究的天才們，知道如何掘發宇宙的總力，並及時應用這些知識來減少人類的苦痛。

譯自 True Romance



請勿拒絕病理解剖

曹中信譯

在醫學昌明的今天，病理解剖是最充滿迷信和最被人誤解的了；然而最能使科學進步以征服疾病者，也莫過於病理解剖；不幸迄今每天仍有很多的人，拒絕死者的死後檢查。醫生也最沒有勇氣面對新近死亡病人的家屬，要求將死者作病理解剖，因為對悲哀的親屬而言，這種要求即使不算是殘忍或泯滅天良，至少也是一個嚴重的刺激。在他們極度悲傷的時候，這種要求往往遭到拒絕，那時刻任何醫生也很難幫助家屬了解病理解剖的價值，當醫生提出這類要求時，親屬們的最初反應是：「他已受够了痛苦」或者「即使這樣，對他也沒有什麼幫助了」。有些人甚至相信病理解剖是喪魂神明，有些人認為損毀屍體，凡此種種「屠殺」與敗壞的觀念總會油然而生。然而以上各種感覺都是不公正的。病理解剖或死後檢查

查只是要找出病人死亡的真正原因，此處所指的病理解剖，是徵得死者親屬同意而在醫院中作的檢查，它應與驗屍官強迫執行的檢查和懷疑謀殺或意外的屍體檢查加以區分。在醫院中的病理解剖，是由病理學家執行，他也是一位醫師，但他對疾病時生理的變化，有特殊的知識和獨到的見解，病人的主治醫師，也可隨時檢驗，這種解剖，必需在死後數小時內實行，它也和外科手術一樣，需要清潔而有條不紊，解剖時間往往得花一兩小時以上，並將有問題的組織，送到實驗室作更詳細的檢查。

死後檢查最容易找出死亡的真正原因，甚至是本來根本不知道的原因；在這種情形之下作要求，親屬們往往同意病理解剖；然而病理解剖的目的，泰半是用以證實醫師的診斷，在這種情形下，親屬們就要問：「為什麼知道了死亡原因，還要作病理解剖呢？」首先，我們要知道沒有一種診斷是絕對正確無誤的，其次，即使診斷確切，但醫師的知識、技術和信心，也會因證實了他的診斷而進步，此外，病理解剖找出死亡原因後，也可在病史上留下照像的記錄，可以指出病程的進展和那些生前不能解釋的症狀，同時更可以發現病人非致死性但為家族性的疾病，這對

未來的病人自有極大的幫助，於是由於缺乏知識所導致的錯誤，便可以避免了。

在解剖台上得到的知識是醫學教育的基礎，病理解剖更是研究科學的最佳工具；開胃切除術乃在解剖一位因腸尾炎轉成腸膜炎而死的病人後才發明的，此外如癌症，心臟病、肺炎、結核、血液疾患及其他許多疾病，都是經過它而發現，無疑的，病理解剖對預防疾病和死亡，曾提供了極大的貢獻，且在增長人類壽命的任務上，扮了一個重要的角色。一旦死者親屬們知道了這些事實，知道病理解剖對醫學有極大的貢獻，多數會同意醫生這類的要求，並且這種死後檢查的結果，可以立刻直接送到死者家中，讓死者親屬們知道真正的死因，因為最令親屬們煩惱的是懷疑他們自己在死者生前未曾給予很好的防護，例如一個嬰兒死在搖籃內，周身呈現窒息的發紫現象，這位母親一定醋責自己沒有更小心地看護嬰兒，沒有常常替他翻身，或是給他蓋的被子太重，否則嬰兒便不會悶死了。可是，病理解剖却證實了這個嬰兒是死於先天性心臟病，此時母親心中的犯罪感才能消除。

大多數的人對其所愛的人死後都具有一種罪惡感，一位糖尿病患者來住院，醫師給他特別飲食和胰島素治療是絕對適當的，但這位古怪的病人經過他妻子的催促才勉強接受這種治療，不幸的事在幾天以後發生了，一早護士發現這位病人僵臥在病床上，早已魂歸西天，這時死者的妻子堅決認為她丈夫是因為胰島素治療的不當才死的，同時

埋怨自己不該勸丈夫接受胰島素的治療，她威脅着要自殺，醫師的保證對她也無效，直到病理解剖後，她才接受了事實——她的丈夫死於肺栓塞，一種與醫院治療毫無關係的死因。

病理解剖對家屬們的利益，有時更為直接，例如一位看來是死於肺炎的病人，病理解剖却發現他是死於突發性急性肺結核，檢查他家屬的結果，找出其中一人也患此症，由於早期發現，治療當更能收效，同時其他健康的家屬，也與這患有高度傳染性疾病者隔離。又因為許多疾病是有遺傳因素，因此診斷一個病人時，往往要知道他父母或親屬的病史。醫師詰問病人父母的死因時，多半只得到「年老」的答覆，其實單純的年老並不會致人於死，所以死後檢查以確定真正死因，也就是找到了患者生前的整個病史，這對於仍生活着家屬的健康問題，就有了更佳保障。

瞭解病理解剖科學和親屬的價值後，還依然有人拒絕死者的死後檢查，這乃由於一種流行的錯誤觀念在作祟，其中最主要是認為死者已受够了痛苦，不該在死後再有什麼不適了；但我們都知道死亡使身體全部機能都停止，包括神經系統在內，因之病理解剖不可能再給死者任何痛苦了。其次是認為屍體的毀容，其實這也是不確實的，因為病理解剖只將胸腹部切開，然後還要縫好再穿上衣服，即使有時要把頭部切開，那也只在後面而不顯現，總之對死者最後遺容是無損的。還有人認為解剖死者被某種宗教教條所反對，但事實上沒有任何主要的宗教反對病理解剖

耶蘇正教允許在死因不決或對科學有助的情形下，進行病理解剖；宗教相信肉身復活必須是整個身體都埋葬，故此醫院將解剖取出的器官保存完整，俾便與屍體一起埋葬，許多偉大宗教的領袖，包括天主教教皇，都會被病理解剖，而無數的人，更因此得到恩澤。請記住，這種對科學的偉大貢獻，可以惠及無數後人，包括自己親屬在內！

譯自：Today's
Health, March
1966

美國教授看蘇俄學生

思源譯

「哈佛大學教授及其蘇俄研究中心執行委員，馬利，凡蘇氏，對於蘇俄問題素有研究，所著『蘇俄是怎樣被統制的』一書，詳論蘇俄政府組織，去年秋季凡蘇氏往蘇俄旅行，一九三二年至三三年亦曾在俄居住一年，此次爲一九三三年以來第一次訪俄，他會說流利俄語，大部在俄時間均同大學生與教授交往，這篇報導是由他日記摘錄而成」

列寧格勒——我是在午夜後半小時抵達列寧格勒的，由赫爾辛基至該地約有三百哩計十四小時的路程，他們已替我在奧斯托亞旅館訂好了房間，第二天清晨，由一位愉快的嚮導陪同，乘著有司機的繁姆牌汽車，遊覽全城，嚮導小姐是列寧格勒大學外語系的學生。專攻瑞典文，也懂英文，但並不好，所以我們仍用俄語交談，她說自己生於列城，由口氣中顯出她愛故鄉，給我的印象是：一位有教養並且愉快隨和的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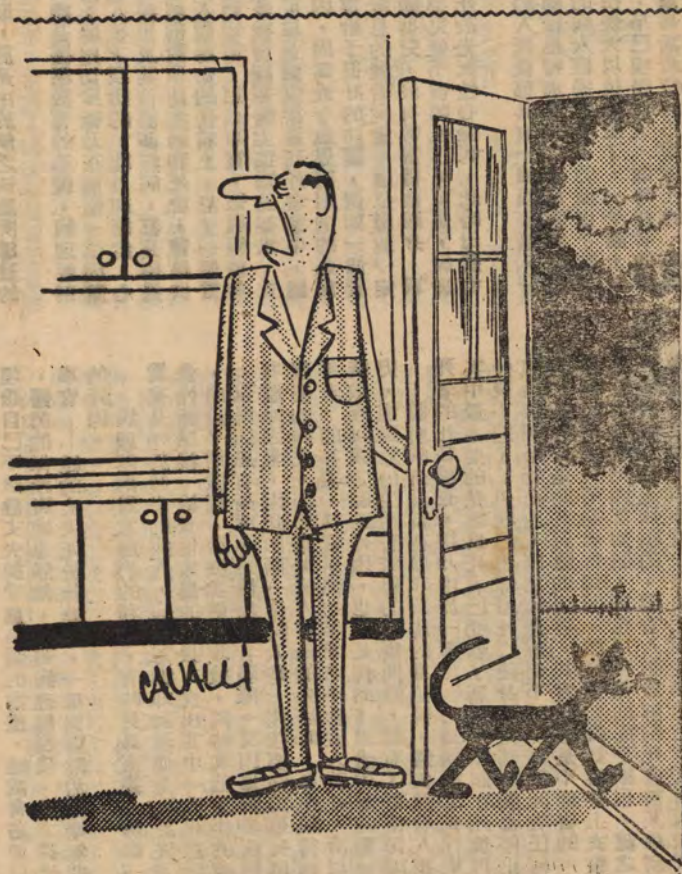
這個城市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市中心區雖然經過了二十三年時間，但並無太大改變，祇有顯得破損與頹廢，但該城也有不少新開拓的區域，例如郊西區正有不少新

公寓在建造，一般說，難得見到戰爭破壞的痕跡，市區大部經過修繕，但新造或修繕的建築做得很壞，新造的房子外牆已在脫皮，房子都很擠。按照官方規定，每人可得九平方米的居處。實際上還不到這些，但是主要市街以及人行道却是乾淨，與多年前訪俄時截然不同。

老年人看上去很頹唐，面孔起皺紋，並顯得悲傷，如果你知道列城的實況你就不會以此爲奇。年輕的一代，尤其是孩子們，顯得精神十足。當然，年輕人看上去比四十年前走得較快，而且是有點神氣的，工業訓練似乎已收到了效果，衣着一般都是馬馬虎虎，但來來去去的軍警却衣著整齊裝飾考究。在這種社會裡，使人很快就感到擔任軍職是有前途的。

我還未踏出旅館，就有一個像弄黑市買賣的人來追詢，他向我買衣服，我回說沒有，同時告訴他這是違法的，他說：「大家都如此。」我仍說沒有，他祇好離開。對我投以驚奇的眼光。

在唐納基（俄語書店之意），我爲兩位無線電學校的學生拖住，他們正學英語，希望練習一下，他們詢問我對



漫畫：我寧可喜歡老鼠，至少牠們會自己進出！

列城印象如何。後來聽說我不是工程師感到很失望，又聽我說自己是政治學教授就很快的離開了，以後又碰到兩位學生交談較多，他們也是想練習英語，對我說是列寧格勒大學新聞系的學生，對於鐵幕外世界現勢很有興趣，並說史太林死後覺得自由多了，他們擁有一部短波收音機，可以聽到「英國廣播電台」的播音，對其客觀性的報導頗感興趣，他們可以聽到未經改編或渲染過的新聞，但他們說「美國之音」內容却參差不齊，有時聽上去很好，有時太多宣傳，而且常常有雜音，不如「英國廣播電台」易收，他們對「自由無線電台」的印象最壞，名之為雜混。

他們極力能赴美旅行，但認為可能美國國務院會從中作梗。這顯然是真理報宣傳的結果，談到入境時需打手印，在他們認為是一種侮辱，一設講，他們對外界事物極為好奇，雖然我告訴他們不少與他們所知相反的事實，他們仍然問了不少問題。

他們看上去很友善，而且樂於與美國人交往，所以我們分離時他們竟說「祝美蘇友誼萬歲！」在談話中，我說美國一九五五年生產汽車至九百萬輛，希望少造一點，否則街上太過擁擠，有無法通行的危險，那兩位新聞學的學生却說：「我們希望有這種危險。」

下午我去米却地下鐵道，並逛書舖，你不能否認地下鐵道是一個顯著技術性的進步，發覺看技術書籍的人真不少。這與政治書籍架台前人物稀少成一對照，由此可見技術主義在操縱着蘇俄。

在跳水中，這顯然學自美國。音樂緊張處大吹口笛，舞伴中也有不少男與女或女與女同跳的。

這同二十三年前相比又截然不同，那時禁舞，所以跳舞都是偷偷摸摸的，但現在政府却自願或勉強的容許跳舞。甚至於在公園裡造一舞池，並供給樂隊，大部份跳舞的人都很正常，間有吃醉酒的或太保太妹，祇少我看到一起毆鬥，在人群中，你會感到大家如渴如飢的尋找快樂生活，自單調呆板的現實中求解放。

在列寧格勒時，我又參觀了烏特沙·普哈羅伐中學校（十年制）。沙皇時代稱為第三高等學校，據說托斯也夫斯基，普式金均曾在此受教，該校校長對此驕傲傳統會一再強調，我看了一班學生上課，他們對生活起居的嚴格管制，予以極度的印象，我想這未免過份了點。

教學情況參差不齊，在較差的班級課上，我發覺這情況不能全部由學生負責。在九年級的歷史課上，正發覺這情況彼德時代的經濟發展，解說純然基於馬克思理論，却看到教員對俄國與西方交往而得的益處非常重視。一般說，學生很認真，亦很用功，但祇是死啃教科書。祇少，在我參觀時，未見他們自由自在的討論。

有一位交談較多的先生說他兒子在列寧格勒大學法律系讀書，已被召往集體農場參加收割工作，法律系因為農忙到十月一日才能開學，此事使我至感興趣。因為當我在法律系的一個班次上旁聽時，他們明知我知道九月一日開學但仍說學生正在放假，教授們顯然認為最好不要告訴我們。

衛生主義在操縱着蘇俄。

夜間晚飯畢，我去散步，為一對情侶所邂逅，男的說是個博士音樂迷，我們一同散步很久，男的在工學院讀書，對美國很崇拜，他在電影上看過紐約城，想起來紐約定是世界上最奇妙最奇的城市，他對美國的汽車着了迷，要我說出美國各廠家的出品及其價格，（如果價格照官價折合盧林實在便宜得嚇人。）但他說最喜歡的仍然是爵士音樂，他撥無線電時總找爵士聽。

他認為阿姆斯特丹是最好的爵士樂隊，並說出一大串爵士樂隊的名字，我却既所未聞，他說列城有黑市爵士唱片出售，工學院學生用廢X光底片翻錄爵士樂，這種唱片在市百倍供不應求，他說列城的生活太單調，他的許多朋友愛好爵士樂因為樂調使他們愉快，他心目中的美國是一個奇異的國家，大家很快樂，常常跳舞。

第二天我花了兩小時參觀列城的公共圖書館，看珍貴書，書架及閱覽室，看到不少英文書籍，包括列列著「蘇賽地特斯」(Thucydides) (註)，凱爾遜著「法律原理」及美國政治學雜誌均放在閱覽室過道的櫥窗裡。參觀時經過「特別圖書部」房門緊閉，我未表示意見，但耐人尋味的是圖書館中仍駐有警察代表。

晚上，我在後街散步，然後至文化公園，那是一種令人難忘的景象，兩千位青年男女，在蘇俄式爵士樂中大跳其華爾斯及狐步舞，大多數舞伴們祇是走來走去，但也有

學生已下田工作。

三

莫斯科——我抵達莫斯科時是上午九時四十五分，他們已替我在國家旅館安排了一座豪華房間。吃早飯的三分鐘間就碰到三位認識的學生，然後遊覽全城，與一九三〇以後的年代相比之下，莫斯科變得太驚人了，那時莫斯科像一個散漫的鄉村。現在看上去却像世界首府，許多闊闊的馬路以及高聳的摩天樓，大學校難於在其中，但在此動人的景象後，莫斯科仍有倒塌及破舊的房子，即使在戈基路（莫斯科的第五街）的半條街以外，就可見到這種情況，你祇要經過紅場不遠處的橋樑，進入佳木斯基區，就可見到貧民窟，與列寧格勒不同之點的是，莫斯科人的看上去衣着較為整齊，很顯然的，莫斯科的物資供應較為充裕，祇少在戈基路的櫥窗裡仍可看到一點歐洲的風格，在莫斯科外國人太多了，沒有甚麼稀奇。但我却見到一部大使館用的中型旅行車，為許多人圍觀，贏得不少敬羨的批評。

在吃午飯時碰到一位新聞記者的朋友，他建議我參加下午在墨西哥使館的招待會，在這場合，可能蘇俄的大亨們會來參加，雖然使館在背街，但附近已經警戒。看見成排的汽車，載着大使及蘇俄領袖們赴宴，我們到達較早，可以看到各色人物的會齊。

蘇俄顯要們集中進門廳的房間內，互相聊天，或與其墨西哥大使主人寒暄，我請那朋友相機為我介紹，當葛羅米柯空閒時，他介紹我前往，葛羅米柯主動發言，我們

開始談論天氣——一談天氣，莫斯科的天氣，更聊到華盛頓的天氣，葛羅米柯硬說華盛頓的天氣要不得，然後他問我的職業，並比較蘇俄及美國大學情形，這時候便館裡幾個人都集中而來，我希望能發生一點有趣味的事。

元老並主席團一員的普渥金到，接席是部長會議執行主席察渥斯揚及黨政委會副主席戈莫夫均先後到場，這時葛羅米柯大喊道：「快點來救我呀！我被美國人包圍了！」然後他將我介紹給普渥金，自己則溜到房子的另一角落。

普渥金是主席團中個子最高大的，約高五呎十吋，看上去整潔而有學者風度，出身工程師，所以他又像生意人，是一位有能力的經理人材，頗不耐玩笑及幽默，我說明自己是哈佛大學教授，經二十三年教職後，公休來俄觀光，他問我教甚麼，我說研究政治學，與蘇俄大學中近似的是憲法組織，察渥斯揚是大眼睛平圓臉的阿美尼亞人，他問我在哈佛大學讀法律的人是否很多，我說是的，大約有一千五百人就讀，頗吸了不少英才。戈莫夫馬上參加我們的龍門陣，他講據說律師在美國很重要，實際上操縱政府，對不對？我说不盡然，但律師在美國確實受重視，普渥金馬上說在蘇俄工程師是最重要的，律師差遠了，最受重視的是工程師及科學家。普渥金的說法予我以深刻的印象——這個政權對於技術及科學教育確實異常尊重。

數日後參觀莫斯科大學時，普渥金的言論即有顯明的

相反，認為很多行為惡劣，先生管教時頗為棘手。

參觀莫斯科大學法律系教課時他們正在談蘇俄憲法，說明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開課之初教授報告這是美國教授第一次來校參觀教學，此時全體學生熱烈鼓掌，直到我站起來致謝意才中止，他們的講解全循正統辦法——在史大林統治下一直如此。

但這課講解無法使學生注意，因為我在旁聽，在這兩百人中，興奮與耳語使課堂無法清靜，開講不久，學生就傳遞小紙條給教授，後來知道是要求我致詞。以後一個小紙條傳了給我，上寫着：「致美國教授，敬愛的教授先生，下課時能否請你講話？」（簽名）一群學生。

終於下課了，教授面向我，問我要不要講幾句話，我站起來以俄語致詞，說我能有機會與莫斯科大學的教授和同學聚首，感到分外榮幸，我說我不預備講話，但願意回答他們所有的問題，他們圍在我的四週，十五至廿人，圍圈，開始許多發問，哈佛大學學生課程如何？畢業後作甚麼事？學生職業由政府分發的還是自己找的？哈佛大學學費幾何？有無獎學金？如果有，包括那幾項？美國學生喜歡體育嗎？他們知道有莫斯科大學嗎？如果有人知道，他們的印象如何？哈佛大學有無女學生？有無黑人學生？為甚麼在美國南部黑人與白人分校讀書？在美國可以看到蘇俄的出版物嗎？讀那種書是否危險？美國學生對蘇聯土運河危機如何看法？埃及是否應該為運河所有國？誰會擔任總統？愛森豪或史蒂文生？民主黨與共和黨有何不同？

佐證，新建築全為理工學院所佔據。市中心區域報廢的舊房子却給歷史，哲學，語言學，經濟學及法律系使用，且認為已經修好了，這座大學是蘇俄社會評價的鏡子，看得出科學與工程在遙遙領先。

我們參觀的路徑經過講堂，運動場以及學生宿舍。但當我們要求參觀試驗室時，他們說，學生們正在使用，希望不受打擾，學生們的宿舍很小，以我們的標準看，馬馬虎虎，但以蘇俄標準看却是奢侈，每個學生有一個九呎長五呎寬的小房間，傢俱簡單但實用，還有個浴間——包括淋浴，澡盆及其他衛生設備——兩個學生公用一間。這與蘇俄一般人的生活相較真是奢侈了。

現在大學有兩萬人包括各地留學生，如北韓，印度，緬甸及其他鐵幕國家，還有來自挪威及法國的，這座新廈變為莫斯科游覽者必到之處。

我同一位意大利學生談天，他在二次大戰後曾來此讀書三年，現在又回到莫斯科，在教授語文，以前讀書時他有很多蘇俄同學。經過一九五〇——一九五三年的分隔，現在又會見了，據他說最大的變化是現在談話可較隨便，他說赫魯雪夫的演說對青年朋友們是一大震動，他們一再詢問思索的問題是——究竟應該相信誰？雖然他們內心懷疑，但祇敢想尚不敢輕動，他們對於現在的領袖不信任，但亦不敢公開反對。

至於學校本身，他覺得現在很注重外國語，但由於師資的缺乏，這政策尚未收效，至於學生他與我的觀感剛好

這許多問題證明他們對美國及美國大學生活的好奇，許多問題顯出宣傳影響他們對美國生活的印象，尤以對有色人種待遇的問題他們最為關切，大體上說，我們的討論並不激烈，當我的答語同他們的黨綱有衝突時，他們並無意爭辯，例如我說雖然有克林敦及德克薩斯事件，但黑人在美國的情況確實日漸改進，他們並未反駁，祇說現在是改良的時候了。

五

基輔——我於十二月廿八日抵達基輔，當我到大街上去散步時，路上碰到一年輕人向我借火點煙，實在這是開始談話的藉口，他想練習英語，其實我的俄語比他的英語高明，所以慢慢的我們又以俄語交談。

這年輕人在讀工程。希望明年能畢業，他說父親死於二次大戰，母親靠撫恤金度日，他同母親及一已婚姐姐同住，自稱是個美國狂。他會讀高柏及馬克吐溫的作品，他知道林肯，華盛頓，知道美國的高聳建築，爵士音樂及汽車，他說他知道幾乎所有的美國工人都有汽車。他聽「美國之音」廣播，希望多談美國少談蘇俄。他說：「其實許多事如果美國之音不說，他也明白。」他也聽「英國廣播電台」，因此知道不少蘇俄報上所沒有的消息。

這年輕人對於基輔非常驕傲。他堅持要帶我去參觀該地的美點，他說目下情況業已改善並繼續好轉。他希望能出國旅行一趟，雖然看上去希望不大，但如果以後對他國邦交改善，他可能獲得這個機會，我希望同他談政治，但

祇是徒勞，因為他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

飯後，我又去散步，距旅館一哩處，看見三個青年人向我投以驚異的眼光，我想他們是要同我談話，但却不願開頭，我繼續散步，在五百碼處，他們趕上了我，看上去他們故意不使我知道他們在追蹤。他們好像是很感興趣的學生，尤以他們當中的領袖，總是搶先發言，我們開始談論美國，很快他們就發覺他們不相信官方的報導，我們希望看到美國的雜誌，但不易獲取。他們喜讀南斯拉夫的波巴報，此報較易獲得，他們認為此報報導外界消息比較客觀。

雖然他們都是黨員，但反對一黨專政，因為如此不易反映各種不同觀點，他們對於黨的指示不大注意，但說史太林死後似乎情況已略為改善，現在同美國人交談可較自由。但我發覺在歸途上，他們却在距旅館數條街處與我道別，他們不讀成赫魯雪夫，但讀成馬林可夫。因為馬林可夫主張生產消費品，他們其餘所崇拜的「英雄」們是朱可夫與莫洛托夫。

對於世界事物，他們充滿了問題——蘇聯土運河，西德的復興，美國的大選，他們的問題並未含敬意，因為他們急於知道外界消息，所以不信自己的報導，希望聽客觀性的消息。他們要我說喬其亞暴動的真相，毫無疑問，他們對於政府的教條主義已起反感。

同他們往來，使我發生一個不易解答的問題，我不知道他們這樣祇因是少年輕浮心理，還是更有其他深在的因

盾，我也就不深究赫氏演說，馬虎了過去，雖然我們的辯論相當劇烈，但結局很友善。他們帶我去參觀課堂及圖書館。

雖如此說，但由於思想的不同，仍然罩着一層陰影。回憶到許多碰到的學生，他們的友誼，他們渴望較快樂的生活，對於美國的天然好奇心，以及幾位對教條主義起反感的友人，使我想起幾句名言：「常常，當人類智力逐漸成熟時，他們再也不會受限制，檢查校核既不可能，緊密防範更辦不到，」我想蘇俄可能已進入了這個階段。

〔註：蘇賽地特斯（Thucydides）為雅典政治家領導獨裁黨與比利克斯（Pericles）對抗。〕

註：The Atlantic
Feb. 1957



漫畫 你要換個位子嗎？這樣你可以瞄準得正確一點。

素？是不是黨已失去控制青年的能力？這些青年是否在接受前所未有的自由？還是依然像他們前輩一樣的服從？分別時我問他們，蘇俄會不會恢復到史太林主義，他們的領袖說這不大可能，但亦難說。

六

卡爾可夫——我在卡爾可夫司法學院逗留了數日，這學院是一個全國性的機構，訓練律師，裁判官以及檢察官，該學院共有學生兩千人，我同教授們作了兩小時的長談，包括五位教授，談論範圍涉及各種項目，如憲法，行政法，民法，及國際法等。他們告訴我該學院的內容，並說烏克蘭法典明年即可頒佈，輸出法律書籍的限制即可放寬。但大部話題在談國際事件，同美國的邦交，並批評美國的情況。

一般說，他們較我前此所見蘇俄界人士顯得敵意，他們是教條主義者。如果我們個別談論，或可解繹一切，他們用典型真理的口吻來解說美國的動向，並嚴格遵守共產黨的路線。

在國際事件上，我們談到常見的問題——承認共匪及入聯合國問題，蘇聯土問題，我們又持不同觀點，談到美俄關係當然又牽扯到基地及武裝西德的問題，但談到韓國却極耐人尋味。當我說美國人都相信北韓先進攻南韓的，而且是由史太林在導演這個悲劇，這時他們都無爭辯，沈默無言。

我想他們的有些回答並非出自真心，實在覺得有點才

口之於味 不同嗜焉

為什麼鄭先生討厭菠菜而鄭太太偏愛吃它？為什麼你喜歡吃乳酪沙拉，而妳的丈夫却對之掩鼻惟恐不及？

味覺的差異，可用一種化學藥品來測驗，這是一種極少為人知悉的藥品，全名甚長，叫做對乙氧基代碳酸胺（*Carbathoxyphenylthiocarbamide*），簡稱PTC。這種藥品的滋味因人而異：有些人覺得它味道極苦，但另一些人却對之味同嚼蠟。

此一特性之發現，早在三十年之前，但迄至最近才被利用為測驗味覺的標尺。這種測驗，對於軍中口糧的選擇供應，乃有極大的幫助。

一九二六年，當亞瑟福斯博士尚在美國西北大學化學系求學時，某一天，他在試驗室中將一撮PTC傾入廣口瓶中，事有湊巧，一陣微風吹過，將少許藥末吹入站在試驗枱對面的同學卡爾嘴中，卡爾忙忙不迭，抱怨這藥粉的味

道奇苦不堪。福斯博士好奇之下，也蘸了少許藥粉放在舌上嚐了一下，覺得毫無滋味，於是他向卡爾說：「你在撒謊，這藥

道奇苦，有的人則認為它毫無滋味，於是發現這其中必有道理，而不僅是一個有趣的事，然而他這發現却被擱置了數十年，才被付諸實用。

自此以後，福斯博士把這「味覺測驗」當作了一日常嗜好。每次他外出旅行或發表演講時，就隨身帶着PTC藥粉，分給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試嚐，大多數人對於這種藥粉的反應是「極苦」或「無味」，祇有少數人覺得它有酸鹹，或苦的味道。福斯博士乃開始調查這些人對於食物的喜愛情形，研究他們對於PTC的反應與食物的選擇有無關連。

其他國家的科學家們，也開始這種試驗，結果發現人們對於此藥的反應，視人種與國度而有分別，中國人和美國的印地安人中，嗜此藥者佔6%（即覺得此藥是沒有苦味者）；埃及人嗜此藥者佔10%，阿剌伯人嗜此藥者佔64%，這裡有一個有趣的發現：就是在全世界的人種中，祇有中國人和純血統的美國印地安人，嗜此藥者佔10%以上，這結果給研究印地安種族來源的考古學家增加了一重理論的證據。

PTC的作用究竟如何？福斯博士和其他的研究人員尚未能完全明瞭，但與遺傳有關，此點殆無疑問，此外，甲狀腺腫或糖尿病對之或亦有影響。

同父母的兒童，可為嗜PTC者，亦可為惡PTC者，但雙胞胎或四胞胎對於PTC的味覺，則是完全相同。關於此現象，美國遺傳學雜誌上，曾有詳細的報導。

粉一點也不苦。」

卡爾不服氣，又弄了少許藥粉放在舌上細細品一下滋味，覺得其味之苦，實不啻於奎寧粉，但福斯博士却堅決不肯相信，為證實計，他取了一大撮PTC粉放在舌上，仍是沒有味道——好似一撮砂子一樣，於是福斯博士對於自己舌頭的辨味能力，開始感到懷疑。

這天他返家後，帶回一些PTC藥粉，分別給他的太太及幾位鄰人試嚐一下，發現有的人認為這種藥粉味



伊里諾斯大學心理學教授何亨及歐登兩教授，曾試將嗜PTC者之唾液，置於惡PTC者之舌上，再令後者試嚐此藥，則無味苦之感，因此該二教授認為唾液或與指紋一樣，乃是因人而異的。

然而這裡還有一個奇妙的現象，至今仍未能究明其故，這就是正常的人，惡PTC者約佔35-40%；但若嗜味人患有甲狀腺腫或糖尿病，則此百分率可增至60%；這裡於是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是否可利用PTC來為甲狀腺腫及糖尿病患者作早期診斷？

PTC雖具有此種奇妙的作用，但其對人類味覺的分類，仍嫌不夠精細，此後不久，福斯博士在杜邦公司研究室中，又發現了另一種藥品：苯甲酸钠，對於人類的味覺，亦有不而的反應，此藥勝過PTC處，就是它具有五種滋味，因人而異，這五種滋味是：苦，甜，鹹，酸，及無味，每類之中，均擁有大量的嗜者及惡者。

福斯博士，使用這兩種藥物，可依味覺將人類劃分為十大類。如果PTC及CB（苯甲酸钠）二者對你都是苦的，你就屬於「苦—苦」類；如果你覺得PTC無味，而CB是鹹的，你就屬於「無味—鹹」類；依此類推。全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分屬於以下四類：即「苦—鹹」，「苦—甜」，「苦—苦」，及「無味—鹹」。

如果你是屬於「苦—鹹」類，那麼你該慶幸自己，因為差不多一切的食物，對你都是可口的。你得憐憫你的丈夫或鄰人，如果他是屬於「苦—苦」

類的：對於他，一切食物，都好似不可避免的負擔；他祇能吃溫和的食物及飲料，任何有刺激味的食物，他都不能忍受。

以鹹菜為例，福斯博士發現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都嗜吃此物，但在「苦」類中，嗜吃鹹菜者佔88%；「而」苦」類中，此百分率降為82%。

福斯博士指出：食品製造商，新製一種食物，舉行嗜味試驗時，此嗜味委員會，必須包括相當數量的「苦」類及「苦」類者，否則，這種食品必不會暢銷。

目前情況，PTC測驗尚未普遍至家庭中，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家庭主婦會用PTC來測驗丈夫的味覺，每名兵士胸前，也可能懸有味覺分類牌，正猶如目前的血型牌一樣。

—完—

代 郵

本人徵求拾穗月刊社出版之溫莎公爵回憶錄，願以偵探小說一部交換，如欲交換者請賜寄台北市博愛路六十五號三樓郭干城收

談 談 鯊 魚

近年來，鯊魚對於人類危險性的問題，成為專家們的辯論中心。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海軍出版了一本訓練手冊，勸告沉溺落水的官兵們，對於海中的鯊魚，勿懷過度的畏懼，另一本通俗雜誌，也刊出一篇文章，標題是「膽怯的鯊魚」；文中指出鯊魚乃是膽量最小的動物之一。按照這一派說法，鯊魚僅是一種外貌可憎，稟性怯懦的一種海魚，你祇消對牠一聲怒吼，或是用拳擊擊，牠就亡命狂逃，因此贊成這派學說的專家們，相信鯊魚惟有在餓極之時，或是落水人在最無助的情形下，才會向人發動攻擊。

然而實際上，自有航海史以來，鯊魚吃人事件即迭出不窮。太平洋中的許多島民，均將鯊魚奉為神明。迄至今日，紅海的土人，仍用尊敬的名稱，稱呼鯊魚，冀求平息牠那兇殘的性格。

實事昭著，鯊魚襲人事件，乃是歷有明證，而非神史傳聞，在鯊魚腹中，也時常發現人類的斷肢殘骸，根據一百五十年來的統計，在澳洲海岸新南威爾斯及皇后島附近，這裡是鯊魚聚之區，曾發生鯊魚襲人事件共二百起。潛水家們，也時常報導在海底受到鯊魚追擊的驚險遭遇。

但就另一方面而言，鯊魚即使是一種吃人的動物，但對於人類的存在，並不足以造成嚴重的威脅，因為鯊魚與人相遇的機會，究竟是微乎其微。而且鯊魚也並非特別嗜

色彩家皇

心中驗試

冷有備一唯
室影攝的氣

：有備們我

希敬

備設材器的型新最
作工術技的確精最
紹介導指於賜客貴

號五三四三話電 • 號四九路公大市雄高



吃人肉，鯊魚有許多種，其中大部份都是無害於人的。鯊魚是一種古老堅強的動物，由於其體型構造之完美，以致千萬年來，絲毫受環境的影響或淘汰。就目前所知，鯊魚共有二百五十種，數量最多的是鯊鯊（Basking Shark）和睡鯊，都是無害於人的，吃人的鯊魚，祇限於以下五種。

第一種吃人的鯊魚屬鰐魚族，惡名昭彰的白鯊為其代表，白鯊的體型龐大，游速快，游程遠，具強烈的侵略性，並曾攻擊船隻。根據一位鯊魚專家的報導，白鯊對於人肉，確是非常迷戀，本世紀中，白鯊在美國海岸襲人的事件，至少發生三起：一九一六年在菲律賓海岸；一九三六年在布薩灣；一九五二年在南加州海岸，此外還有一種叫做Mata鯊的，也是屬於此族，這種鯊魚性喜在水中騰躍，最是漁人的剋星。

—冬晦—

第二種吃人的鯊魚屬「安魂族」，此一名稱的由來已不可考，但由字面的含意，可窺知其危險的程度，這種鯊魚為數既多，分佈亦廣，其中最著名為虎鯊，虎鯊的性情極為暴烈，澳洲的探珠人，認為虎鯊是一切鯊魚中最可惡的一種，西印度群島的土人，也最怕這種鯊魚，虎鯊的行動鬼祟，嗜食死肉，常追蹤獵物至淺水區，亦喜在船塢港灣中潛伏窺伺，虎鯊的胃口奇佳，即使是不能吃的東西，牠

也會張口狂吞。

鯊魚和虎鯊一樣，也喜歡在船塢附近窺伺，鯊魚的蹤跡，有時可深入淡水區。一九一三至一九三三年，在美國南加州海岸襲擊游泳客人的鯊魚，可能即屬此類。

藍鯊為遠洋水手最痛恨的魔鬼；藍鯊是否吃人，雖無事實證明，但牠在海中祇要發現了一隻救生艇，就緊緊追跡不捨。二次世界大戰中，許多船隻發生船難逃命的海員，都吃盡牠的苦頭，藍鯊藍背白腹，目標顯著，最易辨認，其他種類的鯊魚，多為暗灰色或棕色。

尖齒鯊 (Carcharias) 散佈於熱帶的海洋及淡水中，內陸湖中，有時亦可發現牠的蹤跡，由此可證：美國海軍訓練手冊載稱「鯊魚游踪僅限於海洋」一語是錯誤的。除尖齒鯊外，其他各種鯊魚，亦常會侵入內河，根據記載：亞馬孫河 (Amazon)，非洲的塞內加爾河 (Senegal)，塞比西河 (Zambezi)，亞洲的恒河 (Ganges)，底格里斯河 (Tigris)，幼發拉底河 (Euphrates)，馬來亞，錫蘭等地的淡水河；澳洲西部的河流，以及其他區域，均有鯊魚出現。

恒河的鯊魚，時常襲擊在水中沐浴的朝聖客。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九年間，在伊朗的卡倫河 (Karun)，曾發生鯊魚襲人事件凡廿七起，其中半數的被害者，均因傷重而死。這種在淡水區襲人的鯊魚，長度不過四呎。牠潛至深僅及膝的淺水中，咬人的足踝或腿骨，被害者之一是一個

間，有廿三個人在印度洋海岸附近被鯊魚咬死。北半球西印度一帶，也是危險區域，在過去五十年中，鯊魚咬人事件亦曾發生十九起。

美國西海岸南卡羅林州及新澤西附近，在過去四十年中，發生鯊魚襲人事件共廿三起。西歐一帶，則少有鯊魚為患之事，西地中海，在過去一百年中，從未發生鯊魚襲人事件，但東地中海的情形則不然。埃及海岸塞得港附近，在過去十年中，發生鯊魚襲人事件五起，其中三起都是發生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八日那一天！

鯊魚究竟是一種動物，其習慣及癖性如何？雖然從沒有人能够自始至終，目擊牠的一切行動，但根據日積月累的觀察，也可以略知牠的一般習性。

鯊魚有齒有顎，屬於掠食類動物，性喜遊蕩，每天進食有一定時刻，多半是在晚間，牠的視覺及聽覺對於獵食並無重要幫助，許多專家都相信鯊魚具有一種特別的感覺器官，對於震動以及獵物分泌的化學液——特別是從死魚傷口分泌出來的液體——感應極為敏銳。由此可知，鯊魚獵食的最重要工具，乃是牠的嗅覺，關於此點，與獵狗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沒有人確知鯊魚在何種情況下，才向人類發動攻擊，但是我們却知道鯊魚具有一「重複攻擊」的癖性，此一癖性頗與吃人的老虎相似，根據柯柏森的報導，鯊魚在水中選定一人作為攻擊對象後，就接二連三的進攻不停，而不理會旁邊的人，此可以一件事實來證明：一九五二年，十七

英籍的汽車司機，他將汽車駛入深僅一呎的淺水中，下車洗滌車身的污泥，一隻鯊魚咬住他的右踝，將他拖倒，在殊死戰中，他的右腿幾被咬斷，右臂的肉被撕裂，左手及前臂也被咬傷。

第三種吃人的鯊魚稱為鰐頭鯊 (即雙髻鯊)，以其頭部巨大如舵，故有此名，這種鯊魚也時常出現於沙灘附近。一九三一年，在美國佛羅里達西棕櫚灘海灘，游泳客人曾受到鯊魚的襲擊，罪魁便是鰐頭鯊。

鯊魚學家為求明瞭鯊魚對於人類的危險性，曾對鯊魚的地理分佈情況及其襲人事件的次數，作詳細的研究，他們一致公認：在熱帶及亞熱帶的海洋，鯊魚對於人類的危險性最大。

鯊魚襲人事件，大都發生於赤道南北緯線州度的區域之內，澳洲鯊魚權威柯伯森氏，認為鯊魚在華氏七十度的海水中，最易向人類發動攻擊，但在華氏六十度的海水中，亦有鯊魚襲人事件發生；按照統計，夏天是發生鯊魚襲人事件最多的季節；這是因為人們在夏季常去海灘或河水中游泳，與鯊魚碰面的機會較多之故。

澳洲的夏季是十月至四月，在這段時期裡，經常有鯊魚襲人事件發生，而以正月最為危險，鯊魚咬人的時間，多在午後三至四時，地點是在近海灘的淺水中。被襲擊的人，百分之八十是致命的；有時鯊魚還會侵入內河，掀翻小舟，攻擊遊河的客人。

另一個危險地區是南非洲，在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

歲的巴萊威爾遜在加州海岸邊游泳，遭受一隻鯊魚的攻擊，五個同伴趕去救他，把他抬上救生圈，推他浮向邊岸，在漂浮途中，鯊魚緊追不捨，繼續咬了那受傷的孩子一口，但對在一旁援救的那五個人，却是視若無睹。

鯊魚咬的傷口形狀特異，極易認清：通常傷口為新月形；創口過深時，可能有鯊魚的碎齒嵌入肉內，鯊魚下口的部位，多為腿股等處，被咬的人若抵抗時，則手臂及其他部份亦會被咬傷，鯊魚咬人致命的原因，乃係傷口過大，流血甚多，以至虛脫而死。

鯊魚對於本身受傷或疼痛的反應甚微，因此牠在被人殺傷後，依然不停攻擊，雖然沒有人嘗試測驗過鯊魚的智力，但我們可以想見鯊魚的智力極低，牠時常盲目的咬緊舵槳或船木不放，漁人切不可將活的鯊魚拖入船中，因為即使是一條小鯊魚，也會造成覆舟傷人的慘劇，以前曾發生過這樣一件事：一隻被斬斷頭頸的鯊魚，竟咬下一名水手的中指。

鯊魚的武器不僅是牠的利齒，牠那身粗糙的皮膚，也可以將人的身體割破，鯊魚發怒時，可將一艘救生艇打得稀爛。

最慘厲的一次鯊魚襲人事件，是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當羅羅斯可梯亞號在南非洲被魚雷於夜間擊沉後，近千名乘客落水失蹤，其中大部份均被鯊魚咬死，次日天明時，海面上漂浮着無數的斷肢殘體。近年來，潛水運動家深入海底作實地觀察，對於鯊魚

茶與同情

(TEA AND SYMPATHY)

埃 爾 譯
Robert Anderson原著

性格之研究，乃有極大的幫助。這些潛水家，雖很少受到鯊魚的攻擊，但時常被牠們滋擾不已，成群的鯊魚，在潛水者的腿縫中擠來擠去，或自各種意料不到的方向潛泳而來，在潛水者的背後不時窺探，但很少發動攻擊，有幾位潛水家不知厲害，用魚叉刺擊鯊魚，結果受到牠們的反攻，臉部及足部均被咬傷，幾至喪命。

當代最著名的潛水家考斯杜氏，在紅海潛水時，曾兩次遇到鯊魚的攻擊，根據考斯杜的親身經驗，有兩點頗足重視：①鯊魚在卅呎距離外，發現考斯杜，由此可知，鯊魚的視力，並不若傳聞之低劣。②鯊魚謹慎而緩慢的向他發動攻擊，亦不若傳聞之勇而無謀：最後若非鯊魚自動放棄進攻，考斯杜決難逃脫性命。

又一次，考斯杜與他的同伴杜馬士在葡萄牙維德角附近潛水時，在水深五十呎處，被數條鯊魚糾纏不捨。先是一條八呎長的灰色鯊魚，在他們附近往來窺伺，隨後又加入了兩條五呎長的灰鯊和幾條藍鯊。考斯杜和杜馬士兩人，雖然用盡了潛水手冊上所載的一切方法：揮動手臂，放出氣泡，大聲叫吼，但鯊魚好似司空見慣，毫不懼怕。絕望的考斯杜，祇好用手中的照像機，猛擊逼近身邊的鯊魚鼻端，但鯊魚祇是稍向後退，隨又擠近身旁；若非他們及時逃出水面，則結局實不堪想像。

基於以上所列事實，我們知道：如果鯊魚確是具有所謂「通性」的話，那就是說話多變；美國海軍訓練手冊以及其他書籍上所載的一切驅逐鯊魚的方法，均是不可置信的。

拾穗譯叢第十一種

西洋歌劇的故事

每冊定價十二元

拾穗譯叢第十四種

交響樂的故事

每冊定價十八元

業已出版 請速惠購

長期訂戶七折優待

款由郵政劃儲第二五八七號撥匯可免滙費

關於「茶與同情」

「茶與同情」的作者是勞勃安德生 (Robert Anderson)。

一九四八年，黛博拉寇兒到紐約演出勞勃安德生的廣播劇「憶當年」之後，安德生邀請她登台，合同所限，她面允他期以五年，五年之後（一九五三年）她又去紐約，收到一齣劇本，一封短簡：「妳還記得嗎？五年前我邀妳演戲，妳說過五年再說，如今五年已過，特奉上劇本。安德生。」

這劇本就是「茶與同情」。

黛博拉寇兒和約翰克爾（飾演湯姆李）在名導演伊力卡山的導演下，使「茶與同情」在百老匯久演不衰。接著米高梅將它拍成電影。而正當台北放映「茶與同情」之時，股格麗曼亦在倫敦的舞台上演出本劇。

本劇初版於一九五六年九月。

評論

「精巧而優美地結構着的劇本」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無比的雋永和完美」 Birmingham (Alabama) News

危險的愛

驚顯於一種對於秘密感情的細緻的了解，這動人的劇本竟無隱蔽地裸露了一個男孩子的心靈——這孩子的生命可能被毀滅，假如沒有一個可愛而年齡較他稍長的女性的同情與親愛。

湯姆李是一對離婚夫婦的缺乏照顧的兒子，一個敏感的孩子，對於音樂和閱讀的愛好尤勝於體育，而不為就讀於新格蘭預備學校的一群健康的年青伙伴所喜愛，當別人看到湯姆和一位英文教授一起裸體游泳時，醜惡的謠言就如野火般傳遍這小小的團體。但湯姆實是無辜的，湯姆宿舍主人的美麗的妻子知道這實情，決心把他從這擊落到他頭上的耻辱中拯救出來。

這主要的是兩個寂寞的人的感人肺腑的故事——一個已婚少婦的決心從不名譽中拯救一個孩子，即使這樣做可能招致她自己婚姻的終結；而這個男孩子他絕望地需要一個女性的毫無保留的愛來證明他是一個男人。

獻給

菲力

在這劇本中和我的生命裡，無處不融和着他的精神。

作者的話

——寫在雷登書屋版本前——

我將如何感謝那使得「茶與同情」光輝地出現於舞台上的朋友們！

出版一齣劇本，就銷售上說是極為不利的，到不如說一個劇作家只是爲了戲院，演員，導演及舞台設計家才寫出了一齣劇本。而事實證明也確是如此。可是當他，正如我會經歷的一樣，受到那些藝術家們的光顧中天的協助後，他感到這不再是一個奇蹟。

我想，這是不常有的，即一個劇作家能對自己的作品具有確信，這正是我曾要求於它的。這正是我曾夢想它將會具有此種素質。我也敢說它確實具有此種素質。我之所以能如此說，是基於有這麼多豐富有創造力的神奇的人們對這劇本的衷心熱愛。



茶與同情電影劇照之一：湯姆和勞拉

景

第一幕

新英格蘭一所中學校的宿舍，六月初的一個傍晚

第二幕

第一場 兩天以後
第二場 星期六晚上八點半

第三幕

次日午後

第一幕

新英格蘭一所小小的古老的殖民地式的房子，現在用作一所中學校的宿舍。

在舞台右方，樓底的一層，是房主人的書房。舞台左方是一間客廳和一座通到學生們寢室的樓梯。舞台上層——樓上的一層——的左方是一間學生的寢室。

房主人的書房是一間溫暖而親切的房子，光線不怎麼好，但當燈亮起來的時候，那裡滿是愉快的光圈。在書房的後牆上是一個火爐，旁邊有一架書櫥。舞台的右上方有一扇雙門通向這屋子的另一部份。由於那裡沒有一個房間供給這屋裡的八個孩子使用，因此這間書房，只要當它的門是半開着的時候，孩子們是被容許進來使用它。

那一間學生的寢室很小，包括一張床，一張椅子，一個衣櫃。這是意味蕭斯巴達精神，但現在的占有者却將它佈置得微帶一點家庭風味，床頭掛一張印地安畫，突出的後窗上懸有印度花布的窗簾。窗台上有一架留聲機。這寢室的門通向樓上宿舍所公用的起坐間，從起坐間有一扇門通向樓梯口。因此，一個人要從樓梯進入寢室，一定得經過起坐間。

當幕升起的時候，這是六月初的一個薄暮。燈還沒有亮，所以整個書房籠罩在黃昏的微光中。

湯姆李在樓上他自己的寢室裡，坐在床上彈着吉他，

麗蓮：他下午沒課嗎？

勞拉：沒有。這屋裡只他一個下午沒課。

麗蓮：（當湯姆已經唱完）

妳曉得他在想些什麼？

勞拉：（咬斷了一根線拾起頭來）

妳是什麼意思？

麗蓮：這學校裡所有的男孩子們在想着的問題。不只因為現在是春天，整年都在想着的……性的問題。

（自覺聰明地搖擺着她的頭，微笑着。）

勞拉：麗蓮，妳只是喜歡嚇唬人。

麗蓮：四百個從十三歲到十九歲的男孩子。這是年齡，勞拉。（不休止地，站起）有時候這不給妳一種愉快嗎？有那麼多男孩子圍着妳。

勞拉：當然不會。我從沒有這樣想過。

麗蓮：哈萊告訴我們他們在伙食裡攪雜鹽來安定情緒。但是誰他們看你時的那種眼神，我才不信。

勞拉：看我？

麗蓮：對每一個值得一看的女人。十年前，我剛到這裡時，我簡直受不了，現在我愛這。我愛着他們貪饞而

挨苦的神情。

勞拉：麗蓮。

麗蓮：妳是第一次在這裡過春天，勞拉。妳等着瞧吧！

勞拉：他們還是孩子。

麗蓮：權威方面說從十二歲到十九歲這樣的年齡……

溫柔而出神地唱着一個傷感的歌『愛的歡樂』，湯姆將近十八歲。

他很稚氣，長得特別的高而瘦，但非常拘謹。他著一條棕色制服褲，一件白色翻領襯衣，一双白色網球鞋。坐在書房裡聽着湯姆唱歌的是勞拉、雷諾爾特和麗蓮。西爾斯。勞拉是一個可愛的、敏感的女人，約廿多歲。她本質良善慈仁，溫柔而富於同情心。她穿着一件開司米緊身衫，和一件羊毛襪衫。當她聽着湯姆唱歌的時候，她正在縫着一件衣服，那衣服一看就可知是一件演戲用的服裝。

麗蓮約近四十歲，和勞拉簡單而動人的衣飾形成對照，她的穿着對她的週遭不合適地耀眼……這服飾在紐約的鬧市中或者會令人欣賞，但卻與這個新英格蘭的小城市完全不配合。……一套漂亮的衣服和帽子，帶着毛皮飾物。當她聽着湯姆唱歌的時候，她手裡玩弄着裝有馬丁尼酒杯的杯子。

湯姆：（唱着）愛的歡樂

只停留片刻……

愛的痛苦

却永遠縈繞……

（當他唱完以後，他不經意地彈着這同一的調子斷續地輕哼着。）

麗蓮：（當湯姆正在唱的時候）湯姆李？

勞拉：是的。

勞拉：麗蓮，正經一點！

麗蓮：聽妳的口氣好像妳是墳墓裡的人。妳幾歲啦？

勞拉：（微笑）

已經廿一了。

麗蓮：他們剛來這裡的時候，好像對女人是一無所知的，接着的四年就浪費在交換不正經的知識裡。他們像鬼精靈一樣，可又天殺般的認真。

（她激動着）

勞拉：他們大多數對我都是漠不關心的。

麗蓮：那只是他們故意裝出來的。這正是扮演羅蜜歐的年齡。妳相信他們！這樣的認真！這些小傢伙會為愛而死的，或者其他的東西也是一樣。哈萊說過，所有他們的論文都是以死作結尾的。

勞拉：那才是男孩子呀！

麗蓮：失敗；死！不名譽；死！失戀了；死！這真可怕。

勞拉：但是妳不覺得這使人感動？

麗蓮：妳不會把我說話的這種樣子告訴妳先生吧？

勞拉：當然不會。

麗蓮：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會關心這些。所有的男孩子們都講着我。學校裡每個單身的先生都和我睡過覺——甚至還有幾個結過婚的。

勞拉：（擲地）

也許我該去打聽打聽他們怎麼講妳。

麗蓮：哦，當然，從沒有和妳的丈夫在一起。

勞拉：多謝了。

麗蓮：甚至在他遇到妳以前，貝爾從沒有看我第二眼。他整天都在組織球隊，計劃登山俱樂部的活動。

勞拉：貝爾很善於做這些事；他對這些事很有興趣。

麗蓮：妳呢？（勞拉凝視着麗蓮，微笑）並不是很能和他合作的，對嗎？我曉得，妳和我的心思一樣。但妳看出來沒有？今年夏天他沒有和往年一樣計劃帶着學生上梅恩（Maine，地名——譯者註）渡假。

勞拉：對他，我有我的計劃。

（她揀起一些假期旅行指南。）

麗蓮：哦，真的？什麼計劃？

勞拉：『到加拿大去』……我要他陪我去旅行一次，就我們兩個。

麗蓮：我不怪妳。

勞拉：（沉思地）

當然，我真是想回意大利。去年夏天我們在那裡玩得真好。那真是美。妳應該在那個時候看到貝爾的，並且又是在國外。教員們在假期中旅行國外，正像打仗時候穿着制服的男人。那是他們看起來最帥的時候。

勞拉：我覺得貝爾很好。

麗蓮：貝爾曾告訴過妳，我們爲他舉行送別會的事情嗎？

麗蓮：噯，寶貝，妳開始教訓起我來了。妳是這學校裡唯一能叫我嘴閉起來的人。所以，不要改變，孩子，妳可別也學壞了哪。

勞拉：我不會的。

麗蓮：過天我要把妳做演員那一段時期的蜜糖一樣的羅曼史都淘出來。妳一定有很多。

勞拉：麗蓮，妳真是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麗蓮：（爲這句話高興）

真的嗎？

勞拉：真的。

麗蓮：這是這些天來妳對說的最叫我高興的一句話了。

再見。

（她走出門，一忽兒以後，我們可以聽到外面那窗門關上了。）

勞拉：（坐了一會，聽着湯姆充滿傷感意味的口哨聲。她站起來，對着桌子上的招待旅客上加拿大渡假的導遊指南看了一下，接着，又看了一下她的手錶，走向門口打開門，向樓上呼喚。）

湯姆：……哦，湯姆。

（當湯姆聽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從床上跳起來，走進起坐間，出現在樓梯口。）

湯姆：有？

勞拉：（親切不拘地）

如果這不妨害你吃晚飯的話，下來喝一杯茶好嗎？

勞拉：是的，我有一樣關於它的紀念品。（她戴着一只 Woolworth 的鑽戒，用一拉金鍊掛在頸上，她說着時，便把它從羊毛衫裡拉出來。）

麗蓮：我真沒有想到他會用這只一文不值的戒子當作訂婚用。這是那晚上我們送他的。我們那晚上着實地取笑他，希望他回來仍舊是一個單身漢。

勞拉：妳這樣說好像是妳們逼着他去結婚似的。

麗蓮：哦，不，寶貝，當然不是。

勞拉：（故意地）

不，當然不是。

（勞拉看着麗蓮笑起來。）

麗蓮：好吧，我要走了。妳知道，貝爾可以跟附近隨便那一個相當好的女孩結婚的。但是貝爾所要的，還不只是「相當好」。她還得有點「與衆不同」，而妳正是有點「與衆不同」。

勞拉：我該怎麼說呢？

麗蓮：是我對妳的讚美好了。謝謝妳的酒，妳吃飯時可千萬不能告訴哈萊說我有一瓶酒。

勞拉：我們不會上飯廳的。今晚我自己預備了一點菜。

麗蓮：慶祝什麼事嗎？

勞拉：不，只是一時高興。

麗蓮：好吧，無論如何可別告訴哈萊。

勞拉：妳要我不告訴他可以，只要妳以後不再這樣胡說八道。

（湯姆回到房裡刷了一下頭髮，接着走下樓梯，進入書房。他帶着非常喜愛而奇特的心情走入這房間。因爲這裡有勞拉在。）

勞拉：（已經走入屋子的另外一部份。走回來，到門口，隨手把瓶裡的乳酪倒向壺裡。）

你的戲裝我快幫妳做好了，我們可以試一試。

湯姆：這真偉大。妳要門開着還是關着？

勞拉：（又走了出去）

這都一樣，（湯姆把門關起，他深深地愛着這女人雖然他知道這種愛不可能有什麼結果。這是一種延緩的孩子氣的愛情，非常感人，又非常強烈的。但他們很處得來。雖然他常試用一種不過份暴露的方式告訴她他愛她。勞拉拿着茶盤進來看到他在關門。她把茶盤放到桌上）恐怕你還是讓它開一點好，這樣，如果有些孩子下課下得早，他們也能夠進來。

湯姆：（感到失望地）

噢，是的。

勞拉：（走出去拿小甜餅，但故意停留在那裡使有足够的時間觀察湯姆去開門。她感到這很有趣。待一會兒，她再拿了一碟小甜餅進來）

你自己拿，不要客氣。

湯姆：謝謝。

（他拿了一塊小甜餅，接着就在他椅旁的地板上坐了

下來。)

勞拉：你們房間裡够暖嗎？這個春天他們把暖氣管關得太早了，我想，他們沒想到天氣又會冷了起來。

湯姆：我們很好。但這很舒服。

(他指著火爐裡的文火)

勞拉：(再把衣服拿起來縫)

我聽到你在唱歌。

湯姆：抱歉，如果它打擾了你。

勞拉：那很好聽。

湯姆：如果打擾了你的話，你就敲幾下放熱器，通知我。

勞拉：那是什麼歌？真是很好聽。

湯姆：這是一個法國的老歌……『愛的歡樂』(他唸歌詞)

愛的歡樂

只停留片刻……

愛的痛苦

却永遠縈繞……

勞拉：那是真的嗎？(湯姆餐餐他的肩)聽你的歌聲，好像你懂得愛的痛苦。

湯姆：妳是這樣想嗎？

勞拉：嗯……

湯姆：妳是對的。

勞拉：恐怕你懂得的只是『歡樂』。

湯姆：兩樣都不懂，真的。

湯姆：他有一大堆這樣的事忙著，不是嗎？(勞拉裝著沒聽到他的問題)我希望妳不討厭我來做妳的保鏢。

勞拉：那裡，這是我的光榮。

湯姆：他們派我來探聽妳在那天要什麼顏色的衣服。

勞拉：為什麼？

湯姆：他們要送妳一件胸衣。

勞拉：哦，這真有趣。好吧，我沒有很多衣服可以選擇。

我想是我那件黃的。

湯姆：他們都不知道胸衣是什麼。那些負責佈置花朵的孩子們以為胸衣大概是送葬時要用的什麼東西。所以我負責專責為妳去買。

勞拉：謝謝。

湯姆：當妳在戲院演戲的時候，妳一定經常收到很多花。

勞拉：哦，不常有。那沒什麼稀奇。

湯姆：我真不懂一個人情願放棄戲劇工作而住到一所學校裡來……抱歉。我的意思，我很高興妳這樣做，但是……

勞拉：如果你曉得失業演員的統計數字，你或者就會懂了。並且，我在這方面又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天才。

湯姆：我不能相信。

勞拉：你記著我的話好了。

湯姆：(不語，靜靜地看著爐火，假裝很自在，實際上，他對勞拉的愛使他非常激動)

他曾演過蕭伯納的劇本嗎？

(茶壺在舞台後發出嗡嗡的聲音。)

勞拉：這樣說來，你是一個騙人精。聽你的歌聲，就會覺得你什麼都懂。(站起，走向隔壁房間去弄茶)無論如何，我都不相信，像你這樣的孩子。

湯姆：這是真的。

勞拉：(在舞台外)

星期六演完了戲你要帶女朋友去參加週末舞會嗎？

湯姆：是的。

勞拉：那好，帶誰去？

湯姆：妳。

勞拉：(拿著茶壺出現在門口)

我？

湯姆：是的，妳將會是女主人，妳說不是嗎？

勞拉：是的，當然。但是……

湯姆：作為是舞蹈委員會的會員之一，我要請你去。他們都認為我請不到妳，和我賭東道……

勞拉：你輸了。

湯姆：我贏了。

勞拉：(對湯姆的話感到微微的迷惑)

噢，我的先生會帶我去的。

(她再坐進她的椅子裡。)

湯姆：他那時不會在城裡的。妳忘了，登山俱樂部這個星期六有它最後一次的旅行。

勞拉：噢，是的，真的，我忘了。

勞拉：演過。

湯姆：學校指定我們任意選讀一個蕭的劇本。我選了

Candida

勞拉：因為它最短？

湯姆：(笑起來)

不……因為它似乎是最喜歡的一個，也是我能够了解的一個。妳演過Candida嗎？

勞拉：在小戲院裡，——一個很小的戲院，在北浮蒙特(Northern Vermont 地名——譯者註)

湯姆：妳以為她把麥克羅克(Marchbanks, Candida中)男主角——譯者註)送走了對的嗎？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湯姆：(實在講他自己)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湯姆：(實在講他自己)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湯姆：(實在講他自己)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湯姆：(實在講他自己)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湯姆：(實在講他自己)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湯姆：(實在講他自己)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湯姆：(實在講他自己)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湯姆：(實在講他自己)

勞拉：(實在講他自己)

那個女人也是一個好角色。

湯姆：（把衣服套上頭）

這都是從我去年扮演 Macbeth 夫人開始的。那個時候，妳還沒來。是妳運氣。

勞拉：我聽說那演得很好。

湯姆：妳應該讀一讀我父親給我的信。他們在畢業紀念刊上印了一張我的劇照。他爲這光火得不行了。

勞拉：他不應該這樣的。

湯姆：他來信說今天他要上這兒來，商量校友基金的問題。如果他到了這裡，妳見到他，可別告訴他演戲的事。

勞拉：我不會的……你母親呢？她會來看你演戲嗎？

（她幫他扣衣服的扣子。）

湯姆：我不會看到我母親。妳不知道？

（他開始捲起褲角。）

勞拉：什麼？不，我不知道。

湯姆：她和我父親離婚了。

勞拉：對不起。

湯姆：用不着。他們不是……本來希望我能將他們拉攏在一起。這就是我出生到這世上來的原因。這真是可怕的，妳不知道，這一炮——生命中的第一炮，就放不響。

勞拉：你看到過她沒有？

湯姆：五歲以前。五歲以前我一直跟她住在一起，接著，

在微微的惶惑中，他偷瞥了一下勞拉的胸部）

我不知道，妳說好了。

勞拉：（她指示他站在一張小小的木脚櫃上）

我總覺得你該請你的女朋友去看你的表演的。然後再帶她跳舞。

湯姆：（站到脚櫃上）

我請不到呀！

勞拉：（縫着衣邊）

你是什麼意思？

湯姆：我在這裡根本一個女孩子都不認識，真的。

勞拉：哦，那末回家去找……

湯姆：最近十年來我都沒有回過家，我的意思是真正的家。除了夏天我父親帶我去夏令營，我都是寄宿在學校裡。

勞拉：那麼聖誕節的時候呀？還有萬聖節？

湯姆：我父親拿來一疊戲院和音樂會的入場券，送給我和我的姑姑。

勞拉：哦，我知道了。

湯姆：妳可以懂得了爲什麼我一個女朋友都沒有。

勞拉：你的同房同學，埃爾，認識一大堆女孩子。爲什麼不請他替你介紹一個？

湯姆：我不知道……我甚至不會跳舞。我告訴妳這個，這樣到星期六晚上妳不會對我希望太大。

勞拉：我們可以坐在一邊，談談天。

我父親帶走了我。到現在，對我的母親，我只記得她老是我到外面去玩皮球。

勞拉：（擺住那衣服的上身部份）

你在 Macbeth 夫人以前一定還演過別的什麼。你什麼時候演過一個叫「小妹」的角色？

湯姆：（感到催促）

我從沒有演過叫什麼小妹的。

勞拉：但我聽到那些孩子們有幾次叫你小妹。所以我想……（她注意到他的不安）我真抱歉，我提到什麼可怕的事了，是嗎？

湯姆：沒有。

勞拉：我一定是，我真抱歉。

湯姆：這沒有什麼。講起來很長。去年他們放電影的時候，他們選了 Grau Moore 主演的「一夜之愛」。我在放這電影以前已經看到過它的演出。我猜大概是我講它講得太多了。但她，Grau Moore 實在是奇妙……不知道怎麼回事，有幾個傢伙就開始叫我小妹（Glad）。我想這是我自己不好。

勞拉：綽號有時真叫人可怕。我記得有一次人家叫我「皮尼」。我現在不記得爲什麼會這樣叫起來的，但我記得這簡直叫我發瘋；（她把那件衣服整理了一下）再拿一下。我們恐怕還得把它再放寬一點。（她指着胸部）你要多大？

湯姆：（他的心動了一下，與其說是惶惑，毋寧說是高興）

湯姆：O.K.

勞拉：要不，我可以教你跳舞，這很簡單。

湯姆：（受寵若驚）

妳？

勞拉：我不可以嗎？

湯姆：我的意思，一個人不用進什麼跳舞學校也能學會嗎？（他從脚櫃上下來。）

勞拉：不需要的。看，你會發覺這多簡單。（她確定了跳舞的位置，把你的左手這樣地伸出去，再把你的右手圍着你的——（她停下來，當她看到他凝視着她時）噢，你是在騙我。像你這麼大的孩子還不知道怎麼跳舞。

湯姆：我沒有騙妳。

勞拉：好吧，那末，來。我曾經教過我的丈夫。把手臂圍着我。

湯姆：（她抬起了她的手臂。）

（看了她一下，沒有勇氣去接觸這他所愛的女人。於是他托辭不跳）

我們還是別跳吧，我們兩個都只穿着鐵衣，看起來多可笑。

勞拉：也好，那就算了。不，等一下。讓我站得遠遠的看一下……（她走來走去從不同的角度打量他）你可以打扮成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湯姆：謝謝您，夫人。

(他裝着女孩子的樣子行了一個禮，開始脫他的戲裝。哈里斯先生，一個俊美的年輕老師，走進客廳的過道向湯姆的寢室走去。在樓梯口敲着湯姆的門。)

勞拉：奇怪，那會是誰？

湯姆：他們這時候都有課呢。

勞拉：(把門開大一點，向樓上望去)

誰？哦，大衛。

哈里斯：(轉過身來看向樓下)

哦，勞拉。

勞拉：我正在奇怪是誰進來。

(湯姆還在脫衣服。)

哈里斯：我要找湯姆。

勞拉：他在這裡。我正在替他做演戲用的衣服。

哈里斯：我可以跟他談幾句話嗎？

勞拉：當然可以。湯姆，哈里斯先生想看你。你要用我們的書房嗎，大衛？我可以到客廳去。

哈里斯：不要，謝謝。我到他房里等他。妳請他就上來好嗎？(他開門進去)

勞拉：(爲他態度的緊張和聲調的急迫所迷惑。回進書房)

湯姆：哈里斯先生要在你房裡跟你說話。他已經

去了。

湯姆：那真好玩。

勞拉：等一下……把這帶上去對着你的鏡子穿穿看……看

，穿着它行動方便不方便……(她把戲裝遞給他)

哈里斯先生走了，就把它帶回來。

湯姆：(滿心奇怪哈里斯先生找他有什麼事)

是，一定。(他向外走去，接着停下揀了一塊小甜餅。淘氣地望着她)謝謝你的茶。

勞拉：歡迎你來。

(當勞拉轉向桌子時，湯姆向門口走去。他站在門裡

望着她的背影，接着轉身關上門向樓上走去。哈里斯已進入湯姆的寢室，神經質地站在那裡搓手。)

湯姆：(聲。在樓梯口那間公用的起坐間裡)

哈里斯先生？

(勞拉翻閱了一下放在桌上的招徠人到加拿大渡假的導遊指南後，緩緩從那扇雙門走進這房子的另一部份。)

哈里斯：我在這裡。

湯姆：(匆匆走進)

哦，哈囉，先生。

哈里斯：(哈里斯關上了寢室的門。湯姆微帶神經緊張地注視着這一動作。)

哈里斯：你好嗎？

湯姆：(把幾件衣服從椅子上拋到他的床上。把椅子讓給哈里斯)

先生？

哈里斯：你對訓導長說了什麼？

哈里斯：你對訓導長說了什麼？

湯姆：他幹嗎要爲這件事教訓您？

哈里斯：你簡直想像不到。

湯姆：您做錯了什麼？

哈里斯：您做錯了什麼？

湯姆：您做錯了什麼？

哈里斯：您做錯了什麼？

湯姆：您做錯了什麼？

哈里斯：您做錯了什麼？

湯姆：我告訴您沒有看到訓導長。

哈里斯：你會的。他會來叫你去。真見鬼，那些嚼舌頭的傢伙。好吧……(他走向門，停下來，轉過身，變得較爲和婉地，他走到陷入迷惘中的湯姆的身後)

我抱歉……這可能不是你的錯，這是我的錯。我應該更……更謹慎一點……再見。好好搞你的音樂吧。

(湯姆還沒有了解。他不曉得該說什麼好。他用他的手做了一個無助的姿勢。哈里斯穿過房間向外走去。三個約十七歲左右的男孩子，從樓下客廳的門進來向樓上走去。他們夾着書。都穿着運動衫，棕色卡其或法蘭絨褲子，白色或棕色膠底鞋)

埃爾：我對這一個字都不信。

拉爾斐：(他是一個高大的粗聲大氣的傢伙)

我告訴您那些傢伙看到他們兩個在沙灘上。

埃爾：(他是湯姆的同房同學，一個運動健將)

還有什麼？

拉爾斐：他們兩個都光着身子。

埃爾：閉嘴！你要雷諾爾特太太聽到，是嗎？

拉爾斐：他們兩個都光着身子。

埃爾：閉嘴！你要雷諾爾特太太聽到，是嗎？

拉爾斐：他們兩個都光着身子。

埃爾：閉嘴！你要雷諾爾特太太聽到，是嗎？

拉爾斐：他們兩個都光着身子。

埃爾：閉嘴！你要雷諾爾特太太聽到，是嗎？

拉爾斐：他們兩個都光着身子。

埃爾：閉嘴！你要雷諾爾特太太聽到，是嗎？

拉爾斐：他們兩個都光着身子。

埃爾：閉嘴！你要雷諾爾特太太聽到，是嗎？

拉爾斐：他們兩個都光着身子。

埃爾：閉嘴！你要雷諾爾特太太聽到，是嗎？

拉爾斐：他們兩個都光着身子。

埃爾：閉嘴！你要雷諾爾特太太聽到，是嗎？

拉爾斐：好吧，你等着睡好了。哈里斯會被革職，我呢，只要湯姆還住在這裡，我每晚都要鎖起門來睡覺。

埃爾：哦，別再說了。

拉爾斐：哦，你跟他住一個房間，你倒不擔心？

哈里斯：（從門裡走出，開始下樓）

哈囉。（他下樓出去。）

埃爾 先生。

拉爾斐：你現在相信我了嗎？你不保險，相信我。

史蒂芬：（他是個小個子，最欣賞拉爾斐的話了。走到起坐間的門口）

哈，埃爾，我可以去看莫里斯太太餵她的孩子吃奶嗎？

拉爾斐：你這個傢伙，喉嚨那麼大。你要洩漏這秘密，是嗎？

史蒂芬：現在正是時候。埃爾，你有意見沒有？

埃爾：（厭惡地）

去好了。

（湯姆聽到他們來，趕快去門門，但當他才走到門邊，史蒂芬和拉爾斐已破門而入。他站在門口看着他們，史蒂芬衝到床邊，把身子落在床上，攀着床鋪邊的窗戶望出去。拉爾斐緊挨着他。）

埃爾：（當他走進來時，對湯姆，）

啐！這些鬼兒子。

史蒂芬：埃爾，把望遠鏡拿來。

史蒂芬：嗨，看呀！

（從埃爾手中搶過望遠鏡。埃爾離開房間。）

湯姆：（攀在史蒂芬和拉爾斐身上，想把窗簾拉下來）

我告訴你們出去，我最後一次警告你們……

拉爾斐：（一把抓住湯姆，把他放到地上。）

乖乖的，孩子，否則她就會發覺了。你就把一切都弄糟了。

湯姆：鬼兒子，出去。

拉爾斐：誰是鬼兒子？你叫誰？（把湯姆抓得更緊，在湯姆臉上連擱了兩下，並不想叫他受傷，只爲了羞辱他。史蒂芬也趁火打了湯姆幾下，一下子，這不再是開玩笑，事態顯得嚴重起來）你現在該不敢說了吧？你還敢嗎？……還敢嗎？……小妹？（他又擱他。）

埃爾：（開門進來，插在拉爾斐，史蒂芬和湯姆之間）走，走，分開，分開來。

拉爾斐：我只是不高興這狗娘養的叫我鬼兒子。可能，如果那不是莫里斯太太而是莫里斯先生，他會更感興趣的。嗨，你說對不對，小妹？

（他還想擱湯姆的臉，但是埃爾把他趕開。）

埃爾：走，放了這個傢伙，怎麼樣？去，吃晚飯去。

（他邊說邊把他們趕了出去。當他們離開房間後，湯姆站起來走到衣櫃邊取出一塊手帕。他鼻子流血了。他躺到床上，把頭仰向後面，使血不再流出來）

（埃爾進入起坐間。）

拉爾斐：有一天這小鬼兒子斷了奶，我們這把戲也就沒得看了。

史蒂芬：想想看，坐在窗口……

湯姆：（帶着逐漸增長的厭煩留意着他們）

你們這些傢伙出去不出去？

拉爾斐：（第一次意識到湯姆的存在）

你怎麼啦，小妹？

湯姆：討厭，這是我的房間。

拉爾斐：哦，小妹忽然神秘起來了。

湯姆：我不喜歡一群鬼頭鬼腦的傢伙躺在我的床上偷看一個……一個……

史蒂芬：你只喜歡你一個人偷看，是不是？

拉爾斐：哎，你對女人有沒有興趣？

埃爾：（拿着一架雙眼望遠鏡進來）

閉嘴！（望着窗外，接着意識到湯姆在看他。不安地）這些鬼兒子。

史蒂芬：（全神灌注於窗外）

哦。

拉爾斐：（一個蠻橫的人，對湯姆輕視地）

我以為你禮拜六會來和我們打球的。

湯姆：我不高興來。

拉爾斐：哎，那末，「什麼事」才是你高興做的呢？

埃爾：你閉不閉嘴？

埃爾：（站在門口）

你沒什麼吧？

湯姆：沒什麼。

（第一幕未完待續）

催眠術

張先生已經有八天八晚不能入睡了。醫藥似乎對他絲毫無效，張先生的家屬在失望之中，最後請來了一位著名催眠術家。

催眠術家張大了一双凸出的眼睛凝視着張先生，嘴裡唸叨他念着：「張先生，你要睡了。暗影已經籠罩了你。告別的淚淚已開始迷濛如霧。柔和的音樂在你的耳邊奏起，你的官感已進入了舒適鬆弛的階段，你已經睡着了！你已經睡着了！」

焦急的全家居然看到張先生閉目入睡了。他們對催眠術家的優異成績大爲贊佩，付給他一筆很大的酬勞。

等催眠術家離去以後，張先生張開眼來問：「喂，那個瘋子走了沒有？」

舊時代的顏色

天平譯



(一)

一般人都認為在以往的時代裡，冬天比較快樂，因為那時冬天比較寒冷，雖然那些冷冰冰的水汽和霜狀的結晶使冬天成為人們更頑強的勁敵，但也因此而使冬天成為人們更親密的朋友。無疑地，那些夏天也曾一度灼射得更為兇猛。那些平台和花園曾一度是我們的遊樂之所，那時園中滿是黑醋栗的濃郁香氣；毛蟲般的鵝莓，熟透了，裂開，散出一股腐爛的香甜味道；萵苣有它們的名字——叫作蟲瓜之類；花卉有「霧中的愛情」。「甜蜜的威廉」和「流血的心」。但現在回憶起那些夏天和冬天時，我們便對自己說，可能那些日子和現在的多天，與夏天並無不同，僅是日曆上的季節而已，那些日子裡的顏色只活在我們的記憶裡罷了。即使有時，一個真正的冬天降臨，把森林裡的樹木凍裂，把枝

頭的鳥兒凍死，掉落，或是一個夏天，幾乎要把我們骨髓裡的骨髓燒焦，我們也仍然不認為他們和以前的夏天和冬天有什麼不同。

這便是我們對以往的感覺，因為我們曾受戰爭的洗禮，戰爭結束後，我們枯坐在囚犯營裡，所有的季節對我們全都一樣；但是最後，我們一個一個地回來了，所有仍然活著的都回來了，於是夏天降臨，比以前的每一個夏天都更兇猛。但是我們不敢相信，它對我們沒有任何暗示，我們不能與這樣的夏天對抗。我們的信心已喪失殆盡。我們饑餓、疲倦、嘴唇乾裂着坐在路旁。簡直無福享受這些景色的光輝，我們太頹喪、太困惑了。無論怎樣強烈的影像也無法激起我們的感觸，蒼穹中每天燃燒着同樣的蔚藍。不停地吸吮着發出金黃，直到那金黃漸變成憔悴的白色，天頂的蔚藍深沉無底，有時大理石似的、慘白的月亮便懸掛在蔚藍的懷抱裡。遠遠地平線上，天空和穀田的交界處閃爍閃光，就在那交界處，天空的蔚藍與迷濛的煙霧混成一片。

不，不是泥土攫去了我們的一切。然而那時誰也不能描摹這種藍色，因為對於畫家，和對於工匠一樣，他的器材便能決定他的喜怒哀樂。詩人空口作詩，便能創造出確實永恆的作品。但憑空繪畫，只能產生錯覺。因此畫家，大自然的畫家常常具有粗大的手掌，或是清澈堅定的目光像工匠一樣，用直尺垂繩一量，便能知道再吝嗇灰泥，牆壁就要倒塌，這和狂熱詩人的處境迥然不同，詩人自認是

例會說，「自從上次進城，到現在有多久了？我的鐮紅快完了，怎麼樣？走一趟吧。」

(二)

我們套上女房東——一位掃煙囪的嫗婦——替我們乾洗淨的亞麻襯衫，康拉為了城中的婦女，更特別披上他的花那巴克，然後我們就衝下山坡去趕那輛停在客店門口喘氣的巴士。一路上乘客逐漸加多，不久就有不少人站在座位之間了，在這些人中間，有個外國人，事實上是兩個姊妹，不過只有一個對我們重要——一個面孔晒得紅紅的女孩，頭髮黃得像黃銅絲，我們本想擠兩個座位出來，但是所有的人都不肯得替外國佬騰出座位，康史太的眼睛一直沒從那女孩身上移開過，她發覺了，因此當巴士在隆隆聲中穿過鐵橋時，她低下頭從臂膀下窺視。這時橋下颯來一股強烈的河水味道，高而神秘的遠山和山腰間的淡藍色煙霧隱隱可見。

汽車停了，司機走到車外，用腳踢着後車胎檢查汽車，他的動作吸引了我們的視線，不由得大家都盯着他看。老康保祐啊！一個中年牧師嚇得大叫。「車輪上只有一個螺絲帽啦！」「愛，可是我們走到了啊，」司機說，「付無動於衷的神氣，」另外兩個在海瑪格時就不見了，於是我們開始去買顏料，康史太很希望跟蹤那女孩兒，可是她們進入一家住宅後不再露面了，等到我們置身顏料店中時，才發覺我們的需要並不若想像中的那麼大，但我們

時代的傳音使者，他們必須匆匆忙忙地追趕時代的列車，唯恐錯過一班，一首詩能塗抹在香煙盒的紙上，或舊報紙的空邊兒上，無論如何，結果仍是同樣的詩，它能透過孩子的頭腦被保留下來，在地窖內也不能將它損害，但你能將馬奈(Manet)的作品存入頭腦，也不能在舊麵粉袋上繪水彩。不錯，有些東西可以用版料製造，舊牙刷柄可以彫一個小魔鬼出來，煤煙加雨水就能在舊收據紙上繪一幅風景畫，但這些並不能令畫家滿足。因為他也許蓄意要描繪一種特殊的藍色，譬如，綠松石底陰影下的飛燕草，或那些令人昏眩的悶熱天氣裡，在遙遠的天邊，軟綿綿的雲堆之間，所露出的幾片藍色，他並不想繪下這一切，這些飛燕草和令人窒息的天空，他所要繪的只是那種誘人的藍色，因此為了這種藍色，他必須有一些純結，任何別的都不能代替，或許他需要的是靛青，青到發紅，或是一種赭石，明亮有如金色，或是某一種黑色，此外他也需要一種泥土，那破里屯的。塞滿勒斯的，或西尼子的，或普朱里火紅色的泥土，這一切都準備妥當後，再用松香和香料油把正確的色彩與泥土調好，所以泥土沒有擾走我們的一切，是顏色改變了我們的命運。

真的，即使是在以往的那些日子裡，我們就已不再自己磨顏料了，我們忘記了這種高貴的技巧，慣於向顏料商人購買了，出外購置顏料，是我們的公務，也是我們的快樂，我仍記得當我們短少材料時常去維拉城內購買。

「我說啊，」康拉·史太浦(我們叫他康史太。)照

重的腿，奔向河岸，跳進水中，作狗撲水狀，弄得水花四處飛濺。

時序推移，轉瞬又是南瓜開花的季節了，那些短暫而終必枯萎的花朵，肥厚而濃艷，很像一隻隻的燈籠，玉米已經長高，那些蓬鬆，從乳白的玉米外皮中鑽了出來，地面的景色漸漸被黃色浸染。夜漸長，漸涼，涼得有些刺骨，每當皎月高懸，各種景物便像蓋了霜一樣。有一次我們吃多了咖啡，夜半時，跑出去游蕩。蕩了一整夜，咖啡使我們的心跳急速而劇烈。夜色朦朧中，我們停下來休息，康史太去攪動一塊石板，驚動了一條毒蛇，被咬着了，那蛇盤臥在地上，尾部削尖，身體粗大渾圓，樣子實在令人厭惡，我們立刻割開傷口，而康史太趕忙用嘴吸吮傷口，邊吮邊唾，後來蛇被我們用石頭打死了。但是史太浦，生就有一付耐夫的魁偉體格，手掌粗大堅硬，像那類輕微的咬傷是不怕對他發生作用的。

天快亮以前，我們開始感到困倦，拖着沉重的脚步，走進一條遼遠蒼闊而濃霧的山谷，霧團的輪廓極為清晰，以至只見牛群的身體和頭部在霧中隱隱浮現，而無法看見它們的腿。青草上上滿着露珠，空氣令我們戰慄，恰好，我們已接近一座田莊，莊上的煙囪吐着炊煙，轟轟升入天空。在一間廚房裡，有個女孩兒正在攪動一鍋熱粥，樣子非常年輕，似乎是最早起床的人，她站在鐵爐旁邊，轉向我们說道：「要吃點東西嗎？」後來，我們又在冰涼的湖水裡洗了個澡，一覺睡到中午。我們在那裡已就攪得太

仍然挑選了幾箇，而且立刻使精神抖擻了，我們挑選相配的颜色，放在手裡估計重量，聞聞味道然後用一隻刷子撥一點出來試試。最後高聲讀着上面一排發光的外國名字：保羅佛隆絲，朱砂綠，天竺葵紅，歌德，和種種說明，像「注意，內含鉛質」，或「勿與銀黃及史溫弗綠相混」等。然後再叫他們把上等的紙張拿給我們看，我們用手指感覺紙的厚度，對着光亮稱讀紙上的水印，那是一隻小公雞站在一個圓環裡，和一行Portenone的方體字，購貨完畢時發現外面街上，酷熱難熬，那個該死的黃頭髮一直沒有再出現過，因此我們開始行程中的下一個節目，地點在一個意大利人所開設的店裡，那店門口兒的柱子上掛有幾捆用稻草包裹的瓶子，煞是好看，在一間套間裡有酒，有乾酪和麵包供應。午後，陽光從虛掩着的百葉窗上進屋中，呈現出一種異樣的光彩，水波的圓環在天花板上忽大忽小地搖擺，不知是否就是被女孩兒所懣惑了的河水底水波，酒倒進了我們的頭腦，刺激着我們。那時我們對前途有遠大的計劃，覺得人生不過才開頭，頭腦中滿是新的開始和強有力的改革！如今已全然不同。新的開始不再令人覺得歡欣，有很多在尚未開始之前就使人覺得够了。

滿載歸來後，如何消耗這些材料，便是我們唯一的問題了，我們儘量工作，幾乎是狂熱地運用我們的色彩，在那座小山頂上，不容我們在酒精和閒談中把大好光陰蹉跎，我們依舊牛奶和稀粥糊口，另外還有自己用長捲的，灰白色的 Bosca Serai 烟草捲成的紙煙，我至今仍然歡喜

吸一兩枝那種清涼芳香的紙煙。我們工作、爬山、和女孩子們接吻，但沒有更過份的行為，因為我們內心的不安逼迫着我們那些女孩子並不十分喜歡我們，她們情願我們比較悠閒些。但是光陰啊，我們想，光陰可貴啊！看來我們已消耗了那麼多，真擔心自己將要一無所成了。

雖然才是初夏，但是因為夏天已經降臨，因此，到處都洋溢着蔚藍和蔥綠，藍色從天空降下，沉入無邊際的綠色，藍色和綠色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彼此滲透着，向對方的胸懷裡滲透，綠色發着閃光，向綠色吶喊，渴望着鮮紅色降臨。於是有一天鮮紅色出現了，起初是血滴般的幾點，然後擴展到比比皆是，泉水般湧出地面，太茂盛了；到處都是盛開的罌粟。

罌粟盛開，草莽由茂盛轉為頹萎，大地是一片焦灼的青草，焦灼上點綴着圓目的陶器的碎片，天空中在燃燒，撒下的陰影是紫色的小圓形，我們在河邊的草地上，選擇適宜的位置，彼此隔着一段距離。汗從我們的前額流下，馬鬃緊釘着我們的襯衣，我們的行為幾乎是瘋狂的。水彩才一下筆立刻就乾。顏料在調色板上蒸發得飛快，各樣物體的輪廓都逐漸變得奇形怪狀，有時山谷中的矮樹叢懸在空中顫抖，突然我看見史太浦的畫具被丟在一旁，而史太浦自己却不知去向，我只能看到遠處的一群像小黑點一樣的馬群，當我觀望時，忽然馬群因為一些莫明其妙的刺激的驚駭而向四面奔散，那時正當日中，我立刻看見了史太浦，在河岸的灌木叢裡來回奔跑。於是，我也提起兩隻沉

久，不得不趕快回城裡去。那便是我和康史太最後一次的出遊。

如今，每當我在閣樓的畫箱中尋找，無意中找出那些陳舊的圖畫時，我便覺得那時的果感實在好笑。過去我們有足夠的熱情，但沒有理智，也不能為歷史創造些什麼，「我們到過米蘭，」我們常這樣吹噓。「可是一次也沒去過布魯拉。而你猜我們在威尼斯時如何排遣時間，說實在的，不過是往運河裡唾瓜子兒而已，」所以不必多說，我們的作品裡是沒有藝術家的墨跡和不朽的色調的，充斥在我們圖畫裡的全是頹廢，凋敝，庸俗，和獸性，不是獸性，只是毫無節制，我們輕率地把檸檬黃混進最藍的藍色，把朱砂混進綠色，什麼色彩都用，只是謹慎地節省着紅顏色，生命精華底顏色。至於那些被我們貼在天空上的白雲，看上去是非常古怪的，我們先把白顏色擠在調色板上，然後把它們分成一團團的奶油的樣子堆在藍色上，再攪動那些奶油團，調成許多圓環，同時讓它們多少沾上一點藍色。它們浮在畫板上，顯得放蕩而輕浮但很快樂，那些小朵的雲，畫得並不壞。突然，當我把這一切包起來，又不能決定是否該把它們丟棄時——南瓜田的風景畫，柏爾格市市場上的婦女，和康史太當作禮物送給我的自畫像——當我打開了又再包裹它們時，我不禁要用手指去撫摩其中的一張舊畫布，是一張從掃帚柄的縫隙裡找出來的一張舊畫布，她曾經答應讓我們在布上繪畫。這時康拉，史太浦重又在我心中出現，然而這一切都已非常遙遠，像伴着

它逝去的歲月一樣，永遠不再回來了，我忽然感覺，這些事情不再像以前我所以爲的那麼愚蠢。我們現在已變得更有謹慎，更不關心那些災禍、愛情和苦難；我們對前途沒有遠大的計劃，却生活在被安排得更完善的計劃裡；可是那些圖畫的顏色是超越我們的，是我們永遠不再想調配的了。

(三)

時間不停地飛逝，我以後只再遇到過康史太一次，是在一座與我們毫不相干的陌生城市裡，他在城裡舉行畫展。利用了那次機會，我們再度相聚。他讓我看過他的圖畫後，我們乘街車到城外的一個地方去；他說在那兒談話要方便些。立刻我們便覺得彼此有了更深的默契，康史太已經結了婚，但他從前具有的那種慾望，現今更加顯著，竟至使他遭遇着更多的困難。他正漸漸有些成就，但我看實際並不理想，他的神情是過憂的。我記得我們走的那條小路在一個非常幽靜的角落裡終止，前面一個鋪滿青草的土坡上有茂盛的鼠尾草和幾株胡桃樹，蟋蟀在低鳴。

「你聽我說，」康史太開始說道。然後突然含混地問道：「你是不是也以爲我們已經到了窮途末路了？」

我說：「窮途末路？你是指什麼而說？」

他把手揮向前面的一片寂靜，一片閃閃發光的青草，和土坡上的胡桃樹和鼠尾草，「你看，這些都已經不像它們原來的樣子了，我們不中用了。」

中的魚一定要死了，鳥兒也要從天空中跌落；那些就是死亡的顏色。

雖然康史太沒有，但我們却終於回來了。也有別人此後再沒聽人提起過，而我們，生還者，便各處奔走，爲要尋找新的開始而在殘骸中搜索，但時時都覺得恐懼。今天我和史太滿的家人寓居同一個城市裡，實際上我沒有給他們多少幫助，我甚至沒有機會對史太滿的孩子們講述他們的父親。他們怎會知道問題是什麼？他們的記憶裡沒有父親。我常想，我所認識的康史太和這些孩子的父親實在是兩個迥然不同的人。

有個孩子常來看我，喜歡在我的雜物裡搜索，前天他找到了我的舊顏料盒；他開着，玩着乾涸的顏料筒，「這些顏料貴不貴？要化不少錢吧？」

「有的貴，有的並不貴，」我說，「並不全都一樣，顏色有便宜的，也有貴的。」

「那麼，這種顏色一定要費很多錢。」這孩子找出一個粗顏料筒，舉着，是一筒克蘭尼茲白。

「猜錯了，那是最便宜的。從前那種顏料是我們這些窮書家所最喜歡的，因爲我們用白顏色比任何別色都用得多，只要想想我們畫雲的時候要用多少，就可以知道了。」

「那麼哪種顏色是貴的呢？」

「哦，有一種紅的。」我說，「我們管它叫錫紅。那種顏色就是的，就是的，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了，你父親

「無聊，」我用輕快的口吻說，因爲他面孔的表情已漸漸使我緊張，「我們早就處在山窮水盡的地步了，你記不得巴士車輪上只剩一個螺絲帽的事？另外兩個在海瑯格就已經掉了，記得吧？我們那時就已不用了。」

我們沒有再繼續追究這個話題，在回去的路上只認真地談着我們的日常生活情形，到傍晚他送我乘車時，我的火車先開——康史太又說起他的感觸，那時空氣是潮濕的，已經下過一陣雨，我們走過一座橫在工業運河上的小行人鐵橋時，台階和扶手都發着濕潤的閃光，污穢的河水上飄着幾片發亮的油跡和垃圾，康史太又停下來，下額對着河水，水面上正浮着幾條蠕動的油跡，呈現着令人作嘔的紫顏色和冷冷的綠色，全是些腐敗的色彩，在所有陰暗的灰色之下顯得有些刺目。

「你看那下面，」康史太說：「那就是我們現在的顏色了。」

當我又想到這件小事時，已是幾年以後的事了，康史太已死，但因消息早就斷絕，那時我竟全不知道，每當我潮濕絕境時，這件微不足道的事件，便像許多別的不相干的事件一樣，會一再地回到我的心上，這並不完全出於偶然。軍隊正散在戰時的機場地帶等待結束，一切都已成爲過去，坦克在玉米田中漫無目的地開來開去，桑樹折裂着。纏繞在樹上的葡萄藤莫明其妙地懸在空中，突然在我們面前的壕溝裡，我好像看到了那一片油跡的光彩，銅紅色的，綠色的，膩人的藍色反光。現在，我想，河

的盒子裡有的，一個小顏料筒，比你的小姆指還短，費的錢却可以買上半屋子的東西，但是我形容不出那是怎麼樣的一種火紅色，筒上有三顆星，以表示它是最好的一種。

「有一會兒誰也沒說話，只有那孩子在翻東西的聲音。突然他找到了什麼東西，喊道：『你這兒還有一點兒，從外面就能看出來，蓋兒上也有三顆星呢！』」

他把找到的東西放在我手裡，我彎下腰去細看時，感到一陣劇痛，那是個乾癟了的小顏料筒，上面印着姆指指紋和一條染黃了的標籤。毫無疑問，這就是從前的錫紅了，我好像看見了五色繽紛的維拉城——那是什麼時候，多久了，從那兒來的？這種紅色經過這麼久遠還沒有用盡，太經濟了，我不會把它用盡，並不是因爲我想節省它，雖然它是那麼昂貴，而是因爲使用這種顏色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還能用嗎？我把帽蓋扯開擠了一下。顏色帶着香氣一起流了出來，仍然是好的，但是突然康史太在我腦海裡浮現，我感到羞恥，很難說是爲了什麼，在將來的那些夏天裡，我也不會把這些顏色用盡，把這顏色節省下來，或是必須再去店裡購買，並沒有多大差別，只是我現在不敢用這種顏色了。

北 敦 莊 (Peyton Place)

Grace Metalious 作
斯 美 譯



「Peyton Place」北敦莊是去夏以來美國小說中佔第一位的最佳暢銷書，根據紐約時報書評誌記載，該書銷售紀錄歷久不衰。這裏面有誤傷，自殺，亂倫，墮胎，弑父等種種不平凡的情節，但却自始至終充滿了人情味。本刊所載者為根據 Omni Book 譯出之節譯本。

某一年的十月初旬，小陽春降臨到了新英格蘭北部一個名叫北敦莊的市鎮上，遍佈在整個的市郊。淨空低沉，蔚藍無際。楓樹，橡樹，槐樹，全在那不合時令的火辣辣的陽光中，換上了暗紅赭黃的新裝。

北敦莊在小陽春的烈日下靜靜地躺著。本鎮的主要大道榆樹街上，店主們已在門前窗上放下了遮蔽陽光的帆布帳幔。法院門前的幾條木製長梳上——在美國的小市鎮中，木製長梳似已成爲每一幢市政建築物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有好幾位老年人在那裡閉坐。

那天下午，馬愛黎放了學，沒有跟誰搭上一句詞，就急急地離開了校門。她走上了楓樹街，再在榆樹街上轉彎向東，故意躲開了她母親所開的節約服裝店。愛黎匆匆地步行着，直到她把北敦莊上所有的店舖和房屋全部拋在身後以後，才把脚步放緩下來。她爬上了紀念公園後面那坡度徐緩的山岡，終於來到了路面盡頭的一個所在。在這鋪設路面的終結之處，地面突然陡削地降落下去，陡坡上佈滿了岩塊和矮樹。就在此陡坡所在，有一塊寬廣的木板欄住了去路。木板的每一端都架設在一個底座上，看起來很像是一具大得出奇的鋸木台。木板上漆着幾個紅色大字——「路盡於此」。愛黎看到了這幾個字，就常會興起了心滿意足之感。

小陽春的天氣懶洋洋的，天空中一片澄碧，這下午顯得特別美麗。愛黎反覆地喃喃自語着「十月的下午」數字。這幾個字就像是醉藥一樣，安慰着她，使她心胸中充滿了寧靜。「十月的下午，」她說道，長啞了一聲，然後就在那塊一邊漆有「路盡於此」四個大字的木板上坐將下來。

這個時候，她四周平靜，心無畏懼，她可以假裝自己又是一個很小的孩子。照理，她已經十二歲了，再過不到一年就要升入中學，她應當對於衣着，男孩子，淺玫瑰紅色的唇膏等發覺興趣才行，可是她却不喜歡這些。這時，幼年時的喜悅圍繞在她的四週，在這一個山岡上面，她並不覺得她這個人有何特別，她跟她同年歲的人有何不相類似之處。

在學校裡面，有時候，班上正在念着一本她所喜愛的書籍或是小說，那麼她也會覺到一絲同樣秘密而孤獨的快樂之感，不過這種機會頗爲難得罷了。碰到這種時候，她就會很快地把眼光從書頁上移向上應，去找曹老師。而這位掌握八年級全班命運的曹老師呢，也會向着她看。兩對眼睛相聚了，停留了一會兒，她們微笑了。她很小心謹慎，不讓這種快樂之感流露出來，因為她知道，她班上別的女孩子會笑她的，會告訴她，這一類的喜悅之感是錯誤的，還會用她們所喜歡用的罵人話來描述她，說這這就是「孩子氣」。

對於愛黎，像這樣可以自滿自足的日子不會很多了。

現在她已經有十二歲，不久以後，她就不得不開始在人群之中周旋，就像學校裡的女同學們一樣。她的四週會被他們所包圍，她不得不努力學習，以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她相信他們一定不會收容她的。他們會譏笑她，嘲弄她。這個意義不明的「他們」二字，在她的心胸中究竟指的是誰呢？如果有人把這問題來問馬愛黎，那她就會回答道：「除了曹老師和陸麗卿以外，每一個人都包括在內。有時候，甚至於連麗卿都算在裡面。」

路面盡頭的遠處，有一片空曠，愛黎向著這空曠的另一邊眺望著。在這個山岡上面，她能夠看見那小學裡的鐘樓，那教堂的尖塔，還有那曲折蜿蜒的青色的康納河，那河岸兩旁像藤曼般依附著的紅磚砌成的磨坊。

這裡，山岡上闌無一人，愛黎能夠充滿了自信——而且，有滿足之感。

馬愛黎這個名字，是承襲着她父親的名號的。她三歲時候，父親就逝世了。她心中一點都記不起他的音容來。打從她開始有記憶到現在，她一直跟著她母親康絲，住在北敦莊上那曾經一度為她外婆所有的房子裡面。

康絲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因為她理智，而頗引以自傲。十九歲上，她看到北敦莊上局面太小，無法發展，就不管她那守寡多年的母親如何抗議，毅然到紐約去了。她計劃去找一個有錢有勢的男人，最初幫他工作，最後嫁了他。

那天傍晚六點十五分，康絲推開了她的前門，走進起坐間裡。這時她女兒正在等著她。

「嗨，寶貝呀，」康絲說。

「嗨，母親，」愛黎這時正坐在一隻襯墊得特別飽滿的椅子上，兩條腿架在寬闊的椅背上，在看書。

「你這個時候在看什麼書呀？」康絲問著，一方面站在鏡子面前，很小心地把帽子除下來。

「我祇是看一本孩子們的神話書，」愛黎自衛著說。『這些書，我每隔一段時間總喜歡再念一遍。現在念的是「睡美人」。』

「好極了，親愛的，」康絲模稜兩可地說。她無法瞭解，一個十二歲的姑娘還會儘向書本上去磨鼻子。像愛黎這麼年紀的別的女孩，早就繼續不斷地往她店舖中去鑽了，店裡面差不多每天都會新到一些美麗的衣箱或襯衫褲，她們會一匣匣打開來細看，看得高興就大聲地嚷。

「我看我們得找一點東西來吃了，」康絲說道。『半個鐘頭以前我放了兩個洋山芋在烤箱裡面，』愛黎說時把書本放了開去。

她們倆一塊兒走入廚房，去準備康絲所謂的「正餐」。愛黎發現到，在北敦莊上就祇有她母親一個人是那麼說的。在外邊，愛黎會很小心地說「晚餐」兩字。她和別人說話的時候，她說的是「上教堂」而不是「做禮拜」，說一件衣服「好看」而不是「漂亮」。像用詞不同這一類的小事情，常會使愛黎感到侷促不安，她會羞愧得痛苦萬分。

父親馬愛黎身故以後，康絲就回到北敦莊上，在斯丹地宅中安頓了下來。她並不為她死去的丈夫悲哀，因為她並沒有愛他。她回來不久就在榆樹街上開了一爿小小的服裝店，好好地做起生意來，好養活她自己，養活她的小女孩兒。

三十三歲了，康絲還是那麼美麗。金色的髮絲還是那麼光可鑑人。臉上，也還沒有添起一絲皺紋。

「真是不幸極了！」北敦莊上的人說道，「女人家獨個兒，尤其還要帶大一個小孩子，那境況一定很難過呢。」

「像那麼樣漂亮的女人，」鎮上的男人們說，「你會以為，她正在找機會，準備再醮的。」

「也許她還捨不得她的丈夫，」女人們說。『有些寡婦一輩子都哭啼啼地想她丈夫。』

事實上呢，康絲倒是很喜歡這種孤獨的生活。她一再跟自己說，跟她女兒愛黎一起相依為命，使她感到十分滿意，除此而外，她已無他求了。男人並不是必需的；最好的男人也是不可靠的，而且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儘會找種種麻煩。康絲常跟自己說，再也不嫁了，像目前的生活已經太好了。

節約服裝店的業務蒸蒸日上。也許是因為像這一類的店舖在北敦莊上僅此一家，也許是因為康絲對於服裝的樣式確有某種天賦的才具。不管那原因何在，總而言之，本鎮的女人們要買衣服，差不多總找到她門上來。

，她會羞愧得面紅耳赤。

有時候她母親的用詞刺激着她，她再也忍不住，非爆炸不可了，她就涕泗橫流地說，「請你別說了，母親。」而康絲呢，她本鄉人常用的詞句早就埋藏在紐約城的華表下了，她會說，「可是，寶貝哪，一天之中最主要的三餐飯總是叫正餐的呀！」

榆樹街南邊和牠平行的第一條馬路，叫做栗樹街，那是被公認為北敦莊上「最好的」街道。全鎮上的上流社會人物，全部住家在這一條街上。

栗樹街的最西一端，矗立着哈雷利家美奧美命的紅磚房屋。哈雷利是昆布蘭麵粉廠的廠主，家財饒富，是市民銀行的董事，同時也是北敦莊校董會的主席。

街道的對面是單梅修醫生的房屋。醫生的太太死去已有多多年，全鎮的人都常覺得奇怪，「大夫」——這是鎮上的人對於他的非正式的稱呼——為什麼還一定要住這一所大白屋子。

「單祇有一個人住，這屋子未免太大了，」北敦莊上的人說道。『大夫連一個孩子都沒有，這事情實在太糟啦。』

男人家，死掉了太太，又沒有孩子，一定是很寂寞的。

單醫生家的下面，在街道的同一側上，住着柏嘉禮，那是鎮上第一流的律師。栗樹街上還住着洪大德，是市民銀行的行長；費立登，他開了一所鋸木廠，還賤有大塊的

硬木森林；葛建來，他在本州北部各地開了一連串的糧食店舖，而且還是本鎮市政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此外還住着北教莊時髦的老板浦雪士。

『雪士是栗樹街上獨一無二的一個人，可以不用工作，不愁沒有飯吃，』鎮上的人這樣說。『他可以坐下來，隨心所欲地東塗西抹一下，就用不到擔心人家開來的賬單。』

這句話是千真萬確的。雪士是已故的浦佐治的獨養兒子。浦佐治是一個精明的地主，後來做到本州的州長。死後以後就把一大宗財產遺留給他的兒子雪士。

『浦佐治這老人家哪，硬得就像鐵釘似的，』鎮上人都有記得他的，都這麼說。

栗樹街上的居民自以為是北教莊上的中堅份子。他們來自古老的家族，他們的祖先還記得開闢當時，本鎮上是一片荒蕪，了無人跡。他們相互間的談論，認為栗樹街上的居民是北教莊上人們飯碗的來源。他們關心全鎮的民瘼，治理全鎮的法律事務，左右全鎮的思想，還處理全鎮的錢財。他們自己相互吹噓，認為他們對於本鎮的事務以及本鎮的居民，比誰都了解得清楚。

『栗樹街上的力量比巨大的康納河還要大，』這是杜比德說的話。杜比德在本鎮上執行律師業務，却有着變重的不利之處。一來是他年事太輕，二來因為他並非北教莊上土生土長。

每當星期五的晚上，栗樹街上的大爺們在浦雪士家聚

日，在他的客人們面前提出。最後，他終於說話了。

『最近這幾天，我一直在想，』他說，『我們鎮上的柏油紙棚屋，現在分佈得越來越廣了。照我看來，我們似乎應當實施分區法才行。』

有一會兒功夫，大家默不出聲。然後柏嘉禮嘆了一口飲料，嘆了一口氣，對於他而言，這樁事已經是他們談話的老題目了。

『雪士，你又來了？』律師問道。

『是呀，我又來了，』雪士說。『這幾年來我一直想要使各位老兄對這問題有所了解，現在我告訴你們，目前已經是該採取行動的時候了。下星期起，我預備在報紙上開始登載一連串有關的文章，還想登報上照片呢。』

『嗨，嗨，雪士哪，』哈雷利安慰著說。『要我啊，對這種事情就不預備太急。不管怎麼樣，你所說的那些棚屋裡的住戶，畢竟也是和我們其餘人一樣納稅的啊。本鎮在經濟上是無法讓任何一個納稅人搬走的。』

『現在你聽我說罷，雷利，』單醫生說。『你一定年紀太老，心腸變軟了，才會說出這種話來。當然棚屋裡的人也得納稅，可是他們的財產估價的時候估得那麼低，他們付給本鎮的錢簡直少得可憐。另一方面，他們住在棚屋裡面，生起孩子來，一打一打的生。結果是我們這些人出了錢，去教養他們的兒子，還要去鋪設街道，而且每隔一段時間得買一架新的救火機。』

『沒有了那些棚屋，』哈雷利說，『現在搭棚屋的地

會，一塊兒打撲克。平常的話，所有的人都會到齊，可是在這一個星期五晚上，却祇有四個男人圍坐在雪士家廚房桌子的四週。那是：柏嘉禮，哈雷利，單梅修，到浦雪士。

『今兒晚上人那麼少，好罷，讓我們來打牌罷，』哈雷利不耐煩地說着，用他一雙白手洗着牌。

『要想拿我們的錢，有點等不及了罷，是不是，雷利？』雪士這樣問，他對於哈雷利懷着深切的痛恨。

『一點兒不錯，』哈雷利同意這種說法。雪士心中有何感覺，他是一目了然的。

哈雷利心中得意非凡，他知道有很多人，雖然懷恨着他，却不得不容忍他。在哈雷利看來，這正是他成功的鐵證。像這種事情每發生一次，他就再一次地深切感覺到他自己所擁有的威力。北教莊上，大家都都知道，任何一樁事情，在市政會議的投票中，如果沒有哈雷利首先贊同，就不會有成功的希望。他對於這些事情是毫無羞愧之感的。有很多場合之下，他把他工廠中的工人叫了攔來，對他們說，『嗨，各位哪，關於明年度創設一所新的小學這樁事情，如果我們不投票贊成的話，那我一定會覺得非常高興。說實在話，正因為我心裡特別高興，所以我願意在下星期內給本廠的每一個人五分錢的特別獎金。』

這幾個人靜悄悄地打了一個鐘頭的牌，雪士祇在需要重新斟滿酒杯的時候才偶爾從椅子上站起來一下。這位報館編輯的牌打得很好，因為他的心思並沒有放在牌上，却一味忙碌地在盤算着種種方法想把一個極易引起反感的題

方就都空了出來。到了那個時候，你還能徵收多少稅金呢？不但是如此，而且你除非把每一個人的稅金都提高了，不然你就無法提高棚屋的稅金。你要把棚屋地區重新劃區的話，你就不得不把全鎮各地全部重新劃區，於是每一個人都會對你大失所望。不是這樣的，各位老兄，我也不願意出錢去教養一個飲木工的孩子，其情形不會比你們好，可是我還是要說，那些棚屋，就該地留著罷。』

『看看老天爺的面上罷！』單醫生不勝憤怒，就身不由己地大喊起來。『這不單是稅金多少的問題。那些棚屋簡直跟毛刷無二，儲得就像陰溝，不衛生的程度就像是非洲的沼地。你先讓傷寒病在棚屋區裡獲得一個立足之處，用不到多久，全鎮就會遭殃了。』

『你在說些什麼話？』哈雷利問道。『這裡附近從來就沒有像這一類的病症發生過。你說話簡直像是個老婆婆了，大夫。雪士哪，你也差不多。』

雪士非常生氣，連臉色都變了，可是他還沒有得來及說什麼話，柏嘉禮就靜悄悄地插嘴了進來。『雪士，要是棚屋裡住戶拒絕遵守你的分區法的話，你預備怎麼樣把他們從棚屋中趕出去呢？』他問道。

『我想他們中間不一定會有很多人願意搬家離開的。』雪士說。『大部份的人，可以出得起錢，把他們的房屋整頓改善一下。他們可以把他們喝酒用去的錢，移一部份來裝設廁所，水箱，和自來水。』

『你究竟做些什麼事啊，雪士？』哈雷利問道。『要

把北敦莊改造成一個警察國家嗎？你告訴別人，應當做這個，做那個，還應當做別的什麼事情，這時候，你已經跟侵犯一個公民應享的權利相去不遠了。你想指定要人家中該有如何如何的設備，像這樣的法律，你千萬別妄想能得到我的一票。」

當他說出這種假裝神聖的話來的時候，雪士和單醫生兩人都對他大大地不信，可是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說話，那位生來就喜歡凡事和平解決的柏嘉禮，已經拿起撲克牌來，開始洗牌了。

「我們本來就是打撲克來的，」他說道。「我們還是打下去罷。」

關於北敦莊上柏油紙棚屋的話題，以後就不再被提起了。

★

十一點三十分，單梅修告辭出來，決定像往常一樣，在回家以前，作一次晚間的散步。

他離開了栗樹街，移步向南，走出市區不半哩遠處，他就走到了第一所棚屋邊。有一支黯淡的光線從一扇小小的窗戶中透射出來，還有一卷輕煙從那鐵皮煙囪中冉冉升起。單醫生在那泥土路的中央停了下來，瞧着這一所狹小的黑色柏油紙棚屋。這屋子裡住的是陸路加，他的妻子南莉，和他們的三個孩子。有一次單醫生曾經跑進那棚屋裡面去過，他知道屋內祇有一間房間，一家老小，食於斯，睡於斯也起居於斯。

那女孩從他手中掙了開去。「大夫，你自個兒到這裡來幹什麼的？」她怒氣勃勃地問道。「沒有人請你來出診啊。」

在那棚屋窗戶中所透射出來的薄暗的光線裡，醫生幾乎無法辨認出那女孩的面貌來。

「嘿，」他說。「是麗娜哪。我看見過你跟馬家的小姑娘在街上逛來進去，對不對？」

「對了，」麗娜說。「愛黎是我最好的朋友。大夫，請你聽我說一句話，請你千萬別把今天晚上我們家吵架的事情告訴給愛黎聽？好不好？像這一類的事情，她是不會了解的。」

「不會的，」單醫生說道。「我不會向任何人提起這樁事。你們家的孩子中間，你是老大罷，對不對？」

「不。我的哥哥保羅比我還要大。他才是老大呢。」

「現在保羅在什麼地方？」醫生問道。「裡面嗎？得天翻地覆，為什麼他不阻止一下？」

「他到鎮上去看他的女朋友了，」麗娜說。「再說，你所說的又有什麼用呢？我爸爸喝醉了酒，開始打人了呀，沒有一個人能阻止得了他。」

她停止談話，低低地吹了一下口哨，於是有一個小男孩從一棵樹後面奔了出來。

「我爸爸一開始發作，我就總是跑到外面來，」麗娜說。「同時我也把喬依留在外邊，免得爸爸尋他出氣。」

喬依既小又瘦，還沒有到七歲。他站在他姊姊後面，

他正要返過身來走回市鎮去的時候，突然有一聲尖銳的嘶叫在黑夜裡響起。他心中想像着各式各樣的意外事件，就開始向棚屋的方向奔去，他還埋怨自己，為什麼不把醫生用的藥囊經常帶在身邊。他走到門邊，聽見了陸路加的聲音。

「他媽的狗蛋，」路加大醉酩酊地高聲嚷叫。「你把他放在哪兒啦？」

接着一種響亮的猝然之聲，好像有人跌倒在椅子上面，或是被別人推倒在椅子上面。

「我跟你說過了幾次三番，」傳來了南莉的哀鳴。「已經沒有剩了。都給你喝酒喝光了。」

「他媽的你這傢伙，」路加嚷道。「你把牠藏起來了。告訴我在什麼地方，要不然的話，我把你的臭皮囊都給你揍下來。」

南莉又嘶叫了起來，聲音既尖又銳。單醫生從棚屋門邊旋過身來，覺得有一點兒噁心。

他想到，照我看來，平常所說「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這一項不成文法，倒是很不錯的。可惜我有時候却不信這一套。

他向路邊走去，可是他走不上幾步路，就被一個蹲伏在地上的小人兒絆了一下，差一點跌一大交。

「老天爺哪，」他柔和地說，伸下手去，抓住了一個女孩的手臂。「那麼暗暗的，你在這兒幹什麼？」

從她裙子的側面膽怯地偷覷着醫生。一陣強烈的怒氣填滿了老人的心胸。

「我要去阻止他別這樣做，」他說着，就重又向棚屋門邊走去。

麗娜馬上就跑到他的前面，把兩個手抵住他的胸口。「你要去找死嗎？」她瘋狂似地輕聲說着。「並沒有人請你來啊，大夫。你還是回到栗樹街去罷。」

現在，棚屋中傳來一種連續的哀哭聲，先前的尖叫聲已經停止了，路加的聲音也變得很低。

「總算是一切都風平浪靜了，」麗娜說。「要是你現在跑了進去，那祇是使我爸爸重新生氣來。你還是走了罷，大夫。」

醫生躊躇莫決了一會兒，然後向那女孩把帽子拉了拉。

「好罷，麗娜，」他說道。「我就走了。再見。」

「再見，大夫。」

他走回到路面上，那女孩又奔過來，趕上了他。她把手拉住他的袖口。

「大夫，」她說道。「不管怎麼樣，我跟喬依兩個人得謝謝你。你能光臨敝舍，實在是太好了。」

就像茶會散場，貴婦人對她的賓客們一一告別一樣，醫生那麼想。你能光臨敝舍，實在是太好了。

「那不算什麼，麗娜，」單醫生說。「你什麼時候要我來，通知我一聲就行。」

陸路加自出生以來，一直就住在北敦莊上。在他以前，他父親和祖父，也都在北敦莊上住家。路加是一種時作的木匠，那是新英格蘭北部所常有的。當一切都不順利，而急於需要現錢的時候，伐木工作總還是十拿九穩的可以找到。那些終年以此為生的伐木士，對於路加這一類人最看不起，所以總把伐木業中的次等工作交給他們做，諸如把木材堆到卡車上去啦，結上鏈條啦，在鋸木廠裡卸木材啦，等等。在新英格蘭北部，他被稱做是伐木工，可是假如他住在美國境內另一地區，那麼人家對他的稱謂就會是「污鬼」，「山佬」，或是「白種農民」了。

路加老是喝酒，打太太，好虐待孩子，可是他有一樣好處，他認為憑他這一個好處，可以遮蓋他所有的壞處而有餘。他的好處就是帳目全部付清，決不拖欠。在陸路加這一類人看來，欠帳不還乃是一種主要的罪惡。而且也是唯一的一種。也就因為這一樁好處，所以新英格蘭北部小鎮上那些有穩當職業有安定住家的人，一碰到有關他附近那些棚屋居民的現實問題時，就覺得有所退步了。

「他們都還不錯，」新英格蘭人會這樣說，尤其是碰到那些從城市裡來的旅客時會如此說。他們納稅付帳，都不拖欠，而且不喜歡管人家的閒事。所以他們毫無害處。」

馬愛黎並沒有真正的走進陸路加的家裡去過。她的老

過今天下午，愛黎心中一種浮躁不安之感，急於想一反往常地玩一下，所以對於愛娜的「我們今天幹嗎呀？」這一句問話，竟躊躇了半天，沒有說出那陳年濫調的答語來。愛黎說道，「嘿，我也不知道呀，我們就這樣散散步罷。」

「上哪兒去呢？」愛娜實事求是地問道。『總不能儘是走呀走的也不上哪兒去呀。還是讓我們到你母親店舖中去看罷。』

愛娜很喜歡上節約服裝店去。有時候，康絲可以讓她的對那些掛在白色衣架上光彩奪目的服裝儘情觀賞一下。『不，』愛黎什麼地方都願意去，就不願意去看她母親的店舖，她很堅決地說。『你總喜歡老是做同樣的事情。我們還是上別的地方去罷。我知道有一塊地方，我知道一塊全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地方。可是這是一塊秘密的所在，所以我決不能告訴任何人，說我曾經把你帶到那裡去。來罷。我來帶你去。』

★兩位小姑娘手牽着手走着，愛黎領着路，穿過市區，走進紀念公園。

「買齊鐸走過來了，」愛黎輕輕地說。『你假裝沒有看見他好了。』

「為什麼？」愛娜大聲地問道。『齊鐸是一個好孩子。為什麼我得假裝沒有看見他呢？』

「他在追你呀，所以別理他，」愛黎的聲音很低。

習慣，總是順着泥土路走到陸家棚屋所在的地方，在空地的前面等待着她的朋友走出門來。有很多次，愛黎曾經懷疑過，為什麼陸家的人，從來沒有請她到屋子裡去坐過，可是她一直不敢去向愛娜問起這件事。她有一次曾經問過她的母親，不過康絲總是說，那是因為愛娜對於自己的房屋感到羞恥的緣故，所以愛黎就再也不敢跟母親談論這件事了。康絲似乎無法了解，原來愛娜這個人倒是足乎已無待於外的，祇有愛黎才有羞愧的感覺。大多數的場合下，愛娜一看到了愛黎，就馬上從棚屋門中趕了出來，不過，有時候，她會從那棚屋側面陸家養着幾隻羊的羊欄中出現。通常，愛娜的小弟弟喬依會跟在姊姊的後面，可是，這一個禮拜六的下午，愛娜却是從屋子中單獨出來的。

「喂，愛娜，」愛黎親熱地喊道。『喂，女兒，』愛娜的聲音深沉得古怪，愛黎覺得這聲音頗為耐人尋味。『我們今天幹嗎呀？』

這問題祇是修辭學上的詞句。在星期六的下午，這兩位小姑娘總是慢慢地順着市街閒逛，向書店舖櫥窗邊走邊聽，假裝是成年人的模樣。

她們兩個人，會把愛黎向她母親處要得的每一分錢都化掉，買些電影雜誌，冰淇淋聖代。有時候，愛娜幫本地一家主婦做些零星小活，賺了一點兒錢，那麼她跟愛黎就會上愛佳戲院去看一場電影。過後呢，她們就會到雷家藥舖去喝汽水了。

這兩位好朋友每當星期六下午總是這樣子渡過的，不

「你真是個傻瓜。喂，齊鐸，」愛娜向齊鐸說，這時這男孩子已經走到兩個女孩的近旁了。『你在這裡幹什麼？』

「還不是跟你們一樣，」齊鐸說時笑了一笑。『散散步罷了。』

「好呀，那麼，跟我們一起走罷，」愛娜說，雖然愛娜用臂肘向胸前碰了一下，她也沒有理會。

「不行，」齊鐸說。『我得走回家去，還得幫我母親買小菜呢。』

「好罷，不行就不行罷，」愛娜說道。『快點來罷，』愛黎道。

「再見，齊鐸，」愛娜道。『再見，愛黎。』

兩位小姑娘們穿過公園向前走去，齊鐸繼續走向市區中去。當他走完過道，就將轉向街道上去的時候，他又回過頭來。

「海，愛娜，」他高聲叫喚。

兩位小姑娘回頭來看他，齊鐸就揮了揮手。

「下次再見罷，愛娜，」齊鐸叫道。『好呀！』愛娜也大聲回答，用手揮着。

齊鐸轉出公園走上街道，看不見了。『你看！』愛娜生氣沖沖地說。『你看罷。我跟你講過了。他是在追求你。』

愛娜停下來，向她朋友瞧着。她盯住了她，盯了很久。

久。「那又怎麼樣呢？」她最後問道。

這天下午，事情並不順利。她們結交多年，可是像這樣，兩個人不能面對面正日而視，這却還是第一次。是什麼毛病呀？——愛黎無法理解，竟會有人看了這幽美的景色而無動於中，所以心裡大為納罕。

我看她有什麼不舒服呢？——麗娜無法想像，竟會有人對於「逛大街」不感到興趣，所以大加思索，麗娜繼而又想，愛黎這個人有很多的古怪念頭。她願意離群索居，她常會想念他死去的父親因而出神半天，這就是她的古怪之處。

麗娜心中想道，她自己的父親也是跟愛黎的父親一樣死去多年了，可是從來就沒有人看到她，像愛黎似的，看着父親的遺像出神。麗娜的父親究竟是什麼樣子，她一點都不知道。他是在她出生以前兩個月時，在一次砍伐樹木的意外事件中死去的，南利並沒有他的照相拿給她女兒看。就麗娜所知，她就祇有陸路加這一個父親。路加是一個驕夫，他太太在生蓮時死掉了，遺下了一個男孩。當麗娜出生還祇六個星期的時候，他就和南利結婚了。保羅並不是麗娜親生的哥哥，喬依也不是她同父的弟弟，可是，麗娜心中，對於這一切却了不為意。

愛黎滿腔狐疑，想着麗娜是不是可能已經接近了康絲所謂的「懷春期」了。她一定是非常急於想走到市中心區去。也許她希望着，可能在某一家店舖裡面碰上賈齊鐸。

晚幹嗎還要上這兒來？」

麗娜聳了聳肩膀。「忘掉了這個罷，娃兒，」她說時並無不客氣的成份。「別對我生氣。來罷，我們上市中心區去罷。」

「你說這樣的話，這下已經是第一百遍了，」愛黎說時怒氣勃勃地。「算了罷。我們就到市中心區去好了。」

對於愛黎和陸路加的繼女交上朋友這一件事。康絲並不完全贊同。有一兩次，她雖然並沒有下多大決心，也曾經試圖阻止過這種友誼，可是，當她工作完畢回家時，看到愛麗涕泗橫流，說她自從和麗娜停止交往以後，就壓根兒沒有一個朋友了，如是過了幾天，康絲也就懊悔了。這時候，愛黎和麗娜兩人走進了店堂；康絲就在櫃檯背後面向她們招一招手。

「最近有幾件新的晚會服，」她喊道。「就在那邊第二個衣架上。」

麗娜應着，像受了魔似的動身向那陳列在活動衣架上的鮮艷光亮的衣服邊走去。那裡似乎有好幾百件衣服，一件比一件好看。麗娜兩眼直盯着，她的手指恨不得去碰一碰那可愛的衣料也好。

愛黎這時站在店舖的櫥窗前，向外眺望蒼榆樹街上的車輛來往。她一向總是這個樣子。麗娜在節約服裝店中把一件件衣服都細看過去，愛黎則站來站去，等着似乎有好幾個鐘頭長的時間。

愛黎想到這個，不禁就擰起眉來。這時候，她開始爬上了公園後面長長的斜坡，麗娜則跟在她後面。

對於道路盡頭的風景，麗娜沒有哪一點上是感到喜歡的，當她跟愛黎到達山岡頂上的時候，她用毫不含糊的詞句，透露出她的觀感。

「這祇不過是一個陡坡罷了，」愛黎把那旁邊漆有紅字的木板指給她看時，麗娜就這樣說。「為什麼那兒就不該放塊標誌呢。要是沒有的話，人家會跌死的。」愛黎禁不住要哭了。她覺得好像有人毫不講理地在她臉上打了一個耳光。又好像她送給人家一件貂皮大衣，或是一隻金鋼鑽手鐲，或是其他同樣貴重的東西，却不料那人說道，「嘿，這些東西我已經多得用不完了呢。」

「你真麼，麗娜，」愛黎嘆道。「你這個人實在是又壞又可恨！這是一個特別秘密的地方。除了我以外。沒有別人到這裡來過。我因為把你看成我的知己朋友，所以才把你帶了來。」

「嘿，別那麼孩子氣了，」麗娜生着氣說。「你說除你以外沒有人到這裡來過，這是什麼意思？從我能够記得的時候開始，到了晚上男孩子們就常開了汽車，帶了女孩子上這裡來。」

「你胡說八道！」愛黎高聲大叫。「我才不呢，」麗娜憤憤地說。「你去問問隨便什麼人看。他們會告訴你的。」

「哼，這句話根本就不對，」愛黎道。「人家到了夜

康絲和一個顧客打完交道以後，就走向麗娜那邊，想要拿一件新衣服去給愛黎看，可是她看到了麗娜臉上那眼力鈍滯的神情，就不得不停下來，那孩子腰身微翹，杏目半閉，像在噩夢中一樣，這使康絲心中引起了深切的憐憫，女孩兒家看到了美麗的衣服，露出如此的神情，這種事情她是能體會的，愛黎呢，祇有在念書時候，才會流露出此種神情來。

「你看這邊，」康絲突然大聲地跟麗娜這樣說，連她有已都不勝驚異了，「這一件正好是你的尺寸。你喜歡的話，就試試看罷。」

她拿出一件裙邊挺硬的白色衣服，她看到麗娜臉上的感激之情，就不由自主地熱淚盈眶了。

「你真是這樣說嗎，馬太太？」麗娜低聲說。「我眞的能够碰她嗎？」

「是呀，我想不出來，你試穿的時候怎麼能够不碰到她呀，」康絲簡短地說着。她希望，她如此說着能把她語音中的顫抖掩蓋起來。

幾分鐘以後，麗娜穿了白色新裝，滿身光彩地從試裝室中出來，連愛麗都不禁屏住了氣息。

「嘿，麗娜！」她嘆道。「你真是美麗極了。看上去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樣！」

小陽春停留在北教莊上，不多不少足足有六天之久，然後她匆匆地去了，正像她匆匆地來。現在，冬季已經來

隨那市鎮在低沈的灰色天空下僵臥着，天際沒有一點陽光。這些日子，愛黎和麗娜會面的機會越來越少了，麗娜不是和買齊鐸在一塊兒，就是忙着一點零星小活做做。

「我正想積一點錢下來，」二月間的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愛黎提議去看場電影，麗娜對她說：「我想積點錢把你母親店裡的那件白色衣服買了來，好在畢業典禮的時候穿。齊鐸已經請過我去參加春季舞會了。齊鐸和我已經以身相許了。」

「齊鐸，齊鐸，齊鐸！」愛黎飛快地說：「你所能夠談的就祇有這幾句話嗎？」

她之漸漸失去麗娜，在最初的時候，感到非常難過。愛黎起先以為，她會因為寂寞而死去的。她渡過了許多冗長的星期六下午，只是在自己的斗室中哭泣，而並不願獨自一個人走到店舖中去東逛西蕩。後來，她和艾家采交上了朋友，於是就不再想念麗娜了。家采是新到本鎮來不久的一個女孩子。她喜歡念書，喜歡散步，還會畫圖畫，就因為這最後一樁事情，所以才使愛黎把她準備想寫的幾個故事告訴給家采聽。

「我相信你會懂得的，家采，」愛黎說：「我的意思是說，我們是一個藝術家向另一個藝術家在說話。」

家采的身材較小性情嬌靜。愛黎常有一種感覺，覺得假如有人把家采打一下的話，家采的骨頭就會碎裂，馬上瓦解下來。家采常常安靜異常，愛黎幾乎忘掉根本有她的

到說這些要演亡靈的話呀，雷利。」

詹佛德，這一位磨坊工友，是校董會中的另一位校董。詹佛德的被選，原是為了要填補北教莊校董會中的缺額，希望他真能代表全鎮各式人等的民意的，可是他在職兩年，却從來沒有在任任何一件事務上投過票。通常總是哈雷利預先決定了政策，和買太太討論了一會兒，然後他們兩個人就決定該做些什麼事。也有時候，他們會轉過頭來問詹佛德：「你難道不同意麼，詹先生？」

「我們可以跟波斯登的一家教員介紹所去聯絡一下，」哈雷利決定道：「他們應該可以找到什麼人的。現在呢，我看我們還是幫老符尋一個墳，送一個花圈罷。」直到四月間，波斯登教員介紹所才物色到一位教員，可以勝任北教莊各學校總校長之職。他的名字叫做麥托謨，是紐約市人。

「麥托謨！」買太太說：「說真的，雷利哪，我並認為我們這需要這一類人來的。你看曹騰中怎麼樣？老天爺知道她已經教了多少年的書，我們各學校的裡裡外外她全都摸熟了。」

「她年紀太大，」哈雷利說：「已經差不多可以退休了。再說，校長，這個職務也不是女人家所能做的事情。」

「好罷，那麼，」買太太尖刻地說：「看起來，如果不是任用這位麥先生的話，就得乾脆沒有校長了。」校董會拖延未決，直到了四月的中旬。這時候，他們

存在。

「家采真是了不起呵，」愛麗對康絲說：「她有那麼好的才具，那麼富於想像力，她什麼都好。」

「老天爺哪！——康絲想——起先是，一個糊戶的油瓶女兒，現在則又是一個居無定所的磨坊工人的千金了。」

可是這一陣子康絲並沒有很多時間可以跟她女兒乾在一起。她已經把節約服裝店隔壁的空面買了過來，現在正忙於把她的店舖加以擴大。她添加了一排櫃台，賣男人的襪子襪衫，還有一排櫃台是孩童的衣箱。到了三月一日她已經僱用了陸麗娜來利用課餘時間為她工作。她也僱用了陸南莉，來幫她清理店房，每星期來三天。就在這個時候，愛麗發現到南莉新添了一項習慣，喜歡低低地自言自語。

「這些狗蛋，全都不是好東西，」她最喃喃地說：「每一個人都是壞蛋，黃湯，婊子，黃湯。」

三月裡的第二個星期，北教莊各學校的總校長伯納先生因心臟病而突然辭世。學校裡面，曹騰西老師臉色甚為蒼白，不過並未流淚。她要男女學生在第二天都得帶一毛錢來，好跟符校長買鮮花。

「一年當中碰到這一段時間，要想找人來接替老符，恐怕得大傷腦筋了，」哈雷利是校董會的主席，他這樣說：「他要害心臟病，為什麼不能等到春天去害呢？」

買齊鐸的母親洛培也是校董之一，她說：「你也用不

接到了本州教育廳的一道簡短的通知，內容說，一所學校不能夠沒有一位首長，所以希望北教莊校董會立刻謀求補救之道。

第二天上，整個市鎮全都議論紛紛，說哈雷利已經去請一位希臘人來做本鎮各學校的總校長了。

「一個希臘人？」北教莊人士懷疑着問道：「看老天爺的面，我們在沒有讓希臘人進來之前，已經有了一大批的波蘭人和加拿大人在磨坊中工作了，這難道還不夠嗎？」

「在本鎮上，他將是獨一無二的一個希臘人，因此我的運氣還算不錯呢。」本鎮上最大的一家飯館的老闆海高烈說：「你知道人家說，希臘人碰到了希臘人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們會互相應了一下，馬上就開起一爿飯館子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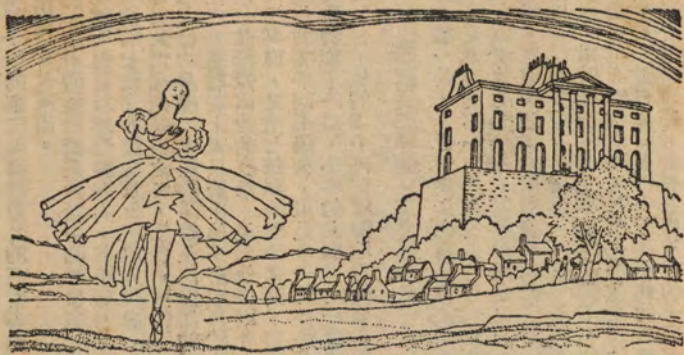
「你這一次可真的自找麻煩了，雷利，」葛建萊說：「用一個希臘人，老天爺。你着了什麼魔啦？」

「我什麼魔都沒有着，」哈雷利氣沖沖地說：「我們到處物色，祇有他資格最好。他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碩士，還有其他各項資歷。他人品很好。」

「不管他資格是不是够好，」葛建萊說：「總而言之，你這一次是自己找到麻煩了，雷利。」

全鎮人士却抱着和葛建萊相同的意見，就祇有單醫生和曹老師兩個人例外。

「找這樣一個年青人來擔任這職務，對於孩子們是有



芭蕾舞與樂曲的故事

樂 唱 編 譯

★ 奧斐斯 (Orpheus)

三幕芭蕾舞劇

樂曲作者：斯特拉波斯某

芭蕾舞劇作者：喬治巴朗臣

首次演出：一九四八年四月廿八日由紐約市芭蕾舞團演出於紐約中心戲院。

最佳唱片：Victor LM(LP) 1033 RCA

Victor 交響樂團斯特拉波斯

基親自指揮。

希臘神話的故事是藝術家們永遠取用不盡的泉源，這篇奧斐斯的悲劇故事，多少音樂繪畫雕刻舞蹈的藝術家們都曾因之寫出他們不朽的傑作。

喬治巴朗臣曾為它兩次編作芭蕾舞劇，第一次是於一九三六年與林肯肯凱司登 (Lincoln Kirstein) 的合作，根據格魯克的歌劇「奧斐斯與攸雷代斯」，用原歌劇的交響樂曲與合唱為舞劇音樂，本篇是他與斯特拉波

益處的，「單醫生道：『可以讓他們振作一點。』」
曹老師的心意則在想，是哥倫比亞的領士。年輕人，有良好的教養，可以初生之犢不怕虎。

麥托讓長得很漂亮，皮膚暗暗的，頭髮黑黑的。體格極魁梧，有六呎四吋高，看起來什麼行業都像，就不像是一個教員。

自從那天晚上康絲被介紹和麥托讓相見以後，在馬家裡，開始感到有了一種新的緊張氣氛。以前，康絲總是儘量容忍，盡其所能，去設法了解她女兒愛黎，而現在，她毫無理由地就變得乖戾易怒，固執非凡。

現在愛黎既然不再和麗娜交往，康絲倒對於這位陸路加的繼女發生了深濃的愛意。她發現她非常聰明，工作很勤奮，而且康絲有時候發覺，她會對麗娜討論些成人們的問題，而這孩子呢，也居然能够以成人的態度來回答，難怪康絲覺得有點驚異了。

「你覺得麥托讓這個人怎麼樣？」有一天，麥托讓走進店舖，表面上算是來買幾雙襪子的，等他走後，她這樣問麗娜。

「我想他是我有生以來所見到的最漂亮的男人了，」麗娜說。「應該比單醫生年青的時候還要漂亮，而且比電影裏任何一個男明星還要漂亮呢。」

你想他會不會覺得我很能吸引人呢？
有那麼輕飄飄的一刹那，這一個問題在康絲的舌頭上

顫動着，差不多就要大聲說出口來。這時麗娜若有所待地等她說話。「你猜他會有多大年紀？」康絲改問了這樣一個問題。

「三十五歲，」麗娜說。「是哈雷利告訴賣齊鐸的母親的。」 (待續)

權衡多少

一位太太帶着她的孩子上雜貨店買東西，雜貨店老闆爲了表示客氣，叫那小孩子自己在箱子裡抓一把糖果吃。可是那孩子居然羞答答地不肯下手。

雜貨店老闆說道：「來吧。沒有關係。我都沒有看到過小孩子不喜歡糖果的。」

他說着就抓一把糖果放在孩子的口袋裡。

在回家的路上，媽媽認爲孩子不貪吃，心裡非常得意，便問道：「瓊尼，你爲什麼第一次不願意自己去抓糖果呢？」

孩子回答道：「因爲他的手比我大。」

斯基合作的第二個同樣題目的芭蕾舞劇，於一九四八年在紐約作首次演出。

劇中的奧麥斯是神話中的音樂家，他的七弦琴的美妙樂聲不但可以感動神和人，甚至岩石流水都成為其知音者，他的七弦琴的樣式也永遠成為代表「音樂」的標誌。在他與牧雷代斯結婚之日，不幸的牧雷代斯被毒蛇所咬傷而死在他的身邊，本篇的開始是他慘痛的悲悼着他的愛人的死亡，怨鬱着上天只給予他那麼短暫的片刻幸福時光，他用七弦琴彈出他的哀怨。後來他終因死亡天使之引領，進入了冥府，又用七弦琴的樂音感動了冥府之神，准許他帶回他的妻子回至陽世，但是唯一的條件是在途中他不准看他的妻子一眼，不幸的在偶然的一念之差，他違反了他的誓言，他的妻子再度魂歸地府使他抱恨終生。

芭蕾舞劇的故事

第一景——牧雷代斯之墓傍

交響樂的第一個音符發出的音樂使我們意會到奧麥斯正在彈奏他的七弦琴，琴聲緩慢哀傷的節奏彈奏着下降的音階，弦樂器低柔的伴奏着。牧雷代斯已逝，奧麥斯不能再以自己的樂聲安慰自己。幕啓，奧麥斯站在牧雷代斯的墓前，兩臂低垂，七弦琴被棄在腳下，他的臉仰視着蒼天，蔚藍色天空的明亮光芒刺傷着他悲哀的心。他的三個朋友進來，走到墓前來將手置放在他的肩膀上，表示慰問，他似若毫無知覺，直到他們無言的走開，他仍呆呆的垂立



○ 奧麥斯 (Francisco Moncion飾) 與地獄使者 (Nicholas Magallanes) 飾

第二景——冥府中

紗幕急速上昇，在舞台中間俯伏着很多陰森嚇人的地獄鬼靈，他們有權消滅一切不法進入死亡境界的生靈，從許多角椎形的角燈所發出的亮光，照出他們可憎和幻想的服飾。鬼靈的首領領着小鬼靈們跳着急速的快節拍的舞。奧麥斯與死的天使進來，鬼靈們悽慘的注視着他們。受磨煉着的地獄中的鬼魂現在在背景中苦難的流動着。他們肩膀上背負着沉重的重擔，因痛苦而俯着腰走路。死的天使遞給奧麥斯他的七弦琴，暗示他開始彈奏，

着。音樂停止了它緩慢的悲歌，奧麥斯從深思中覺醒，拾起了他的七弦琴，開始跳舞，舞中表示出他心靈與肉體兩方面的受苦及難以自拔的悲傷。他高舉起他的七弦琴朝向着上空，呼問上天的無情。七弦琴的歌聲再也引不起他自己的生趣，但它是唯一伴隨着他的愛物，只有它能代分擔他的不幸。他跪在墓前，撥着琴弦，與死了的牧雷代斯切切訴語，琴音引誘他離開令他悲傷的墳墓，奧麥斯與他們共舞了一回，悲傷的心情仍未減少，可憐的體態似乎祈求着上天之神對他垂憐，依然伴着他的七弦琴，半開着眼睛呆立於牧雷代斯的墓前。

他的祈求得到了反應，在黑暗處，出現了一個怪異的黯黑形體——死的天使，他走近這憂傷的詩人，溫柔的接近他，似乎不願攪亂他的沉思，奧麥斯仍不覺的呆立着。死的天使脫下他在地府中威權象徵的黑衣，將它披在沉靜的音樂家身上，使他可以得到威力渡越過陰河，死的天使跳了一回預祝勝利的舞，他們兩個人便開始準備踏上往冥府的途旅。爲使這位音樂詩人可以免受陰獄中死神們的束縛，死的天使給他戴上一付金色的面具，囑咐他在來往陰府時，他一定不可以把它摘下，他又替他拾起了七弦琴，向他點頭示意，領他上路。銅角響起，他們起程了，白色的輕紗的背幕飄搖着，他們的行程是用那些紗幕的昇昇作爲象徵的表示。

起初他不能會意，因爲他的眼睛不能看見，但當天使撥弄幾聲琴弦後，他便開始彈奏，他的音樂受着兩支雙簧管和低柔的交響樂的伴奏，旋律淒清動人，使得地獄的鬼靈們入迷的聆聽着。奧麥斯自從牧雷代斯死後他很困難再彈奏往日的歌曲，但在天使的慫恿下，他仍繼續着，天使知道除了他偉大的音樂可以使陰府的統治者受到感動，可望釋放他的牧雷代斯外，其他別無辦法。兩個鬼靈的形體隨着他的音樂開始跳舞，天使鼓勵着他盡量延長他的歌曲，受苦着的魂靈，聽聆着他天籟般的樂聲在這片刻中他們得到了安慰的氣息。

歌曲完了，奧麥斯僵直而恭敬的向黑幕處鞠躬，一個怪異的形影在黑暗深處向他走過來，那是布拉圖，下方世界的神。牧雷代斯也出現了，站在奧麥斯的面前，她的手按在他的肩膀上，奧麥斯呆立不動，雖然他看不見光，但他意識到她在面前，而且他也在等待着布拉圖對他祈禱的暗示。牧雷代斯開始向前擺動，一開始她的腳仍微跛着，表示被毒蛇所咬的傷處仍未痊癒，但是漸漸的她活動的跳起舞來，她急切的手臂的動作表示出她多麼渴求着自由的願望，布拉圖走近她，鬼魂們同情的拉起奧麥斯的手，領着他走向牧雷代斯，布拉圖連結起他們的手，他們兩個人在神的面前默然無語，奧麥斯依照神的吩咐起誓，願意在到達地面以前不看牧雷代斯一眼。黑天使又來了，準備領導他們一對同返大地，地下的人們環繞着他們舞蹈着，歡欣的爲他們送行，黑天使仍手持着奧麥斯的七弦琴

，引領着作爲前導。



⑤ 攸雷代斯 (Maria Tallchief 飾) 與 布拉圖 (Edwar. Bigelow 飾)

奧麥斯與攸雷代斯在途中他們兩個人跳了一團愛情之舞，華美的樂曲鳴奏着，攸雷代斯步步隨着他的丈夫。因爲奧麥斯是閉着眼睛，所以時時的他們不能和諧的協調，有時奧麥斯失落了攸雷代斯的存在，急切的在黑暗中摸索，攸雷代斯也時時回頭去照顧着他的丈夫。漸漸的急切渴望的慾念提升着，她願望奧麥斯能够早一點看見離別多日的自己，她的渴望顯出無限的溫柔，因爲在她的眼睛中顯露出無限溫暖的愛情。渴望着見面的慾望與時俱增，雖然他們現在是在一起了，但是隔離着一層金色面具，

開了，但是女酒徒緊緊的纏繞着，窮追不捨，那首領的婦人用她伸長的手臂勾住了他，其他的婦人則把他按倒在地上，大家一齊在地上翻滾着，當奧麥斯從地上掙扎着跟蹤的站起來時，婦人們已經奪得了他的面具，帶着惡魔的喜悅，他們扭曲着臉，將他的面具拋出視線之外，奧麥斯不能再逃跑，整個交響樂的樂聲描述着他的驚慌和女酒徒們狂妄的殘暴。奧麥斯被拖拉至小山邊，他已毫無抵抗能力，女酒徒們再度圍攻着他，七手八腳的，婦女的首領將他的右手臂拆斷了，又拆斷了左臂，不一回間，他的軀體已是被撕碎得四分五裂，女酒徒們傲視週步，狂歡高笑，圍繞着她們的犧牲狂舞。

第三景 神化

舞台空空的，血紅的光彩漸次消褪，再次又出現清朗的蔚藍色。又一次我們聽到七弦琴的優美旋律，如同全劇開首時那樣的出現，但是現在不是同樣的伴奏，那不過是奧麥斯的音樂的模仿。阿坡羅進來走匠奧麥斯的墳墓，他跪起來從墳墓後面拾起那面音樂詩人曾經藏過的金色面具，他舉起那個面具，祭禮着奧麥斯的靈魂——音樂的神，然後溫柔的挾起面具，就如奧麥斯挾起他的七弦琴。當阿坡羅在面具上彈撥時，豎琴的樂聲出現，但是此時的音樂——用兩支號角伴奏着——更使我們知道奧麥斯已與世長辭，美妙的樂音難再。最後阿坡羅站在墓前，高舉雙手，默默祝禱，不久從墳墓的後方昇起了奧麥斯的七弦琴，在它上面纏結的飄揚着花冠，它冉冉昇高，帶去了它溫柔

就如他們仍有着遙遠的距離。奧麥斯也是一樣，他已被再度能够會見愛妻的快樂所蒙蔽，最後奧麥斯放棄了一切的忍耐，他將手舉起來，攸雷代斯站在他的一傍，她的臉靠近着他，陰陽間隔的邊界現在來到了，陽世的明亮溫暖的感覺使奧麥斯歡樂若狂，他迅速的將面具擲下，一剎那間突然變成一個絕對靜默的時刻，一隻腳仍在陰世的攸雷代斯突然倒下，再次的死亡降臨到她的頭上，初時奧麥斯神志昏迷的，他伸出手撫摸着愛人，他希望他的愛人能够感覺到他的摸觸，但是一切都太晚了，看不見的地獄之鬼魂現在在紗幕之後憤憤出現，爲實踐奧麥斯自己的誓言，他們又把攸雷代斯帶回陰府。奧麥斯孤獨的跪在地上，他展開的手臂無助的伸向空洞的天空。

現在他永遠的失去了攸雷代斯，號角的鳴響宣布出他宿命的錯誤所引起的可怕後果，黑天使這時也不知去向，隨着他的七弦琴也失落了。

紗幕昇起到大地上，大地上的天空仍是明朗的蔚藍色，但是現在更沐浴着一層血紅的光澤。地上的背景是一座小山，鼓聲疾播，從小山上出現了一個披長着紅頭髮的高大的色雷斯婦人，她是女酒徒們的首領，她隨處尋歡作樂，她現在就是在覓訪着她的獵獲物。不久又出現了八個黃頭髮的女酒徒們跟隨着她，一同跳着粗魯放蕩的舞。奧麥斯這時出現在她們之間，女酒徒的首領向他求愛，他拒絕的不理睬她，憤怒着她們在污辱着他的哀傷，婦人們嘻皮笑臉的，拉拉扯扯想從他手中奪下那面金色面具，他跑的世上難得再度聽聞的美妙樂聲。

★ C 調交響樂 (Symphony in C)

四樂章古典芭蕾舞

樂曲作者：俾才 (George Bizet)

芭蕾舞編作者：喬治巴朗臣

首次演出：一九四七年六月廿八日於巴黎

歌劇院，由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演出。

最佳唱片：Victor LM 1706 (LP) 史托柯

斯基 (Leopold Stokowski) 與其交響樂團。

C長調交響樂爲法國大作曲家俾才的早期作品，他寫作此曲時年僅十七歲。他早熟的天才，多彩幻變的樂風，以及他一生短促的生命，常使我們嘆佩扼腕，他的主要傑作除了歌劇「卡門」以外，其他作品也多以舞台音樂爲主，間也寫有交響樂與鋼琴曲，如有名的「阿萊城的姑娘」組曲，以及這篇較爲人所罕識的C長調交響樂。

「C調交響樂」芭蕾舞沒有包含着任何戲劇性的故事，它僅僅是依照着音樂而舞蹈的一篇芭蕾舞。交響樂本身包括四個樂章，每個樂章都展開着不同的主題，和不同的

旋律。相同的，在芭蕾舞，在四個樂章中也是各分為各別的舞蹈系統，每一個樂章有其各自的男女舞角和群舞，直到最後，這四組不同的舞蹈者才聚合起來，跳出終舞的偉大場面。

因為沒有戲劇性的情節，所以這篇芭蕾舞也沒有任何佈景，僅用藍色的天幕作為背景，舞蹈者的服裝全是古典芭蕾舞的服飾。

第一樂章——快速活潑

音樂未開始前幕先啓，兩組少女依照着幾聲起首的和弦起舞，當交響樂奏出第一個主題時，本來在相對位置的兩組舞蹈者在各組的領導者引領下作交叉着的聚散着。

交響樂與弦樂器奏出第二主題時，女舞角進場，依照着旋律的節奏波浪似的舞動着，然後優美的旋轉着，又平衡的站立着，再又奔放的用趾尖快速的旋轉，再度的平衡的站立，然後離開舞台。

交響樂再度發出第一主題的暗示，號角的音響經過短促的轉化後，女舞角跟着男舞角再度進場。第一主題再出現時，全體團舞開始，最後一聲簡短的和弦發出時，女主角迅速的作了一個優雅的凝立姿勢。

第二樂章——慢板

樂引開始時，另外一組群舞與第二個女舞角和她的舞伴進場，第二樂章的緩慢主題用雙簧管奏出，旋律柔美，舞蹈的動作也緩慢優美的隨着音樂展開。

第三樂章——快速活潑

九年他在哥本哈根演出了他第一個芭蕾舞劇，直到現在他的作品在丹麥已經超過四十次以上的演出。《拿破里》是他最傑出的代表作，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劇院，在一百一十年中間，它一直未曾經過修改，始終盛況不衰的間歇上演着。

芭蕾舞劇的故事：

第一幕——拿破里，珂塔露亞亞港灣——傍晚

三個青年人都愛着美麗的泰麗辛娜，一個嬌媚的女兒。但是泰麗辛娜僅僅愛着其中的一個，漁人詹那洛，其餘的兩個追求者——賈哥蒙，他在城裡販賣通心麵；巴波，賣檸檬水的——他們時常伺機討好着泰麗辛娜的母親，希望泰麗辛娜能嫁給他們其中的一個。但是泰麗辛娜的母親，說她的女兒有她自己的主見，當泰麗辛娜在等候着詹那洛跟其他的漁人從海上回至港灣時，她不理睬那兩個在她母親一傍喋喋不休的追求者。

不久漁人們回來了，詹那洛擁抱着泰麗辛娜，但是她母親的心底下也並不十分喜歡他們的結合，這時來了一個僧人弗拉安布羅西，他向漁人們及團集的市民們請求布施，詹那洛與泰麗辛娜都拿出錢捐獻。賈哥蒙與巴波仍戀戀不捨的緊跟着，當詹那洛與一個來買他的魚的女子談笑時，他們兩個人認為來了一個難得的好機會，在一旁冷言冷語的想刺激泰麗辛娜的嫉妒心。但是當詹那洛在過一會以後，走近泰麗辛娜拿出一枚戒指套在泰麗辛娜的手指頭上時，泰麗辛娜將她未來的幸福全依靠在他身上。

音樂活躍煥發，第三組群舞與男女舞角動作矯捷，迅若驚鴻，不停的跳躍的舞步，女舞角時時被高舉在空中，又時時隨着音樂快速的旋轉，這是美妙活潑的一個樂章。

第四樂章——快速活潑

第四組群舞與男女舞角首先出，隨着前面的第二三全體舞蹈者，總共四十八個舞蹈者，跳出輝煌的「終舞」。

★拿破里 (Napoli)

三幕浪漫芭蕾舞劇

樂曲作者：E. Høsted, Grøbe, Pauli

芭蕾舞劇作者：邦拿偉爾 (Auguste Bournoville)

首次演出：一八四二年三月廿九日於丹麥

哥本哈根皇家劇院，芭蕾舞團演出。

這是一齣純丹麥風味的芭蕾舞劇，漁人，港灣，海底的神話人物，以及從三位丹麥音樂家的作品中摘錄出的音樂，經過邦拿偉爾的劇本和編舞，它是丹麥人所最喜愛的一齣芭蕾舞劇。

邦拿偉爾是一個偉大的舞蹈家，舞劇作家，他建立了丹麥芭蕾舞的傳統，訓練了無數的優秀人材。自從一八二

這一對愛人這時為避開喧擾的人們，他們在港灣裡駕着漁舟，親蜜的相對着，但是突然間不料天上風雲驟變，雷電交加，一個突發的暴風雨掃蕩着整個珂塔露亞亞港灣，詹那洛拚命的划着船，努力把船靠岸，他的夥伴的漁人們這時都下海幫助他，最後他被救起了，但是泰麗辛娜却被一下巨大無比的海浪所淹沒了，海上風浪凶惡，沒有人再能去尋找她，詹那洛咒咒着他的命運，少女的母親譴責着他，其他的人也不能諒解他，一齊都離棄他而去。

詹那洛單獨的一個人遺留在海邊，灰心絕望，跪在地上向聖母祈禱，僧人弗拉安布羅西這時來到他的身旁，他一個聖母銅像，勸他不要失望，要他再駕舟到海上尋找他的愛人，詹那洛聽了他的話，弗拉安布羅西跪在海邊上為他禱告。

第二幕——藍波澤處

暮景變為另一個奇妙的天地，在藍波澤處的一個岩洞中住着威權的海魔王哥而普，兩個海女乘着一大貝殼的船划近岩洞，她們帶來了被救的泰麗辛娜，在她的手中仍握着一支吉他，那是她在漁舟上為詹那洛彈奏的。

所有的漁女們以及半人半魚的海神們聚攏來歡迎着她，泰麗辛娜請求哥而普送她回家，但是哥而普已為她的美色所傾倒，他想將她據作已有，在她頭上傾瀉下他特有的魔水，頓時間泰麗辛娜也變為一個海女，將一切世界上的記憶忘記淨盡，哥而普向她跳出來愛之舞，但是仍被泰麗辛娜所拒絕。

詹那洛的漁船現在駛至岩洞邊，哥而普通忙命令他的手下們散開，留下自己一個人來對付這位闖入者，詹那洛將船靠近洞口，他忽然看到泰麗辛娜的吉他，他知道她仍然活着，哥而普通勸誘他離開洞口，但詹那洛不理睬他，他要他的泰麗辛娜，最後兩個海女把她帶在他面前。

因為泰麗辛娜現在也變為海女，可憐的女孩子她已不認識他的愛人，詹那洛呼喚着她，向她傾訴往日在一起的歡樂生活，又彈奏起吉他，但是泰麗辛娜仍絲毫無動於衷，詹那洛心灰意冷的幾乎想放棄他的願望，但突然間他想起僧人弗拉安布羅西給他的聖母像，於是她跪着向聖母像祈禱着賜給泰麗辛娜忘掉了的記憶，慢慢的泰麗辛娜如從夢睡中甦醒，他認識了詹那洛，她的愛人，於是他們兩個人擁抱起來。

哥而普通，惱怒着這對愛人的重歸於好，他計劃着誘騙泰麗辛娜，但是現在她不肯離開詹那洛一步，漁女和海神們也不忍離開他們，泰麗辛娜知道如果不平息哥而普通的惱怒，他們也難以平安回家，她拿起聖母像，命令哥而普通和海神們向聖母下跪，他們都服從了，兩個愛人於是乎滿載着禮物坐上漁船，回到拿波里的港灣。

第三幕——聖母山，靠近拿波里

城裡的人們聚集着上山進香，泰麗辛娜與她母親也隨着人們在一起，大家都驚異着泰麗辛娜的生還，詹那洛也來了，泰麗辛娜向她的朋友們述說他拯救她的經過，大家疑信參半，還以為是巫術魔法的作怪。

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頸項，連連與他親嘴。兒子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父親却吩咐僕人說，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把那肥牛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一至廿四節）

芭蕾舞劇是將這一段譬喻的故事加以戲劇化，在情節上雖然好多地方加以增刪，但其主要的意義仍舊保存。在原故事中浪子另有哥哥，他忠誠於他的父親和他的土地，但在芭蕾舞劇中因為他較缺乏戲劇趣味，所以在這裡這個角色全部沒有出現。

這齣舞劇初演時，便受到批評家們的貶論，不但在舞蹈方面，在音樂方面也是如此，因為那些嚴正的批評家們認為這個作品，絲毫沒有聖經上那種莊嚴教訓的味道，其實他們忽略了這只是一篇改編了的故事，它主要是要適合於舞台上的演出。

最後一幕浪子的回家是跪着走路的，據舞劇作者的意見，那是因為受着普式庚的一篇小說「驛主人」的影響，在那篇小說中描寫着在荒村道旁的一間驛站中，來往的旅客在那裡等車或換馬，在一間等候室牆上的滿壁漁網中，有很多畫着浪子故事的圖畫，好像是飄流在外的旅客們，因一時的感觸而畫下來的，有一個畫像便是繪着一個流浪天涯的浪子充滿着滿腹的悔意和思鄉的心情跪走着重返家

僧人弗拉安布羅西來了，他為詹那洛祝福，並且向人們宣佈是聖母的聖靈曾經拯救了這一對愛人，大家都相信僧人的話，於是乎歡樂的一場舞蹈，大家擁着他們回家。

★浪子回頭 (Prodigal Son)

三幕芭蕾舞劇

樂曲作者：普羅珂費夫 (Serge Prokofiev)

舞劇作者：喬治巴朗臣

首次演出：一九二九年五月廿一日由戴雅

費列夫芭蕾舞團演出於巴黎

Sarah Bernhardt 戲院。

「浪子回頭」的故事首見於聖經，「……一個人有兩個兒子，小兒子對父親說，父親，請你把我應得的家業分給我。他父親就把產業分給他們。過了不多幾日，小兒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來，往遠方去了。在那裡任意放蕩，浪費貲財。既耗盡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饑荒，就窮苦起來。……他恨不得拿豬所喫的豆莢充饑，也沒有人給他。他醒悟過來，就說，我父親有多少的雇工，口糧有餘，我倒在這裡餓死麼。我要起來，到我父親那裡去，向他說，父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從今以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把我當作一個雇工罷。於是起來往他父親那裡去。相離不遠，他父親看見，就動

門。

芭蕾舞劇的故事

第一幕——家

交響樂奏出短短的響亮的充滿生命的主題後幕啓開，背景是古代近東的景色，藍色的天空上橙黃色的太陽正發出強烈的光芒，遠處可以看見海，近處是竹籬柴扉，一派富庶的鄉村景色。浪子的兩個朋友正往幾瓶大酒裡裝酒，準備着往遠方旅行。浪子進場來，後面跟着他的兩個姊妹，但是他不理睬她們，直向他的朋友們走去。他拾起一支大酒瓶，在手中玩耍着。明朗的音樂響起，浪子跟着他的朋友放蕩的依照節奏跳舞，他們準備遠走高飛，他的姊妹們關心的注視着他，這時候他的老父親看見了，他愛心的走向他的兒子。當深切憂愁的旋律開始時，老父親呼喚着他的孩子們進入屋內，他們齊集環坐着，兒子雖一心不甘願，但還勉強服從着，老父親開始祈禱，兒子心不在焉的抬頭觀望着屋外，老父親溫柔的撫摸着他的頭髮，將他的手放在他姊妹的手裡。

兒子終於忍耐不住家裡寧靜沉悶的空氣，他厭煩的跳立起來，帶着怨氣跳着舞，他離家尋歡作樂的心情是如此急切，他的姊妹悲哀而驚慌的注視着他。他又招來了他的朋友，不理睬他的家人，指向遠處的大路，他們匆匆的開了柴門，歡樂的狂奔着，就如出了樊籠的小鳥。可憐無助的老父親倚着柴門仍向着他兒子的背影招手，但是他們的背影

終於在遠處消失了，他無力的由女兒們扶持着返回屋裡。

第二幕——遠方

高喧吵鬧的進行曲送進來一群酒醉醺醺的狂歡者，他們衣冠不整，對着粗獷的樂聲跳着荒誕不經的舞。

浪子和他的兩個朋友這時進場來，想加入作樂的那一羣，起初他們戲弄着他，嘲笑着他美好的衣服，但後來當浪子拿出他的大酒瓶獻給他們時，立刻間大家都成為最好的朋友，他們把他高舉起來爭着握他的手，然後開了酒瓶開懷痛飲。

這時候進來一個神女，她的放蕩的舞蹈和美麗的身段立刻吸引了浪子的心神，神女看到他頸項上掛着一個大金牌，馬上抖擻精神，使出渾身解數，便這樣彼此吸引着開始跳舞，酒徒們在一旁助興，酒瓶在大家的手中輪轉着，他們兩個人跳了又跳，醉了的酒徒們將浪子拉扯來拉扯去，直到他筋疲力盡，一方面也因為已經酒醉了，他昏昏迷迷的倒在桌子上，身上的金錢流落在地上，他自己的兩個朋友開始爭奪，酒徒們也彼此互不相讓，神女解下他頸項上的金牌。

浪子從昏迷中甦醒時，費力的站立起來，舞台上空空的，他四面望視，又摸摸身上，他記起了剛才的狂歡，不相信的抱着頭，漸漸的明白過來，他痛苦的失望着，他知道已經被自己的朋友所出賣了，也是被自己所自棄了，他再又滑落在地上。

第三幕——家



浪子 (Francisco Moncion 飾)

景色回到第一幕，現在浪子一身襤褸，因飢餓而爬在地上，他掙扎着跪在地上走路，音樂黯淡，就如送葬曲般的緩慢拍子，突然間他抬起了頭，看到是他的家，他伸長了手臂，用盡力量想向前再走一步。

他的姊妹看見了他，她們開了門直奔向他，動人的旋律顯示出她們的溫暖和喜悅，當她們的父親走出來時，她們分開各站在她兄弟的一旁。兒子慢慢的抬起了頭，羞愧的向着他父親，他伸展着手臂向父親懇求饒恕，他的父親伸出手來攙他起來，饒恕了他，充滿着慈愛，護持着他，就如他仍然是一個小孩，並且又脫下了自己的衣服披上了回頭的浪子身上。

(全文待續)



長篇連載

朱門恩怨

卡特威爾女士著 弘譯

第九章

窗下微弱的笑語與却利的尖銳吠聲催他醒覺。太陽正從帷帳的間隙中挺身而入，在地毯上劃下一道道長線。是誰在他沉睡時，已把爐火重燃，此時正悠閑地必卜着。

房門開了，伸進來老靳那精靈似的瘦臉。

接着響起沙啞的東倫敦區語音。「啊，先生你到底醒來了。」那僕人走入房來，兩手高舉一個大銀盤。「咖啡，餚餚。好漂亮的雞蛋和鹹肉，在城裡找不出來的好東西。」

放下銀盤之後，他又敏捷地竄向窗前，拉開了窗帷。窗上凝着一陣白色霜霧，刻劃出邱壑林木的景色。却利幾乎是在歇斯的地狂吠，笑語聲也響亮了些。老靳得意地笑了笑。「那小畜生難得有這麼個機會，在雪地裡打滾。我也是剛進來。這鄉下實在是太好了。」

友洛拉過枕頭來遮住了眼，呼叱着，「把那倒雪的光亮擋着些！我不吃早飯，給我一杯酒。」老靳歡欣地又拉上了窗帷：「太好了，鄉間的空氣和光綫，先生，使人的頭腦清醒，沒比這更好的了，使人覺得活

林友洛：「我不吃早飯，給我一杯酒。」



清挺帶勁。」他又急切地走到床邊來，望着在錦被下縮成一團的主人。「你不要喝酒，先生。」他以婉轉的聲調說話。「醫生的囑咐，你是知道的。我想我們不該再這樣了。看那咖啡，熱汽騰騰的，還有那雞蛋——」

「去你的，我要喝酒。」友洛推開臉上的枕頭，露出一方灰色而浮腫的顏面。「快去！」

老靳的焦急又加重了。那雪夜的一程會不會惹來一場肺炎？他伸手撫摸友洛底前額。鬆了一口呼吸，沒有熱。他又低聲下氣地說：「試試這咖啡，太好了，紐約沒有的。鹹肉也得好出奇，我一口氣吃了五片。」

友洛掀開被窩，一骨碌地坐起來，怒吼着：「我說要喝酒，你這該死的！難道要我自已去動手不成？」

老靳沮喪地回答：「對你沒有好處，先生。你不願意老先生一早就聞到你的酒味吧？還有小姐她們？」

友洛盯着他，爲他的不肯服從而更怒，可是不等他發話，老靳已急速接了下去：「你太不小心自己了。多喝酒總是不好的。先喝這咖啡，喝了它再喝酒。你總不希望那舊病復發吧。這些東西能使你增強些體力。」

友洛張口時想咒罵，但隨即改了個笑容。「好吧，我喝咖啡。」他嘴邊現出一些可怖的皺紋。「但我等一回還得喝酒，去你那該死的強脾氣。」他靈了靈眼睛，覺得眼圈又生滯又酸痛。打了個呵欠，鬆開那業已被擱住了的光亮。

老靳很高興，他忙把一只銀碗和一方毛巾送到床邊來。友洛不耐煩地洗了洗手，厭惡地看老靳安放在他膝上的銀盤。老靳口中仍得意地噁着空氣和陽光，把枕頭墊入主人瘦削的背後。他把咖啡注入精巧的杯子內，又熟練地加入乳油和糖。「看這孔油，像厚實的太陽一樣。那蛋，光亮亮地像個小太陽似的。而且滾熱的，一時還冷不了。」他像在對一個病人或淘氣小孩說話，他把銀盤蓋子揭開，想找個地點安放。友洛的一件外衣正搭在一把坐椅上，他繃了繃眉。

。想起昨天晚上，他已把它掛好了，於是又懷疑地拾起它來。

友洛正大口喝着咖啡，怔了怔說：「我昨夜又出去散了回步，在雪地里。」

「是的，先生。」老靳把外衣掛回在衣櫥裡。走到壁爐邊去撥弄煤塊。把火棒放下之後，他伸直了身軀。壁爐架上的鐘打出一個輕巧甜蜜的音節，老靳又得意地笑了。沒有再比鄰間更好的了，一切都是平安而清靜。在爐架大理石面上，他看到一捲絲線，好奇地把它檢起來，原來不是絲線，是婦人的烏黑秀髮。它卷繞在他的手指上，像伴有生命的物件。即使在黯淡的光線下，它仍柔和地閃耀着。

老靳即刻領會到這是誰的頭髮。就在今天早晨他曾見到那堆着的雲鬢，同樣地，在明亮的陽光下閃耀着，曾引起他的欣羨。

友洛在他背後生氣地說：「好啦，我吃了你那該死的蛋和肉啦。你會把我變成一條肥豬的，你這老婆子。」老靳又撿起那撥火棒來，用力撥旺爐中的火焰，暗中把那縷頭髮投入熊熊的火堆，它蜷曲，着火，然後消滅。老靳轉過身來向蓋床。「那才好呢，先生，」他愉快地說。「你臉上就要現玫瑰色了。在雪地里散步，呼吸老天爺的清鮮空氣，再加上放開胃口來吃。」

但他豆樣的眼中却有恐懼的神色。他想在他們住入之前，這或許就是那位小姐的臥室。你真不能信任那些女傭，也許就是她們留下的，粗忽的傢伙。

老靳站在床邊。如果面上的玫瑰色有所依恃于友洛底胃口，那麼一時還不會顯現。他根本不會吃什麼，却在啜飲第二杯咖啡。老靳縱然懷着一分小心，仍忍不住以淡漠的關切心情說：「在壁爐架上找出一捲頭髮。這年頭兒傭人真信賴不得，拿雞毛帶一陣鬼畫符，什麼也不會看到。在我們來此以前，這房間一定是那位小姐的。」

友洛緩緩地放下他底杯子，仰臉看着他的侍從。「頭髮？真倒胃口。你把它怎樣了？」

「丟到火中去了。那女孩得說她幾句。等下去提醒她。」

「不要管了，反正我們祇是在這裡作客。」友洛重又靠向枕上去，手指移向那銀質烟盒。老靳敏捷地躍往桌邊，爲他主人取火燃烟。友洛不用眼瞞着他說：「老靳，你對這鄰間也歡喜麼？」

「先生，我喜歡。這空氣，這雪，一點也不耽礙。從不曾見過這麼潔白的雪。」

「夏天還要好呢。」友洛望着火爐。「你願意在這裡長住麼，老靳？」

老靳不禁驚詫。「長住，先生，爲什麼？不回去了？你在這裡又有什麼好幹的！朋友都在紐約。」

友洛鎮靜地抽着烟。「朋友！說實話，我又有什麼朋友？說穿了，一個也沒有。我對城市已經厭倦了。我想在這裡長住一時，我也想到我父親的銀行裡去管事。老靳，你想你能過得慣麼？」

老靳變得沉默了，他底臉型變得更像只猿猴了。双目尖銳地在搜索，他覺得有些犯嘔，不期然地向爐火呆視着。

「這不像你是你，先生，」他先是迷惘地回答。隨後，語音急促，又頻頻搖着頭。「你不是認真的，你不可能住下去。在紐約終究有許多值得提的東西。」他自欺地雀躍起來。「劇院，歌場，音樂廳，還有姑娘們。這一切的刺激，你都會懷念的。先生，你不能離開它們在這裡長住的。」

友洛說：「我想我能行的，老靳，我要嘗試。如果你感到不能忍受，請你老實對我說。我自然不願意你走，但我不願硬要你留在這裡膩煩死。這裡太寂靜，傭人們也不是你的一路。」他微笑着等候老靳的答復，懷着不自主的，過份的焦躁。

但老靳依舊不能置信。兩人相互用心揣測。那僕人想這不是好事。他又在玩老花樣，弄不出好的來。我想他和他那姑娘的糾葛大概還不會理直。

友洛又開口了：「老靳，試一試吧。如果我們厭倦了寧靜，我們還是可以一走了之的。你方才不在奏着陽光，空氣，玫瑰色面頰的狂想曲麼？你該記得我曾病了一個時期，這也許能對我有益。你看。我幾乎是在懇求你了。」

他從被單下抽出一條腿來，用顯然的柔和手法撫摸着說：「老靳，你的意思怎樣？」

雖然在不斷增強警覺，老靳不免吸了口長氣：「我不會離去你的，先生，你對我這末好，我怎能走呢？從脫離軍隊之後，我們在一起已有好久了。我雖然不敢打賭，但我們不會住下去太久的。」

友洛又微笑了。「你如果猜中了，我也不以為奇的。但小住幾個星期也許會使我得前所未有之益。來，告訴我這裡的一切如何。今天早晨，你見着我父親老林先生不曾？」

「不曾。老林先生不曾起床下樓。他在臥室中用早晨的。林小姐仍躺着，他們說傷風發熱還不會好。連益甫先生也不會見着，他一早就去銀行了。」接着，他又慢慢地加着：「祇有嬰兒立少爺——和麥小姐他們下樓了，和那條小狗。却利玩着雪，都玩瘋了頭了。」

友洛從桌上拿起他的錶，叫着：「十一點！這鄉間的空氣祇配你去享受。我却睡得像根木頭似的，現在請把我的衣服拿過來吧。」

在修飾中，老靳仍溫和地嚙嚙着。他替友洛盥得十分光淨，在髮上擦上生髮水，又重重地加以刷光。「沒有新生的

灰髮，上帝保佑。你打黑領結，或是那法國新出的？還是斷淡些的，適宜于早晨，這件怎樣？」他提着一件花色鮮明的讓友洛察看。「還是那棕色的調幅料的好，正好在早晨穿著。」

友洛仔細端詳了一會呈獻上來的衣服，然後聳聳肩頭。「你的口味雖然比我高，但我們在鄉間却不大講究穿衣服，

了我們那地方，真像得很。在紐約却什麼也沒有，祇是一片亂糟糟，沒有一個人安逸的。我要和車伕馬夫去找尋一棵聖誕樹，還有櫛寄生。」

友洛笑着說：「我想得到你會去找櫛寄生，別理會我，你到處爬着跳着去找吧。你本來是只猴子，這樣對你大有好處。」

他把鐵鍊橫繫在棕色的絲背心上，然後向鏡照視。他用掌心擦着下陷的面頰。老靳把香水噴在一方麻紗手絹上，再把它整齊地摺疊好，插入他主人的衣袋中。他繫着上衣，等友洛雙臂伸入袖中，再為他把兩肩摩挲服貼。「好神氣！先生。」

「等一會再去，我得先去看看老林先生。」

他仍站在鏡前作批評性的顧盼。突然，他怔住了，老靳那焦慮的臉容，眉毛鼻子都皺在一起了。他轉過身來說：「什麼事，老靳？有什麼不對？告訴我吧，你從來不向我隱瞞的。你為什麼煩擾？」

老靳又一度生起了害怕。他匆遽地回說：「沒什麼，先生，我請求你的原諒。」他又皺着眉，語氣不連接地往下說：「我有一個感覺，我們住下去沒有好處，我是說長住下去。」

友洛眼望爐火，那縐頭髮已無影踪，但他一似仍看見它在那裡。然後他現出一個輕快的微笑，用手放在老靳肩上記說：「不要胡說，你不是老要我安定下來，好好完成一些事麼？老靳，在這裡我可以好好地作畫，這會是認真下功夫，當銀行公畢之後，或是週末。我會變成你不能辨認的鄉間紳士。」

老靳又嘆了口氣，用壓低的語音說：「是，先生。」

吹着口哨，友洛順着溫暖的走廊走到父親房中去。

老林先生穿一件紫色晨衣，圍一條灰色領巾，戴一頂羊毛睡帽，坐在爐火之前，望着肘邊那桃花心木小圓桌上放着

的銀鏡在明亮的午刻日光下，他顯得憔悴，疲乏，那爐火也是蒼白而沒精打彩的。那間房子像他的人一樣質樸，窗帷的顏色是深沉的，光禿的地板打上蜡，祇鋪上幾方陳舊的東方地毯。牆上陳列了他喜愛的書籍，一如樓下的圖書室尚不敷容納。型式簡單的床業已鋪陳齊整。友洛時常說他父親的臥室具有新英格蘭氣息，它有陰沉嚴肅的味道，清新，但有些冷酷。

「哈！」友洛兩聲地闖進來說。「睡了懶覺了，正在開始用早餐呢。」

老林先生把一個銀盤重放在一個碟子上。「這可能就是午餐了。」他沉着地回答，又把盤蓋揭開。「事實上，這的確就是午餐。」他抬頭望着兒子，蒼白的臉，雖多皺乾枯似羊皮紙，却現出了光輝。「早晨好，我喜愛的孩子。」

友洛把手放在父親肩上，片刻後老林先生用他冰涼的指頭觸撫那放在自己肩上的手。友洛坐下來，雖然他的面容是愉快而又親切，但對着父親，他仍感覺一陣不安，一陣不定而疑慮的心理。如果老林先生看出了兒子的不安，他也不加道破，仍以全部熱愛向着他。

「如果這是午餐，那我就該捱罵了。」友洛說。「你請用吧，爸，開去很有味。」

但老林先生却又靠着椅背坐下。「等一會不要緊。其實我從不喜歡吃魚。可是瑪珊堅持魚對腦部有益，她一定在想我是老朽昏庸了。」

二人相對大笑，數秒鐘後，那陣不安之感已完全消失，他們相互凝視，恢復了舊有的，充盈而親密的互愛與互諒。

老林先生仍微笑着說：「早上八句鐘，我和益甫談過了。我告訴他你的——決定。他很感興趣，等着和你談論，他直等到九句鐘。」

「他想我會在那時候起床？」友洛問，帶些嘲弄的口氣。

老林先生響應似地以食指按着嘴唇。「銀行尚不會改了規矩，我想仍是在每日八句半鐘開門。你所得的印象難道是要中午時才上班？」

友洛文雅地蹙了蹙眼臉。「那末，我以後每天都得黎明即起了。」

「不是這意思。我怕你將面臨一項事實。」看到友洛對這不愉快的意念裝出一幅懷懷神情，老林先生略頓了頓，又接着說：「好孩子，我再重說一遍，益甫很感興趣，而且也很高興。」

「他自然應該高興，尤其當你表示了有所偏袒的時候。」

「這是你對益甫不公平了。你底意思是他是個偽君子？」

友洛眼中有不愉快的神色。「不，他沒有這類想像，你不要對我皺眉。我認為他經過嚴正而善良的反思以後，決定爲了公平與忠誠，他應該高興，因此——他以最高尚的動機，造作了他的反應。」

「這評論很有意義，它鼓勵我希望人類能於經過適宜的考量以後，憑意志來造作高尚的情感，不管最初是如何一種觸動。友洛，你是否太激烈了一點？」

「父親，我對人性有最高的信念。」友洛望着爐火，接着使勁地將它撥弄。「我相信每一個人。我心中充盈了友愛，和善與光明在那裡引導。但上帝知道，益甫是否真的相信我能在家後的第一個早晨，天一亮就起床麼？」

「他也許以爲一個人有了突然自奮的雄心之後，會因激動，毅力而無法闔眼，於是就早起床了。」

「我正在枕上爲自己把玫瑰色點染上面頰，」友洛說。「這是我僕人老靳的話。」

老林先生又將手指按摸嘴唇，「這使我有另一個信念。在這鄉間而仍留用一名侍僕，你不認爲有些微矯作麼？」

「不，我是一向讓人伺候慣了的。同時，老靳還可以做別的事。他是個好烹調者，法國式的，不是英國式的。他富於想象力，對豪奢馬匹也是能手，他本是騎師出身。他縫補的手法也精巧。他有各式各樣的好處，不久，你也會覺得他是不可缺的。他伺候人真是周到，至於這裡的個人，你就遣散了一半也不會惦念他們，自然我並不建議你如此做。老靳對野外很有興趣，因此以後他會把時間多半消磨在馬廐裡，替馬匹服務，如果你對它們本有所服務的話。他又會射擊，我希望再能敗壞一二。」

「了不起！」老林先生喃喃地說。「這高明的人從那裡學得這許多？」

「有些高材是在監獄中學來的。」

「監獄！」老林先生失聲叫了起來。

「是的，我忘了另一件的絕技，扒手術，別這樣露出厭惡相。他已經改造造過了，像我一樣現在已不再扒竊了。他這這項巧技昇華爲另一種魔力。他可以使其他傭僕們覺得他有趣而滿意。」

「這也是一種考量，」老林先生冷冷地說。「我們這家園怕又得熱鬧了。」

但他並不高興，他覺得自己軟弱無力，友洛時常能對他產生這樣的效果。他底又目現在有了光采，數日來，數年來，這光采已久不見了。

「你在銀行中熱心工作，又要敗壞，孩子，你將來一定很忙。是否有意放棄你底繪畫呢？」

「不，我希望有時間去做每一件事。你不知道當我立下志願時，活力是無限的。我祇有一個缺點，受不住壓氣。銀

行中的工作也與奮不？」

「我說想你會使它興奮起來，這正是益甫在憂慮的。他相信銀行是神聖的，對它任何輕率均為褻瀆。但說正經的，你不能在那古板制度的圍牆以內，發現一個馬戲團。那裡有許多可憐的細節，和乏味的枯燥。你從不是個喜愛細節，準確的人。我恐懼你有時真的會感到壓氣的。」

兩人靜默互視了一會。友洛的眼臉緊蹙了，但仍具着笑容，最後說：「我不會改變我底決定。」

老林先生嘆口氣說：「我知道。我祇望你不會後悔。我害怕你是想在冒險的園地中多加入一項經歷。我信任你不致把這當作另一項經歷，作為你將來笑談中的資助。這不永遠是你的生活方式麼，友洛？」

「我愛好生活。」友洛的口氣縱仍輕快，但實在沉重的。
老林先生坐在椅中坐正了，就住了笑容說：「在這一美麗的被題之下，你顯示了許多愚蠢的想法。原諒我，聽去像我在責備，不滿，其實祇是在警告你。你想你以「喜愛生活」四字為你底座右銘，是非常卓越的。其他的人都在厭棄生活，頑固地以責任來替代享樂！親愛的孩子，你錯了，有許多人明白自己底責任，將享樂填充在裡面，仍能不斷地喜愛生活。愚蠢的人才喋喋於對生活的喜愛，相信祇有罪惡才是享樂。」

他推開銀盤，檢起一冊書來閱讀。友洛閉着眼說：「是否又是你喜歡的作家，父親？」
老林先生禁不住笑了。「不，這次是約瑟，亞瑟孫——罪惡，無明，缺陷，都為爭取讚頌面掙扎，均在端力使它們成為欣慕的對象。」

友洛赧然。「我倒並不為爭取讚譽，也不想使自己成為欣慕的對象，我之欲入銀行工作，為的祇是我自己的意向。」他指着那冊書說：「亞瑟孫的文章，智慧與愚蠢，我也熟讀過。聰明人得意於自己的稱許，愚蠢的才把自己呈獻於他人的讚賞。」他略停一刻，再以低沉而難堪的語氣接着說：「益甫傾倒於你對他的讚賞，父親，無疑地你也頗不吝賜予。」

老林先生慢慢闔上那冊書，將它放還桌上，以藍色眼珠注視着他兒子。「你總是憎厭益甫。但以前從不曾對他不愜。現在是否有所嫉妒？」

友洛聳肩勝。「嫉妒？我從來不嫉妬任何人，也許因為我自私之故。但坦白地說，我總是覺得益甫討人嫌，他使我悶氣死。他不懂得如何談話，我能原諒一個人的任何一事，祇要他尚懂得談話。你也許要否認，父親，但我知道你也覺得他可厭。他除了銀行之外，什麼也不談，像如此漫長的冬夜。他有什麼談話可以使你愜意的？政治的，哲學的，趣味的，宗教的？即使他對這些有些見解的話，也一定是枯燥乏味的。我想他從銀行賬冊中吸取得太多了。你們在一起幾曾度過愉快的黃昏？」

老林先生用手指按唇，壓住了一個他覺得是不公正，不和善的自發的笑容。
「正相反，益甫與我曾有過不少有趣的對話。」

「父親，你真是位君子！有最高的容忍！什麼話題你能使益甫同意，或是反對？在益甫身上，你不能運用智慧的理性，這一點你自己也得承認。讓我也引誦一節我所愛好底作家的話，薩滿·泰勒·柯勒立治。你記得柯勒立治吧？他說到有人時是在地盲目的，我毫無保留地以此形容益甫。對這一類人，他說，除了單純的嫌惡之外不能有何其它，這必然引致不友善的態度；或能使一個寬大為懷的人陷入無所謂的領許，但和虛偽作態却無二致。父親，我不能指斥你對人有嫌棄之念，祇能歸罪於你底寬大為懷。」

「以及虛偽作態。」老林先生插上一句，他已不再能抑止那微笑了。

友洛做了個阻遏的手勢。「一個有智慧與理性的人，如果他和益甫談五分鐘話，您能不為虛偽而抱咎，尤其緣於內心深處所犯的過錯，如果他是個本性和善的人。」

「他可能是憐惜，」老林先生說。「也可能是容忍，而不是為偽飾而自護。像你這樣的人時常把世界翻變為一片血腥的戰場。我却愛好和平，尤其我家庭中間的和平。」他底聲音很鎮靜，但友洛却不同意地笑了笑。

「你又在警告我了」他着急地說。

老林先生揭開茶盤的蓋子，他開始認真進食。「友洛，至少我不責備你魯莽無禮。」

友洛站起來，雙手插在褲袋中，不安地在室內來回踱步，目光射在地毯上。「我想我已表明過，我底本性傾向於和善與光明。我會對益甫友好。我會因作態而自咎。沒有一絲屬於我的聲響會擾亂這屋內神聖，純潔的氣氛。即使我會覺得要死。」

老林先生笑了。「真的，我預見到以後愉快的歲月了。」

友洛停止了踱步，為他父親斟茶。他以真摯熱情的神態作此。先放下三塊糖在滾熱的茶內，再加上乳酪。老林先生以顯見的歡顏看着他。「多謝你，親愛的孩子。你還不忘記我要多少塊糖。瑪琳認為這對我有毒，時常使我自咎。」

「負責的人對開明的人常能產生這種效果。」友洛說。

老林先生飲着，滿意地喟嘆。「我有個羞惡的感覺，覺得我們這次談話是不友善的，或竟是奸詐的。我母親常說，

，凡是不能讓第三者聽到，以致引起責備或難堪的對話，都不是一個上等人所值得講說的。」
他們相互對視，然後縱聲大笑。友洛又加了些不優雅的註腳，於是笑聲幾乎無可控制了。
老林先生是如此高興，他向友洛提出銀行中的工作，可以延緩至聖誕假期之後再開始。友洛也不太反對。他們分別之時，都覺得恬適而相互契合。

之後，友洛去看望他底姊姊，她仍因感冒而躺在床上。

窗上的帷簾拉下得嚴嚴地，黯淡中，璦珊坐在床上閱讀最近一期的「使徒之聲」，這是她最崇拜的一個教會團體所發行的刊物。房中樟腦，薄荷，和酸醋的氣味比以前更濃重了些，使友洛感到刺鼻。他已不再覺得順適而愜意了，但仍正經地問候他姊姊的病況。她放下報紙，以焦灼的做態望着他，因急切的希冀而激動。

「怎樣？」她詢問，不理會那對她病況的慰問。「你和爸爸談到了那一——女人沒有？你幹了些什麼？友洛？不要訂着火爐，它已經够暖了！」因為友洛正有意要去撥旺它。「坐下來，我已等得不耐煩了。」

友洛坐下來，沒精打彩地望着他姊姊。「對不起，親愛的，沒有希望了。我和父親爭執了好幾小時。」他用手指弄着錶鍊。「對那個問題女郎，我也已提供一——重考慮，如果她肯放棄她那固執而飢餓的計劃。但也沒有希望。我們祇能對不可避免的事妥協了。」

璦珊那嚴肅灰暗的臉上立刻露出沮喪憂鬱。她那攫取手帕的手也在戰抖，她想要說話，但接着又靜止了，嘴唇也在顫動。對她苦痛的失望和憂愁，友洛最初惡作劇地覺得好玩，但即時轉變為怪異的憐憫。他看着她開闔眼瞼阻止淚珠下落，着力地吞吐呼吸。最後她昂然抬起灰髮的頭，使那褶褶的睡帽也失了位置，這引起了友洛對她突如的崇敬。

「可是你不會和益甫談過。」她底吵吵聲音是出奇地堅定。

「親愛的，你底要求太過份了。這等於要一只餓狗放下它口中的肥肉！」說時，他輕輕彈指作聲。

聽到他的答復和彈指聲，她生氣地說：「友洛！你這話說得多難聽！請你把那喚喚給我。」
他把喚喚拿來，她握着那怪味瓶子放在鼻尖下，急速地嗅着。當她取下喚喚瓶時，眼中充滿了水痕，它化作淚珠，順着面頰流下來。「真是，太強烈了，」她喃喃地說。「打仗之後，什麼都走了樣了。」她把瓶子放回桌上。眼淚還不住地流。「雲間，她伏在枕上蜷縮了，即使她仍是個不服輸的女人。」

「現在我祇剩最後一條路了：那是使情況變得非常不愉快，讓那幾人自動走路，」友洛說。「當然，這不會使益甫



她喃喃地說：「真是太強烈了」

對我更有好感。或者我設法洩露她是怎樣一塊料。我已開始在走這條途徑了，我想。但你不能寄以太大的希望，一個男人決定要娶一個女人時，他是失却了理智的。她會把他催眠，注意我對她的計謀，像一頭餓飽了的貓那樣顯媚，不，在這條路上，我不敢多所許諾。」

「他着了迷了！」璦珊嘶嘶地叫着，重又揩拭眼淚。「親愛的，那鹽！」

「正是如此，」友洛說。「結了婚以後他就發覺了。」

「但那就太晚了。」

友洛繼續尋思。「有時候一瓶甜醬不會變酸，但那要取樣嘗試之後才知道，益甫却決定去開瓶取樣。」

「友洛！」

「我們的爸爸呢，他傾向於去找尋她底優點。」他笑着說。「我欣幸親愛的爸爸有了關節炎，不然我們會有一個比我們還年青風流的晚娘。」

璦珊被他的話嚇怕了。「友洛！你怎會如此口不擇言，如此地下流無恥！」

友洛聳聳肩頭。「得啦，爸爸終是個男人，而且一直是個男人。你難道相信他文雅地握着媽媽底手，講述些聖經賢傳，就這樣生下我們了麼？許多男人在床帳裡和一個下流女人胡纏時就忘了他底兒子。」

璦珊底臉色已轉成紫醬。「你不但討厭，簡直可惡。」她說時不禁渾身搖戰。「你怎敢這樣批評爸爸？但是你確實從來也不會尊敬過他，更不知優雅為何物。」

友洛站起來，高興自己已能脫身了。「那麼我應該不再憂慮你底昏闇，親愛的老珊，如果你受不住的話。」

瑪珊舉起頭來。「等一等！你是否自承沒有辦法了，昨天晚上你還那樣地自信呢？」她仍緋紅着臉，含羞望着他，可是她底急切願望使她忘了感情底刺激。

「我說情況看似絕望了，但我仍未完全放手。祇是警告你不要期望過高，我們祇能合理去做。另一件事：我想我們將有一次聖誕集會。當益甫看到她則身在一群大裙子淑女和高貴來賓中時，也許會忽然覺得那女人不合適。同時，那些朋友一定會告訴他，他們不贊成這個婚姻，以及他們底驚訝和憤慨，益甫對別人底意見是一向敏感的，或許會因而得新印象。」

瑪珊靜默地在盤算。面上的陰霾稍稍減却了些，最後輕輕地說：「不錯，可能有希望的，我想這是有希望的。」她隨即陷入沉思中。眼前出現她所熟識的那些嫻淑小姐們，她們那些端正的媽媽們，和古板的爸爸們。她看見他們驚訝地望着麥美蓮，聽她那駭人的談吐。

「至於錢的問題，」友洛說。「我們有理由作切實的指望。我即將去保護我們底利益。我就要去銀行工作了。」

「這很有意思，」瑪珊心不在焉地輕聲說，腦中仍在盤旋忙碌的思潮。友洛走向房門。突然，他剛才說話的內容傳入她耳中了。「什麼！」她如觸電般地叫喊。「你說什麼銀行，友洛？是否我聽錯了？你要去銀行工作？」

「這正是我方才所說的。」友洛加以證實。

她因驚異詫怪而說不出話來，祇是呆望着他，不停地眨着眼睛，張大了嘴。

再說話時，她囁嚅：「我——我不能相信！你為什麼要去銀行工作，友洛？」

「我不懂這怎麼會使你如此激動。」友洛不同意地說。「我們的錢不在那裡麼？那裡有老鼠，就該養貓。」

「但你是不可能在銀行裡工作的！這是出乎意料的事！」

「謝謝你底稱讚，文雅而精巧。」

「但是你不能進銀行去！爸爸和益甫都不會讓你去的。」她已失却自持，深為此一意念的打擊。

「爸爸不但讓我去了，而且已經同意了。益甫據說也因之高興。」

她仍盯着瑪珊，一如他是個自別個星球上落下的，不可思議的，可怕的怪物。

「但你是絕對不可能在銀行裡工作的！我們底銀行！我不可能看到你在銀行工作的！」

「你會看到的，」友洛手握着手門柄，向她保證說。「你會看到我漂亮的身形蜷伏在一堆賬冊上，兩條瀟灑的腿掛在高櫃子上。這實在是個不尋常的場面，會使你心花大開。我會成天守着保險箱。」

友洛的想法使她愈益驚訝。如果他決定要去佔坐她崇拜的牧師講壇，也不會使她更訝異而不可置信了。在極度困惑中，她倒忘了憂慮了。

「如果你在想我會搬走那些錢包，請放下這個杞憂吧，親愛的。」他說。「表面上看來這些錢自然很能誘人入勝。但毫無異義的，益甫大公無私的剛正精神一定會學識訴道，把我打入監獄裡去。」

「可是，你將在銀行裡做些什麼呢？」她倒落在枕上，軟弱而又激動。

「告訴過你了，我要看守錢財。使我自己成爲一個出色的銀行家，使爸爸得一印象，於是重立他底遺囑，如是這般，我是個回頭的浪子。老珊，我有着無限的歡喜，看着現金就眼熱。我會一眼不鬆地盯着它。你看。我會賽過益甫的。」

「這想法就是可笑的，我要去告訴爸爸。」

「謝謝你的恭維。去告訴爸爸好了。他很贊成這想法，會爲它而高興得不得了。如果他還有什麼不放心處，你底反對正好消除了它。真該死，我想你會聽了高興呢。」

「不要咒罵。」她如平素一樣輕輕地，機械地說。然後躺在枕上，用她不完整的思慮來推敲這件不可思議的，友洛在銀行裡工作的事。雖然他底爭辯使她獲致印象，但仍靜靜地搖着頭。「如有你在銀行裡，」她萎靡地說。「誰也不會安全了。」

友洛仰首大笑。

她突然有了警覺。「你要毀壞那銀行！你要損毀它的名譽，人們對它的信任！使大家都來提存！你將做這一切來銷毀益甫，使他破產！你這個變了了的惡徒！你要這樣去毀壞他，使他浸沉在恥辱和失望裡！」

他展着笑容說：「好吧！我撤回我底建議，我回到紐約去。讓那婚姻擁有一切的一切，讓你底溫順地依順她，當她底高級女傭，等爸爸死了後，我和你不名一文。老珊，難道這會使你更感興趣？」

她頓口無言，完全失却了主意了。他看着她底中的翻復，靜候着。他看到她底掙扎，神經質的欲望，對益甫的愛，苦痛的煩惱與失望，以及害怕友洛可能在銀行中的施爲。他點了點頭，像是很滿意。接着，決定瑪珊已被激動得不再起反應了，冷冷地鞠個躬，抽身而退。懷着觀者的喜悅心理，他快活地想到一個倒運的女人還抱着一顆良心。天下沒有比這更可憐的了。

十分興匆匆地，他走回臥室，取一件外衣披在肩上。窗外的笑語仍是十分嘹亮。

（未完待續）

震驚了全世界的人造衛星

— 山 隱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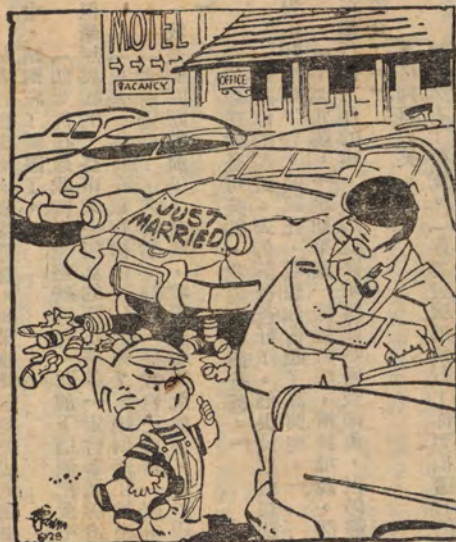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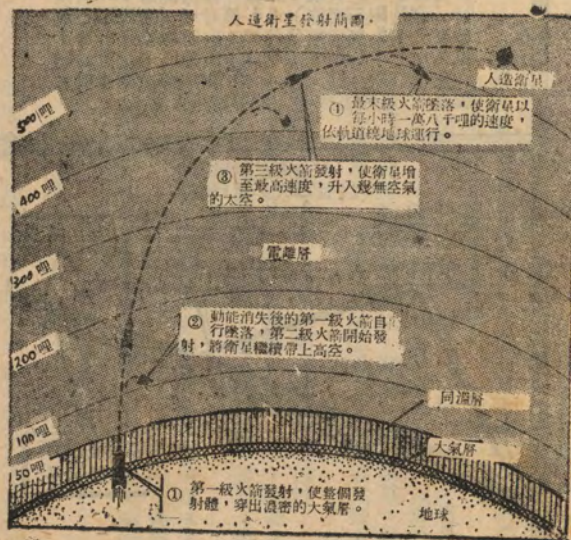
赤色俄帝奴役了無數德國的科學家，先聲奪人地發射了人類有史以來的第一顆人造衛星，除了眩耀他自己的科學成就以外，他更藉此露出一付猙獰恫嚇的面目以威脅全世界愛好自由和平的國家。

石破天驚

有史以來第一枚人造衛星，現正以一小時又卅六分鐘繞地球一週的速度，旋轉運行中，此一驚人消息，已由莫斯科方面正式宣佈：

第一枚人造衛星，於十月四日在蘇俄國境內發射成功，……其上裝有無線電發報機……不斷發出信號。

數小時後，蘇俄國境以外的人，開始收到該人造衛星發出的信號，蘇俄的科學家們，果然實現了他們早先的大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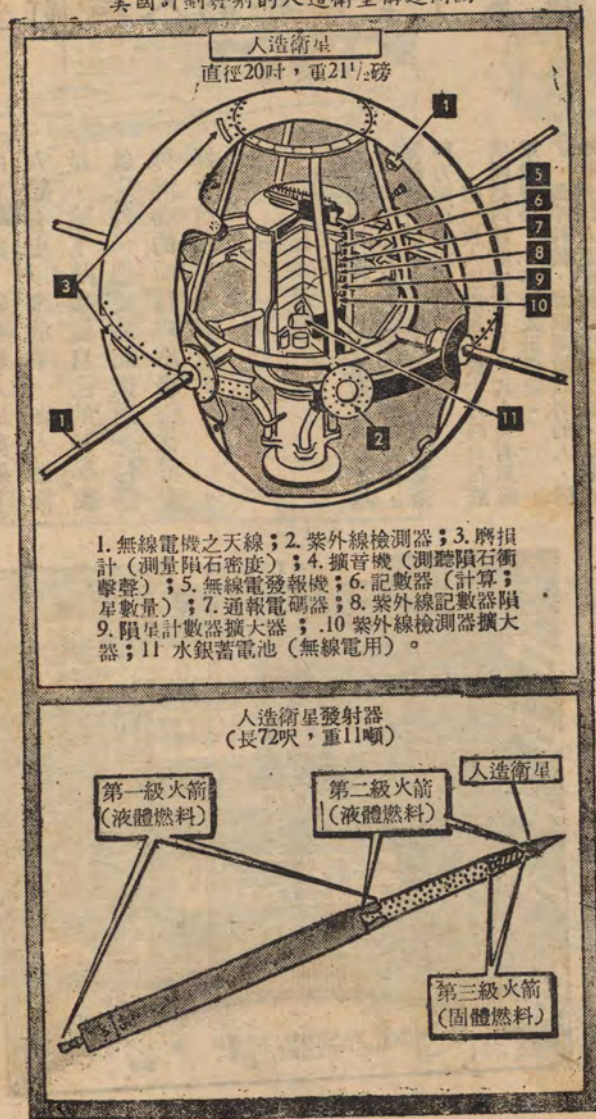
小 淘 氣

↑「我只不過是告訴你，我並沒有把那些瓶兒罐兒縛在那輛車子後面。」

→「她媽每星期做二次花生醬餅，所以我看到她總給她來次笑臉。」



美國計劃發射的人造衛星構造簡圖



六星期前，莫斯科宣佈：第一具洲際彈道飛彈已發射完成。言中表示蘇俄在飛彈製造競賽方面，已經超過美國——至少是在目前赤色的俄帝企欲以此作為他們的政治資本，但卻將這科學的成就，稱之為「新社會主義的集合」(The New Socialist Society)。

然就另一方面而言，此一科學的成就，對於整個人類的前途，實具有極重大的影響；從此人類的領域可伸向太空，不再受制於地球表面的大氣層。

征服天空

人類征服天空的歷史，迄今不過五十餘年。在這短短的歲月中，飛行工具自螺旋槳飛機進步至噴氣機。飛行高度自數千呎增至八至十哩，但若超過此高度而進入太空的行星際，則尚有兩個困難問題需待解決。

困難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適應稀薄的空氣層；我們知道，在高度增加時，地球表面的空氣層亦逐漸稀薄。在六十哩高度處，空氣層變得如此稀薄，含氧極微，使翼狀的飛行工具，無法在其中飛行。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克服重力的束縛。地心吸力之吸引萬物，正猶如磁鐵之吸引鐵釘，但據科學家的計算，一物體在高速運動時——速度在每小時一萬八千哩以上，即可

衝出地球表面濃密的大氣層，而不被重力牽引下墜。

火箭的發明，即為人類解決以上兩個問題的結果。火箭自拋氣，沒有翅膀，而且速度極大。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人首先發明「V-2」飛彈。自此以後，東西兩方國家，均開始致力於火箭的研究。

一九四九年，美國發射第一具「二級火箭」，這是把俘自德國的「V-2」飛彈，前端加上一個小型的華克伍長火箭。當「V-2」飛彈的動能消失後，彈壳即自行脫落。華克伍長火箭接着發射，二級火箭的上昇高度，可達二百五十哩。

過去數年中，美俄二國——在德國科學家的協助下——致力於巨型火箭的研究，他們希望製出一種火箭，可攜帶核子彈頭，於升入數百哩高空後，彈道彎曲成一弧線，將彈頭射中數千哩外的目標。

這種火箭，在美國稱為洲際彈道飛彈。已由空軍方面設計製造，但尚未到達成功階段。事實上，美國目前尚沒有較「紅石飛彈」威力更大的飛彈？紅石飛彈屬美國陸軍，其最大射程為二至三百哩。

飛彈競賽

然而蘇俄方面，已經搶先了一步。約在二十個月以前，蘇俄的科學家。即已開始試驗發射中距離飛彈。去年六月，莫斯科宣佈：蘇俄已發射一具「超程洲際飛彈」；此種飛彈，可射中地球上的任一目標。

同時，美俄兩國的科學家，又在科學的戰場上作另一競賽：這就是發射有史以來第一枚人造月球；此種用人造推動的衛星，於射入高空後，可環繞地球旋轉運行。一年半前，美俄二國均宣稱擬於國際地球物理學年期中（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發射若干小型人造衛星，該學會屆時將有六十四個國家參加，合力觀測並研究地球及其週遭的情況。人造衛星的發射，對此研究工作當有極大貢獻，因其可攜帶電子儀器升入高空，測重氣層密度，氣象，放射情形，以及其他目前所無由窺測的太空現象。

何謂人造衛星

美國發射人造衛星的原理如下：將球形的人造衛星，裝於分級火箭的頂端，第一級火箭發射時，將人造衛星帶上較低的氣層——高度約為五十或六十哩，當其燃料用罄後，火箭外壳及燃料槽即自行脫落，同時，第二級火箭開始發射，此時人造衛星的行程轉為水平方向。當第二級火箭動能消失後，彈壳脫離，第三級火箭又開始發射。此時，該人造衛星，即可繞地球自由旋轉運行。

根據物理學定律，一物體開始運動後若不受外力改變，即可永不停止，故一物體升入高空，而其行程與地球表面平行時，若無地心吸力牽引，則此物體必將逸入太空，但地心吸力使其行程彎曲，正如月球之繞地球運行一般；由其運行之速度，使比向下彎曲的程度，與地球表面的曲度相等，因此該物體即在與地球距離為一常數的軌道上

旋轉運行不息。

這第一枚人造衛星，因設計未臻完善——正與萊特兄弟五十餘年前製造的飛機一樣——仍不能完全擺脫地面大氣層的束縛。在此高度下，由於空氣中微粒子所產生的阻力，使其速度漸漸減低，所受地心吸力的牽引亦逐漸增大。當其墜入濃密的大氣層中時，即發生燃燒，好似隕星一樣的煙消灰滅。

去年七月，國際地球物理學年開始時，美國曾宣佈，擬向太空中發射六枚人造衛星；第一枚衛星的大小與籃球相仿，重量約為廿一磅半，發射之期預計為明年（一九五八年）春季，蘇俄政府對此不作表示，但蘇俄的科學家却相信他們能較美國更早實現這計劃，而且所發射的人造衛星，也將較美國的更大更好。

山雨欲來風滿樓

上星期一（九月卅日）代表十二個國家的國際地球物理學年人造衛星會議，在華盛頓國立科學館召開，與會的科學家中有三名蘇俄代表。會中曾要求美俄二國代表。宣佈他們的人造衛星發射計劃，以及進行的程度。

美國代表取出足裝滿一汽車的資料，報告美國發射人造衛星的計劃及工作進展情形，但蘇俄代表却保持沉默，他們祇透露一點口風，這就是蘇俄發射的人造衛星，其上將裝有閃光設備，俾便觀測者追蹤觀測。

其他國家的代表們，堅詢蘇俄代表，要他們說明蘇俄

何時可發射第一枚人造衛星，蘇俄代表正面答覆，僅說：一俟蘇俄人造衛星發射成功，衛星本身自會向世人報告它的行跡，而無需預作聲明，但在私人談話中，美國代表已猜悉蘇俄發射人造衛星的日期，已經迫近眉睫。

塔斯社的報導

莫斯科時間十月五日清晨（紐約時間為十月四日晚）塔斯社向全世界宣佈這消息：

蘇俄已創造世界上第一枚人造衛星……，該衛星現正循橢圓形軌道，環繞地球旋轉運行。在黎明及黃昏的微光中，用最簡單的光學儀器——望遠鏡，即可窺得此在進行中的人造衛星。

塔斯社繼續報導：莫斯科電台亦隨後廣播：有關蘇俄人造衛星的事實與數據如下：

形狀：球形

大小：直徑廿二吋半

重量：一百八十四磅。

高度：約五百六十哩

速度：每小時約一萬八千哩，每九十六分鐘可繞行地球一週。每天繞行地球十六次。

攜帶物：無線電自動發報機二具。

發射情形：第一級引擎在二分鐘內將上升速度增加至每小時四三四〇—四六五〇英里，當人造衛星射出天空一哩後，軌跡即由垂直轉

為略偏，此時第一級火箭墜落，火箭與地球表面成四十五度角，第二級火箭然後以每小時一一六〇—一二四〇〇英里速度繼續將衛星推向太空，直至其與地球表面平行，此時衛星離發射點已相距六二五英里，以後便由第三級火箭完成任務，速度為每小時一萬八千英里，最後將人造衛星納入自行繞地球旋轉的軌道。

軌道：不詳，僅知其發射角與地球赤道平面成65度。飛行時間：不能斷定，因目前對於太空氣層的知識尚感缺乏，該人造衛星最後將失去高度，墜入濃密氣層中燃燒消失。

蘇俄人造衛星發射成功的消息公佈後，引起美國科學界人士的震驚與懷疑，這枚衛星，較美國計劃發射者，重量超過八倍有餘。美國國際地球物理學年籌備會主席約瑟夫卡勃連博士，認為把重達一百八十四磅的人造衛星射入太空，未免近乎「幻想」。他說：「如果他們能發射這樣重的人造衛星，他們就能發射一枚更大的，世界各國的。」

蘇俄發射人造衛星成功的消息公佈後，世界各國的短波無線電收聽者，開始收到衛星發出的「皮！皮！皮！」信號。根據美國海軍研究所華盛頓試驗室的紀錄，蘇俄的人造衛星已數次越過美國的上空。入晚後，美國各廣播及電視節目均告中斷，向聽眾轉播人造衛星發出的信號。幾個為準備觀測美國發射衛星而組織的「觀月隊」，也開始行

動，探尋此一蘇俄發射的衛星，並已發現其踪跡。

蘇俄派赴華府參加國際地球物理學年大會的代表之一——布拉克根拉爾夫博士 (Dr. A. Blagovoy)——於蘇俄發射人造衛星消息公佈後，開始放鬆口風。他表示：在他離開蘇俄時，尚不確知該衛星決定在何時發射。他說：「蘇俄已備妥兩枚人造衛星，但未決定何者最先發射。就目前所獲資料判斷，這次發射者，當係構造簡單的那一枚；該枚衛星內部，僅有無線電發報機。」

晝夜工作不停的科學家們，現正計算該人造衛星的軌道，並估計它能在太空中運行多久。

強烈的反應

蘇俄施放人造衛星成功的消息，使整個世界受到震動。在科學、軍事、政治等方面造成的影響，實屬非常重大。在科學方面，衛星的創造，增加人類對於地球表面的認識。衛星的行程，受地心吸力影響；此引力隨地球表面的形狀而改變。科學家測量月球的行程，即可準確決定地球中部隆起及兩極平坦的情狀，人造衛星的發射，亦可幫助科學家從事研究地球的古磁場。長期觀測人造衛星，將來或有一天可解決科學界保留已久的問題，這就是地球的地層是否亦在運動。而且由此還可以探知太空邊緣的空氣究有多少。

自此以後，將有更多設備複雜的人造衛星繼續發射。美國計劃發射的第一枚人造衛星，可靈敏檢測太空中的紫

外線。其餘的人造衛星，可攜帶更多儀器，用以紀錄太空宇宙線的衝擊情形，地磁強度的改變，以及熱量傳入或輸出地球的各種情況。

這一切那是走上「太空旅行」之路的里程碑。但當科學家在此一方面獲得長足進展時，「太空船」的實現仍在不可知的未來；主要關鍵，在於人類是否能在如此高速的行星際旅程中，保持生存。即使此問題能獲解決，但人類到達行星後，又如何能返回地球？

未來的演變

在軍事方面，蘇俄發射人造衛星的成就，表示他們在火箭的發展上，已經佔了先局。更有甚者，該人造衛星的重量，竟達一百八十四磅，這證明蘇俄已擁有超級的巨大火箭。美國海軍的一位科學家聲言：「蘇俄能發射一百八十四磅重的人造衛星，則他們必已擁有洲際彈道飛彈。」未來的人造衛星上，可能裝有旋轉雷達站，隨時探測世界各國的動靜。此種未來的武器，無論在進攻或防禦上，均有極大的軍事價值。

在政治方面，蘇俄人造衛月的成功，更加强莫斯科發動的心理戰及宣傳戰的聲勢，此一事實，表示蘇俄已擁有最高級的武器，可向民主國家的領袖美國挑戰。至於今後蘇俄在這一方面是否能保持獨凌美國，似已無關重要——至少是就目前而言；因為事實證明蘇聯是第一個發射人造衛星的國家，對於世界各國，這是一個有效的威脅。

拾 德

白宮方面，對此事未作評論。新聞秘書傑姆斯赫格爾特 (James C. Hagerty) 僅輕描淡寫的說：「蘇俄發射人造衛星成功，在科學上確有極大價值；對國際地球物理學年，亦將有其大貢獻。」

至於美國的科學家，堅信他們的人造衛星，不久亦將在天空出現。即使重量方面不及蘇俄，但設備方面，必將更為精巧，另一位科學家寬慰地說：「現在壓力已經消除，我們可以專心一志，好好的大幹一番了。」

(本文摘譯自十月六日至十日美國紐約時報，紐約每日新聞，紐約郵報等)

如何追蹤人造衛星

人造衛星有很多未知因素，其中最關緊要的就是衛星的軌道，目前無法控制，或預計它的速度、高度、軌道和地球赤道的角度偏差，或是軌道的形狀。因此這隻直徑不足一公尺的小球，極易在空中失去踪跡。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科學家正計劃廣泛的利用電子追蹤及計算設備，在這許多追蹤衛星的設備中，它的主腦是國際計算機公司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 簡稱 IBM) 所製造的一具速度極高、範圍廣泛的計算器——704 電子

數表分析機 (Electronic Data Processing Machine)

704 數表分析機，不僅有數表分析和計算裝置，並且附有極多附屬設備，如印刷、記錄、將某種數表形式（如打洞卡片）變換為另一種形式（如電磁記錄帶），這具效率高強的機械，由自設的電源供給動力，並且附有空氣調節機，以換走使用時所產生的熱量。

主持這項計算設備的人是何杰博士 (Dr. Heget)，他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學家，二年後曾使用過 704 計算器的前身 701，追蹤一顆小行星 Athalia，它被天文學家發現後旋即失蹤。何杰博士利用 701 計算機，找出了它正確的位置，結果絲毫不差。

人造衛星的軌道既然無法在發射以前預定，故觀察人員無從確知在天空何處能找到它。這隻小月亮可能在晨昏某種情形下，反射出日光的角度適宜而曇花一現，但不能靠這種不可靠的機運追蹤它，必須另行設法使它的踪跡時刻可尋，電子計算中心的功用，也就在此。

在人造衛星裡面，除了其他的儀器以外，有一只小型無線電發射機，連續不斷的發射信號，這一信號系統稱為「微跡」。它所發射的信號利用自美國中部一直到南美洲利所設置的一串「微跡」電台來收取，每當衛星自天空飛過時，各電台都收取一些信號，每一信號都指示出衛星距離該電台的正確位置，這許多信號都自微跡電台中送到華盛頓通訊中心。再電送到計算中心去。

計算中心收到微跡電台所測量的數字後，立時將它造

成打洞卡片，這些卡片直接送入七〇四計算機，進行繁複計算。如果送入的數表數量較少，而計算工作較繁時（例如人造衛星的測量）利用打洞卡片，效率極良好。但若送入數表數量極多（例如商業上的計算），打洞卡片就變換為磁性膠帶，計算速度較卡片尤高。

微跡電台所收到的只是衛星軌道上的一點，計算器把這些點聯起來而完成一個整個的軌跡，它將繼續不斷的測算衛星的軌道。當衛星圍繞地球旋轉的次數愈多，測量的數字愈增加，其結果也就更準確，不久以後，計算所得之結果通衛星因受到地球引力的變化，月球的吸引以及其他天體甚或無法預知的因素干擾而產生的變動也都能包括在內。

計算器除了找出人造衛星的正確軌道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用途，其中最為繁雜的是算出衛星在地球表面上的垂直投影，並且還要能預測出投影的位置。更進一步還要計算出一張時間表，以供各地觀測站，及地球物理學年的各科學家們參考。計算機要算出這些散設各處的觀測站，望衛星於何處，何時通過該區域，沒有這張精確時間表，望這鏡難以找到這只小星。因為它在天空前進的速度大約為每秒一度，也就是近似於兩個月球直徑那樣一段距離。

這項計算工作並非多事，當衛星進入軌道後，它是不受地球旋轉影響的，每當它環繞一周，地球就同東方旋轉二一〇〇至二四〇〇赤道公里。因此如果衛星射出的角度和赤道成四十度，它的投影路線經過二三十轉以後就會變

印刷裝置來印出。另外一些更可用陰極線管記錄器表示出來，可以看得更清楚。這一裝置將計算結果以圖形表示出來，它可以顯示出七〇四計算所得的衛星軌道實際形狀，也可以顯示出衛星投影路線的形狀，或者其他任何衛星進行的狀態。

這架記錄器實際上只有兩只陰極線管，一只直徑五百三十厘米，用來直接指示計算器所獲結果，另一只直徑一百八十厘米，專供三十五攝影機拍攝記錄用，這些記錄設備，對於衛星計劃進行極為有助，衛星投影路線，及附有到達時間的照相，可以適於觀測地區的地圖重疊在一起使用。住在美國南部的人民，觀看人造衛星的機會最好，它的投射角度目前雖然尚未發表，但估計總在四十度左右，北緯四十度東自費城始至舊金山北方二百四十公里左右通過，這些城市裡向東或西，南方，觀看月亮的位置，觀測人造衛星最為適宜。

目測人造衛星，將隨時間的進展而愈趨重要，衛星射出數星期後，微跡發射機所用電池就將耗盡，此後所有的測量都要靠望遠鏡，或是其他無需依靠衛星的設備。而計算機也早已計算好衛星的正確軌道，雖然它不能再繼續送出自身位置的信號，但只要它仍然在天空運行，就決不會迷失不見的。

這項行動究竟有什麼益處？科學家希望自日後發射的這些人造衛星上獲得許多新奇未知的智識，此外還有許多與先鋒計劃沒有直接聯繫的觀測站，也要測查它，而多數

成一種曲線，在北緯四十度與南緯四十度之間交互變動。如果以人力操作的計算機來推出供望遠鏡用的精確時間表，其速度是永遠追不上這只前進快速的人造衛星的，更不用想超過它，來預測它的行程了！這件事需要一架電子計算機，具有每秒鐘能乘除四千七百個十位數字的能力，才能追得上。

在計算時，這架計算機主要需依靠一具高速的電磁儲蓄器，或者稱之為「記憶器」，這具儲蓄器中含有計算機的指引。目前正由先鋒計劃及IBM專家們在計劃，以便按排到計算機上，當各地微跡電台的數表送入計算機後，它將依所儲蓄的指引而計算。

這具儲蓄器，本質上是一些像釘頭大小的圓環狀鐵心，串在許多繁複的電線上，使每一環狀鐵心都有幾根不同的電線穿過，綜合的電流衝擊，通過這些電線，使環狀鐵心含磁性發生變化，在一串鐵心上有的感應有磁性的中性，就代表了一個數字或是其他的記號，就像電報碼以點劃的排列而代表文字一樣。

在七〇四的高速磁力記憶器中，大約可儲存下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個這種文字。外加的，文字，可以利用附加的補助記憶器來儲存，七〇四同時也能控制十台磁帶記錄器，每台可容納九十萬個「字」。

七〇四計算的結果，可由三種主要方法來表示，有些結果是以印刷方式出現，用一架直接與七〇四相聯的印刷機來完成這項工作。有些錄在磁性膠帶上，事後再用膠帶

都受先鋒計算中心之協助。

人造衛星運行的軌道就可以使觀測人員獲得智識。地球並非一個規則的圓球，重量也不平均，衛星軌道所受的干擾，經過推算以後，可以增加我們對這項不規則情形的智識。另外一項知識就是三百公里以上太空的情形，推想上面一定充滿了小的隕星，下雨似的落向地球，空氣也極為稀薄，這些物質對人造衛星的干擾，可自它的軌道上測得，而推算出它們的密度。

在人造衛星裡面，裝有五公斤重的儀器，這些儀器可以測出太陽的放射情形，宇宙線，和許多由於受地球大氣層阻擾而無法測知的現象，在地面上用靈敏接受機，把這些儀器所測信號收錄。

一條戰艦抵港，幾位貴賓被引導着在艦上參觀。他們的嚮導在一塊安裝在甲板上的銅板前停下了下來，低着頭說：「各位先生，女士們，就在這兒，我們的勇敢艦長倒了下去。」

貴賓們默然凝視，肅然起敬。

「沒有問題。」一位老太太突然講話了，「我也幾乎在上面絆了一交。」



病人的自動機

由於一種新機器的發明，虛弱得不能起床的病人今後也可以不必藉人幫助而自己上床下床了。這種新機器定名為「自動護士」，是一位名叫密勒 (Leslie L. Miller) 的航空設計工程師發明的。

「自動護士」由一套複雜的精密滑輪和繩索組成，利用一台極小的 (112馬力) 電動馬達帶動一套高比率的齒輪加以傳動，操作的主動控制開關則在病人的手頭。使用時病人只要一按電紐，病人便會被這套機器極輕極靜地從床上抬起來，移向左邊或右邊或自己放入床邊的轉椅中。這種機器還有安全的特性，即使遇到電流短路等意外時也決不會使人摔下來。最壞的情形是不巧在動作中途碰到斷電，病人可能被懸擱在不上不下的情形下，但據密勒氏說，即使這種情形下，病人也感到合理的舒適。如果碰到這種意外的情形，病房門口的紅燈便會自動閃亮，並且還會自動發出鈴聲，藉以召人救助。這種即將問世的「自動護士」，每具售價約一千元。

固定假齒工程

據估計英國有三千七百萬人裝着假牙齒 (指安裝在上

不用剃髮的腦部外科手術

給婦女們施行腦部手術時，用不着剃去頭髮。這是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威廉醫師 (Dr. Jonathan M. Williams) 最近發表的意見。在施行手術之前，頭髮先用外科清淨劑反覆洗滌數次，使皮膚消毒。(清淨劑須塗入多量 Hexa Chlorophene) 然後將頭髮自開刀處仔細梳開，噴上一種特殊膠髮劑使之平伏。這樣便可以像平常那樣的開刀了。在威廉醫師的經驗中，知道多數婦女非常珍惜她們的頭髮，因之在施行腦部手術時感到非常焦慮。威廉醫師已用上述方法動過二十次手術，從未使病人受到任何感染。

冷戰已露勝利曙光

醫學上分佈最廣而又最頑強的敵人便是「傷風感冒」。可是現在也居然受到了一次痛懲。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三十三歲的傳染病學專家發賴斯博士 (Winston H. Price) 最近發表了一種新發明的疫苗——在初次試用中證明有百分之八十的效驗——可以用打擊一次引起傷風的主要細菌。

發賴斯博士用一百名兒童作試驗，證明沒有打過防疫針的兒童比已種過疫苗有八倍感染傷風的機會。並且於施種疫苗效果後至少可以在八個月內不會受到感染。

發賴斯博士在四年前於偶然的機會中發現了這種傷風的細菌，取名為 J-H-1 Johna Hopkins 大學的英文第一個字母)，那時發賴斯在研究流行性感冒，他手下的一群

面或下面的假齒托或上下全是假齒)，此外又有一千萬人裝了部份的假齒。對多數人來說，他們尚能習慣於一般應用的活動齒托，不過也有一些人認為這種可以自由取下的假齒很不舒服。因此有一種小規模的土木工程應用到這上面來，使假齒能永遠固定在顎骨上。

牙科醫生多年來在探討着這種固定齒托的方法，但屢遭挫折。因為這種固定齒托不是易於鬆脫，便是會刺激周圍的細胞組織。但最近有一種新方法發明了，似乎可以解決這項問題，這種新方法有兩種基本形式：

① 半埋入法。塔夫脫牙醫專科學校的葛希柯夫醫生 (Dr. Aron Gershkoff) 和戈貝格醫生 (Dr. Norman I. Goldberg) 用一塊堅固的細格鐵安裝在下顎上，然後讓柔軟的細胞組織縫合在這上面，只留四根支柱露在外面以支持整排的假齒盤。② 完全埋入法。康耐爾醫學院的倍曼醫師 (Dr. Stanley Jernan) 利用微小的鉗——鉑合金磁鐵 (長四分之一吋)，插入上下顎中，這種非常強烈的磁鐵緊緊地吸住另一塊安裝着假齒的小磁鐵，使假齒盤絕對不會移動或脫落。據說這種小磁鐵能維持很久的磁性，與假齒安裝者有同樣的壽命。

到現在為止，半埋入法似乎比較堅固可靠些，假牙的咀嚼效果也比較好。不過因為咀嚼是一件很費勁的工作，日久之後，上下顎會稍稍變形，這樣一來細格鐵便會十分密合，有時還會突露了出來。磁鐵法經五年來的使用證明尚無鬆脫現象。

護士小姐都傳上了流鼻涕。喉痛，輕度發燒和咳嗽的傷風病症。發賴斯收集鼻中黏液，分離了內含的細菌，不料他得到的都是普通傷風細菌，自此以後發賴斯應用了和沙克抗小兒麻痺疫苗的同樣方法從猴腎細胞組織中培植 J-H 細菌，然後用蟻膠把細菌殺死，裝備而為接種疫苗。雖然這種抗 J-H 疫苗的施用，距徹底消滅傷風病菌的時期尚相去甚遠。不過至少已在這一方面展開了一絲曙光。現在美國醫藥協會已在接手續續研究，這種疫苗是否可大量生產，接種疫苗後最長的有效時期為若干。他們還在繼續設法分離出更多種類的傷風病菌以作徹底的研究。

延年益壽

美國密契根大學成人教育基金會副總裁勃萊克雷說：「不久的將來，醫學可以掃除延年益壽的障礙物，我們可以預料人生的壽命可以延長到一百五十年。不過一般人在六十五歲以後已失却了生命的功用，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六十五歲以後的一百年過起來可不免有點兒歲月艱難。」

他又說：「長壽的人將來一定會愈來愈多，不過多數人在老年時期缺乏個人的人生哲學，而我們這個社會也沒有給他們準備好一條可循的道路。」

吸烟與疾病

美國治癌學會經過四年來研究吸烟的習慣以後，發表

下列各點：

· 吸烟與肺癆，喉頭癌，食道癌，胃潰瘍有「極密切」的聯帶關係。
· 吸烟與肺炎，感冒，十二指腸潰瘍，大動脈血管症以及膀胱癌有「很密切」的聯帶關係。
· 吸烟與冠狀動脈疾病以及肝硬化症有「密切」的聯帶關係。

吸烟與腦部血管的損壞有「相當」的聯帶關係。我們的報告係調查十八萬八千名自五十到七十歲的人以後所得的結論。並且顯示出雪茄比香烟要安全一點，抽板烟則為害最輕。

吸烟者的死亡率不論其原因如何，似乎有與日俱增的趨勢。一天抽香烟半包的人比不吸烟的死亡率高百分之三十四。一天抽香烟半包到一包的人死亡率高百分之七十一。一天抽一包到二包的高百分之九十六。一天抽二包以上的吸烟者死亡率要比不吸烟的高百分之九十三。

放棄吸烟的習慣可以減低死亡的危險。如果一個人能一旦放棄十年來的輕度抽烟習慣，那麼他的死亡率還是可以和不吸烟的相等。

抽板烟的平均死亡率高於不抽烟的百分之十二，抽雪茄的百分之二十二，抽香烟的百分之六十八。

唾液與眼淚

因淚腺破壞而終將成為盲人的疾病者現在也有一種很特別的治療法了。這是克利夫蘭陸軍醫院發表的好消息。眼睛如果缺乏水份便會乾枯，病人會覺得眼珠在轉動時痛苦得宛如在砂布上磨擦，那時只要間或有液體滴入便會減輕痛苦。

醫生們於是想到也許可以用唾液來代替眼淚，他們便利用耳下腺輸送管將唾液送往眼腺的下層，這樣一來病人的眼睛痛苦可因此減輕，視力也大有改善。

不過用這種方法也有一個缺點。每當嘴內的唾液自然增加時，流往眼內的液體也就隨之增加，病人立即會涕泗滂沱。為了改正這一缺點，他們又在眼睛內部角上開一個微小的新通道進入鼻子，將這些多餘的水份改自鼻內排出。

多食與癌症

也許是美國人對癌症有點兒過份的談虎色變。因此在這一方面得報導便特別多。最近在美國標準醫藥學院的通訊上有一位消克司教授(Samuel H. Waxler)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貪食過重與癌症大有關係。據他的統計研究，身體過重的老鼠生癌症的要比體重正常的老鼠要多一倍。此外在人壽保險公司的紀錄上也可以看出食量驚人腦滿腸肥的人生癌症的百分比也很高。



E. P. S. 編譯

曝光表的使用法(一)

在使用曝光表之前，我們必須要知道，軟片的感光要精確到什麼程度。新試軟片感光的幅度極廣，可以感受差別極大的光度。而仍能獲得良好的照片，一般中速軟片，可以容許五位光圈之差，薄底軟片至少也可以容許三位。因此如果我們不想苛求結果，就可馬虎從事了。但想要獲得優良的粒面，層次，以及明晰等，則軟片的適應範圍是非常狹窄的，為求得這種要求，就必須借助於正確的曝光表了。

另外一個必需保持曝光正確的原因，是因為我們目前所用的軟片，多半每卷可拍攝八張至三十餘張，在沖洗時，這些底片都要受到同樣時間的顯影，如果我們把室內室外，各種光線不同的東西都混照在一卷內，而這許多軟片

所受的顯影情形也都仍舊一樣，則必難兩全。

最理想的辦法是對不同的物體及光線情形，同時改變曝光及顯影二者以適應之，例如，對於極端不同的光差範圍，最好的辦法是增加曝光時間，減少顯影時間，或換用較慢的弱性顯影劑。但除非整卷軟片的曝光情形均是如此，我們是無法改變其中某幾張，而不使其其它的曝光正確或光差較弱的軟片受到影響的。唯一的辦法就是使每一張軟片受到同樣正確的曝光，而單獨用這一項因素來獲致我們所要求的結果。

當然，五彩照片也是需要曝光正確的一個原因，雖然Kodachrome及Anscochrome的感光幅度是相當大，然而半位光圈或更小的差誤，也會立時覺察得到的。

使用曝光表的第一個步驟，是要在表盤上選定軟片的感光指數，雖然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步驟。但也有幾點要注意的地方。

黑白軟片的實際感光速度要比廠家在說明上所標明的快得多，以便獲得最大的感光幅度，來應付一般粗心大意，或根本不用曝光表的人。這樣把軟片的感光指數定低，無異就把曝光不足的幅度給展闊了。因此，當軟片按正確的指示曝光時，多半都有感光稍嫌過度的傾向。高速軟片(廠家所定的感光指數較實際感光速度要大兩三位光圈(四倍或八倍)。中速軟片多半大兩位，薄底軟片大一一位。

黑白底片最理想的微粒，明晰情形，是要曝光到能獲得所要求的最低陰影深度，用軟片所指定的顯影劑，和正

三種不同曝光表測量同一物體之不同結果

HOW TO USE THREE TYPES OF METERS

反射式
REFLECTED-LIGHT

Over-all reading (500) was strongly influenced by bright sky and water, and indicated exposure of 1/100 second at f/16.
這幅照片結果為200秒於f/16

投射式
INCIDENT-LIGHT

Over-all reading, taken from position between camera and model, gives a Bronck way reading above 125, or 1/100 sec. f/11.
於攝影機及人物之間測取結果為125秒於f/11

機上式
ON-CAMERA

Over-all reading is LVS 15, equivalent to Weston's 600 and Brockway's 185 plus, so indicated exposure is almost identical.
上述測取光值為15, 相當於 Weston 600及 Brockway 185



Face reading of 900 (1/100 at f/11) would have been given more weight if other parts of the picture were of lesser importance.
面部測取光值為900, 相當於1/100秒於f/11, 若其他部分較不重要, 則此光值應給予更多權重。



Face reading, though taken not far from that above, gave incident-light number between 64 and 125, or 1/100 sec. f/9.
面部測取光值, 雖然與上述相去不遠, 但給出的投射光值在64與125之間, 即1/100秒於f/9。



Face reading, with camera held as though it were a meter, is LVS 15, suggesting exposure corresponding to those at left.
面部測取光值, 若將相機持如為一光表, 則光值為15, 建議曝光與左側相同。



Sweater reading is a very high 1800 (1/100 at f/56), and if taken into account in compromise would lead to underexposure.
上衣測取光值為1800, 相當於1/100秒於f/56, 若考慮此值, 則會導致曝光不足。



Sweater reading was identical with that taken from face, since the amount of incident light falling on cell was same.
上衣測取光值與面部相同, 因為落在感光元件上的入射光量相同。



Sweater reading is a high 180, it is all ways essential to employ built-in meters as meters, not restricted to "camera position".
上衣測取光值為180, 無論如何, 使用相機內置光表時, 不應受「相機位置」的限制。



Slacks reading is very low (25), not used in compromise. If it were as high as 100, shadow detail might have been saved.
褲子測取光值為25, 不考慮此值。若為100, 則可能保存陰影細節。



Slacks reading, too, was unchanged. Note key difference between use of meters which read reflected and incident light.
褲子測取光值亦未改變。注意兩種光表測取反射光與入射光的關鍵差異。



Slacks reading: LVS 10, which would lead to gross overexposure. Here it shows only that getting shadow detail is hopeless.
褲子測取光值為10, 這將導致嚴重過曝。這裡顯示, 要獲得陰影細節是絕無希望的。

(圖二)

常的顯影。因此, 要求苛刻的攝影家, 都把軟片的感光指數較廠家所定再予以增高二至四倍。

投射光線是照射在物體上的光線, 反射光線則是由物體上反射出來, 而投入攝影機鏡頭的光線。

反射光線的測量法, 是把曝光表對向目的物, 測量它所反射光線的強弱。投射光線的測量法正好相反, 曝光表要對向光源。

決定曝光時間的基本因素, 是根據物所受光線的強度, 及光差明亮度的範圍。若單純以景物的明亮度而定。其中不含光差。也就不會有什麼困難了, 我們所要注意的, 僅只是把明亮度適度的攝下來, 無論強或弱。但如果這些光度有的較亮有的較暗, 曝光就困難了, 為了易於解釋, 我們把它分別說明:

一、理論上, 每一種攝影物所含有的個別明亮度是無數的, 能有幾千種不同光度區分是常有的事。
二、軟片最大的攝錄能力, 約可達到三百不同的光度區分, 一般軟片多半僅能達到二百左右, 而且還要在最適宜的曝光與顯影情形下始能獲得。

三、慢速的印像紙, 由最暗至最亮, 只能表現出三十餘數不同的光度差別, 放大紙的範圍則更狹窄。由此可知, 曝光已成為一種「壓擠」的難題了, 而所

被攝物光差範圍極廣, 光差甚大, 折中的曝光時間是1/100秒 f/11 及 f/16 之間



(圖一)

要的「壓縮」的光度範圍愈廣, 也就愈行困難。

一個單一區域的明亮度, 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

一、區域中所受到的照明程度(投射光線)

二、所受投射光線被反射到攝影機上的百分數(反射率)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投射線的強度相差極多時, 可能使原物的明暗的情形反常, 而使同景物中淺色的物

體反而較深色物體需要較多的曝光時間。因為一個黑色物體雖然僅能將極強烈的陽光反射出百分之五至十，也可能較暗影下反射出投射光線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的淺色物體更為明亮。

使用反射式曝光表測量光度時，有三個基本方法：

一、靠近被攝物，各別測量與不同的光度。

二、於攝影機位置遠測整個景物的一般光度。

三、利用攝影機附近的物體替代實際被攝物而測之。其所以不可靠的原因是第一法，最不可靠是第二法，暗區域的分別總是約略均分，而所指示的曝光數值也就多半傾向於明亮部份。例如，在測光時，自明亮部份獲得一百個單位的光度，而在中間色調及較暗區域獲得五十個單位的光度，曝光表的指數就將根據二者之和而指示出一百五十個單位的光度，因而與較暗的物體相差極大，明亮的天空是造成這種錯誤的一個主因，必需加以注意，最好在測光時，曝光表略傾向地面。

第二個不可靠的原因，是基於曝光表的受光角度。各種曝光的受光角度都不相同，雖然一般在四十度左右，但也不乏角度更廣者。而當測量弱光時，前端遮板打開，或加用補助光電池，都會將受光角增加。在測光時常由於受光角度與鏡頭所攝角度不合，而失去準確。

最後一個不可靠的因素，是遠距測光時，失去反射式曝光表最主要的一個要求：各別測量不同物體的光度。

，最有效的辦法莫如按以下三法測量：

一、測量你欲攝錄細節部份最強與最弱光度，

二、測量二者間最重要物體的光度，拍攝人像時，應

測面部光度，而使實際曝光情形與之愈接近愈好。

三、如果時間充裕，再另行測量全部被攝物中的最亮與最暗部份，這樣你就可知道當你選取適中的曝光時間時，此二部份過度及曝光不足的程度如何。這兩個讀數與實際拍攝情形無關，如時間不充裕不妨拍攝以後再行測量。

按以上方法測量有時感到過於費時，則較可靠的方法，仍是選一最重要的中間色調物體，測量一次作為標準，

反而比較可

靠。在這種

情形下，最

常利用的。

當推入物的

面部，但當

單純測量面

部光線時。

幾乎是經常

要把實際曝

光時間較所

測結果減少

一倍。甚至

有些曝光表



(圖三)

製造廠說明上都指明按所測結果的

一半曝光。

如果情形不

許可，則利

用你自己的

手來替代被

攝人面部測

量，也可以

的。

在接近

測光時，必

需要注意曝

光表的受光角度是相當廣的，因此必須接近被攝物使不受

附近物體反光的影響，才能得到準確結果。在測量面部光

度時，大約應距離十至二十公分(圖三)，被測物面積感

小，應當靠得愈近。此外測量的方向要盡可能與你拍攝的

方向一致，但必須注意不可使曝光表的影子落在面孔上(

圖四)，否則結果可能相差數倍。

有時因受環境或其它特殊情形的限制，常用類似的

物體替代測光，例如拍攝遠處風景，其中大部份如樹木花

草，則利用身旁的花草樹木測光，所得結果是相同的，但

需注意：附近的景物必須和你所拍攝的景物所受的照明光



(圖四)

但若用法適當時，遠距測光也仍可以獲得最低的準確性。除了在測光時，曝光表傾向地面之外，可再用另一手遮在表上方，以減少天空的影響。另外一法是先將表平持，測其光度，然後再逐漸傾向地面，最後取最高與最低二讀數之中間值。另有一點必需注意的，就是遠距測光多半易於獲得較高的讀數，而使曝光不足，不妨在測量後另以附近類似物體重測，而核對之。此外還有一些曝光表測不出的因素，如光線的化學性強度，煙霧及熱波等影響。如果所攝照片非常重要時，最低限度應按所測讀數之外。另外再增減曝光情形各攝一張，以求可靠。如能靠近測光時，最好不用遠距測量。

無論是反射式投射式曝光表，最準確的用法，都是以靠近被攝物的地位為佳，反射式曝光表用這種方法的優點是可以測量被攝物各部份不同的光度。但是有時也會使人誤解。我們常見的錯誤解讀多半是：

「靠近測量最亮與最暗的部份，然後取二者之中間值

」這種解讀法的錯誤是不管被攝物情形如何，都含有範圍極廣的明亮部份，而最重要的部份可能處於最亮與較暗部份之間的某一範圍內。因此所謂最亮與最暗，應該是我們所欲攝錄的重要細節的亮與暗，而不必去顧及其它不具有重要性物體的明暗如何。

至於最暗部份，多半是些深色物體，強陽光下的黑影等。如果按這些物體的光度曝光，常會使其他部份過曝，

線完全相同，而測光的方向也必需和拍攝方向相同。

另外一

法是利用色調近似的物體替代被攝物，最常用的是攝影人的手。這種方法極其簡單，攝影人只需伸開手掌使受到與被攝物同方向同樣的光線照射，曝光表距離手掌十公分左右測量之（圖五）。而最後所定之攝光情形，則要視你興趣是在於何種色調？較手掌淡或深。在室外利用這種方法時，多半應按所測數字減低一位曝光，在室內或光線非常平淡的情形下則不必另加變動，可按所測結果曝光。

爲求得更精確的結果，柯達公司有一種灰色卡片出售。它的反射率是標準的百分之十八。這種卡片在室內人工



（圖五）

光線及五彩攝影時最爲有用，對於室外工作用手就已足夠了。

拾德連載偵探小說

（慘）（劇）（的）（預）（演）

天岳譯

每冊新台幣五元

（黑）

（貓）

（劫）

文亨譯

每冊新台幣九元

長期訂戶七折優待，函購者請附郵票逕寄本社當即發書



湖上少女

她是一位身材苗條，金髮碧眼的法國少女，年紀才十六歲。一九一〇年的夏季，天色晴朗，氣候溫暖，每當清晨，她會走到位居於法國上薩伏衣，瑞士邊境近處的安納西湖邊去，跟她在一起的是一位從巴黎來的滿臉于思的畫家，名叫夏巴斯。早晨八點三十分時，她會脫去了衣服，走入那微有寒意的水中。當第一次時，她本能地蜷縮了身體，以抵禦寒冷。畫家看見那姿態美妙，儼若了魔似的，大聲喊道：『就這個樣子，不要動啦！』

夏巴斯是一位頗有成就的學院派畫家。他工作進行很慢。他每次祇畫三十分鐘，一共畫了三個夏季，一直到了一九一二年的九月間的一個早晨，這幅畫才終於告成了。紀念這一個日子，他把這幅畫題名為 *Matinée de Sep-tembre*，就是「九月清晨」的意思。那年沙龍中這幅畫展出了。獲得一枚榮譽獎章，可是並沒有引起世人的轟動，也沒有一位收藏家想到要收購它。夏巴斯希望要找到一個



圖一：夏巴斯作「九月清晨」

買主，所以就把這幅畫運到美國去。在美國，出乎意外的事發生了。它引起了驚愕如戰的康士篤克的注意，這位先生原來自命是一位美國道德水準的衛護者。

一九一三年五月間的某一天，康士篤克正在紐約曼哈頓島城區中一條街道上散步，突然看見一家書廊的櫥窗中陳列着這一幅赤裸的金髮少女的畫像。他起了十分反感，立刻就排闥而入，拿出了警察人員的證章，大聲怒吼道：「這幅畫裡早晨的景緻畫得太少，小姑娘畫得太多了。快把地拿走！」畫廊拒絕聽命而行。第二天上，這一個故事立刻就在曼哈頓所有報紙頁面上刊登出來。對於那怒氣沖天地大罵其為「淫穢下流」者，紐約時報乃義憤填膺，予以辯護，說這畫「高尚清白，正與其畫面優美相若。」其時那好奇的群眾，早把這畫廊門前的街道都堵得個水泄不通。

自此以後，「九月清晨」變成了月份牌藝術的主要題材，不論是糖果匣上，明信片上，雪茄上，吊帶上，隨處都是這畫的複印品。道德協會要求制止它的流行。明信片上印了這畫就不准郵寄。畫商們甚至有因為買賣此種畫片而被捕的。一家馬戲團裡經常把這事當做插科打諢的笑料，還有一位佚名之士心血來潮，做了兩句詩，成為全國「下家驗戶曉」之作：

「別以為我本性壞，別以為我臉皮厚。

那水深的地方呀，冷得實在難受。」

這一幅畫又回到了巴黎，回到了畫家夏巴斯的手裡。來，已經過了四個半世紀了。那是一尊巨大而雄渾有力的大理石像，描寫特洛伊城一位祭司和他的兩個兒子之死。（在木馬屠城以前，勞可昂曾就木馬提出警告，所以女神雅典那就把他們處死，命其為毒蛇所纏殺。）這尊雕像被安放在梵諦岡，深深地感動了米哲朗琪羅，經由了他，才構成了高度文藝復興期的藝術。可是，即使是梵諦岡的專家們，也早就相信，他們手中的勞可昂雕像，祇是某一真蹟的一種複製品而已。上月間，全世界的考古學家都興奮異常，因為那大約完成於基督時代的勞可昂雕像的真蹟，可能已經被找到了。

這是一位意大利籍的青年工程師，名叫貝爾特者，所發現的。他正在修築一條公路，要通過替里尼亞海近旁一個人口才及三千人的名叫斯保龍加的小鎮。在單調無味的工作之暇，這位業餘的考古學家，就叫工人掘進羅馬帝提庇留（Tiberius，在位於公元十四年至三十七年）的洞室中去。這洞室深可九十呎，在提庇留帝著名的斯貝薩卡別墅（即巖穴別墅之意）鄰近不遠之處。在六呎厚的石灰狀泥土下面，貝爾特的一個工人觸到了一個大理石碎片，看起來像是人像的小腿部份，比實際人的大小約兩倍大。他們繼續挖掘，掘出了四百餘片磨光的大理石碎片。



圖二：梵諦岡的「勞可昂雕像」

羅馬 Museo del Termes 的館長賈可畢，一位考古學界的權威，被請了來研究這次的發現。他對這些碎片觀察再三，乃興奮地宣佈說，在某塊碎片上，他發現有希臘文的刻字——「阿格山德，波里多勒斯，雅典諾多勒斯作」。一般人早就相信，勞可昂雕像的真蹟，就是阿格山德

後來，他以美金一萬元左右的代價賣給了一位富有的俄國人。雖然有很多投機商人在複印這幅畫時賺了很多錢，可是有一次夏巴斯却曾不勝悲哀地感嘆道：「這些人中，沒有一個有心腸的人，他們連一厘雪茄都沒有送過給我。」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不久，傳來了謠言，說那一位曾經在安納西湖的冷水中為夏布斯基顛過的弱不禁風的金髮少女，這時候一貧如洗，正在受饑挨餓。夏巴斯堅決地否認這回事。她現在已經四十一歲了，「他那时候說，『糟糕的是，她已經不再是像我作畫當年的那麼苗條了。她很幸福。嫁給法國一位有錢的工業家，有了三個可愛的子女：我想我之抓住她那優美動人之處，可以說是成功的，她那時候跟畫面上的一模一樣……』」

在俄國革命期中，這幅畫一直保存在莫斯科，後來，却很神秘地失蹤了！其後又在巴黎的古爾本家收藏中出現。到了那一個時候，這幅畫已經成為美國民間傳說的一部分。後代的人，把這幅畫看做是和白晝的少女雕像一樣清白無辜的東西，所以對於當時人們居然吵嚷得甚囂塵上，實覺不勝詫異。本年九月間，他們得有機會可以親眼目睹一下。因為這幅畫已經被費城萊特君收購，而在曼哈頓的大都會美術館中展出。這一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曾經轟動一時的作品，目前的市場價值是：美金三萬元。

勞可昂雕像的真蹟

自從羅馬的考古學家掘出了勞可昂 (Laocöon) 雕像

等父子三人所作的，實可畢說：「那強烈扭曲的頸項……那巨大的大理石腿……那巨大的手上的青筋隆起……那毒蛇大得可怕……我相信這就是勞可昂雕像。」

到十月上旬為止，還祇掘了全洞的三分之一，而勞可昂本人的軀幹還沒有找到。並且，事情越來越複雜了，原來斯保龍加鎮的居民想把這些碎片保存本地。他們想到將來可能因此而發展一下觀光事業，所以特為把一塊五噸重的石塊滾到洞穴的進口處，還掘了一條壕溝，讓外來卡車望而却步。可是，從邏輯上說，就文化上看，再有警察人員，都是在買可畢這一邊的，他決心要挖開整個的嚴洞把碎片搬運到羅馬去，然後由專家加以考究，加以拚合，以決定它究竟是否確實是勞可昂雕像的真蹟。

從廢墟中升起

在二十世紀的前一半中，德國的藝術，遭到了兩次大戰，以及對藝術茫無所知的極權主義，因此被壓得粉碎，被扭曲得變了形。有一部份德國的藝術家，曾屈服於希特勒的要索。有若干藝術家，喪失了他們的生命，或是心智。還有許多人，則逃亡到歐洲其他地區，或美國去。今天，德國藝術又從廢墟中昇起來了，它帶給我們一種新的認識：原來目前藝術上的一股主要的風格，名曰表現派者，當其發展期中，德國曾擔負了很重要的角色。

今年秋季，德國藝術的復活在美國達到其最高峯。十

種色情的感覺，或是感到厭惡。總而言之，是某些強烈的精神上的反應。看到了史密德·洛特魯夫的巨大的陰鬱的構圖，他就有個憤懣，有所感動，且為所壓服。這就是我們的看法。」

橋樑畫社中能產出最偉大的作品，倒是一位祇在社中參加了一年有半的人物，那就是諾爾德 (Emil Nolde)。他是一位面目陰森的德國北方人，他來時帶來了「色彩的風暴」。他自稱心中有一種「不可抗拒的慾望，想要表現出最深刻的靈性，宗教與熱忱」。他向福音中去找尋題材，在他的「基督在群兒間」這一幅畫裡，他創造出一種新的強有力的宗教藝術，不但與文藝復興期中以人性為興趣中心的風格相違背，而且那幅畫中所繪的光彩四耀的兒童以及驚駭失色的門徒，已達到了一種濃厚的宗教狂熱，與羅奧 (Rouault) 正相伯仲。

宗教，這一個與塵世相離遠的題材，同時也是德國的 Blaue Reiter (藍騎士畫社) 畫家主要的關懷所在，藍騎士畫社以慕尼黑為其中心。照馬克 (Franz Marc) 的說法，他們努力的目標，是想「感覺出那可見世界中的內在的神秘結構來」。可是，這雖然看起來似乎是歐洲藝術的新的黎明，却很快地被戰禍的陰雲所籠罩了。坎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開始把大噸導入到他的抽象畫中。克里 (Paul Klee) 所作對於他下意識的表現，則開始反映出畏懼來。克里在藍騎士畫社中的畫友，那像竹竿般高大的麥克 (August Macke)，畫了一付充滿沮喪意

月旬旬，曼哈頓的現代美術館中舉行了一次二十五年餘以來在美國出現的最最盛大的德國現代藝術展覽會，會中展出有一百七十八件作品，包括有油畫、雕塑、版畫等。十月中旬，波斯頓城的美術館舉行了一個「歐洲當代大師美術展覽會」，其中有四十四件是現代德國人的作品。還有三本有關德國二十世紀藝術的專集，印刷精良，且具學術意味，現正陸續問世。有一點意義頗為深長，原來今日最受入讚賞的藝術家，無一不是當年受到希特勒的禁止或放逐的。

以表現派為標榜的第一次運動，是一九〇五年間，在德萊斯登地方，由一群活力充沛的從建築系學生轉變過來的藝術家們所構成的。他們充滿自信，預期他們能够「把一切革命性和激烈派份子都吸收過來」，所以自稱為 Die Brücke (橋樑畫社)。橋樑畫社擁有克爾西納 (Ernst Kirchner)、海克爾 (Erich Heckel)、史密德·洛特魯夫 (Karl Schmidt-Rottluff)、勃來爾 (Fritz Bleyl) 與後來加入的培克斯坦因 (Max Pechstein) 等人，在一家空的鞋舖裡建起了他們的畫室，他們「明目張膽，以復興德國藝術為己任」。

海克爾回憶道：「我們對於印象派畫家感覺得最不耐煩了。一個碗中放著一隻梨，印象派看到的是千百種不同明暗的綠色。在我們看來，那是一隻綠色的梨——嘿！——放在一個紅色的碗裡面。我們的目的要查看畫的人大吃一驚。他看到了克爾西納的街頭婦女的圖畫，就會感到一榮捐軀。」

剩下來沒有被戰爭殺死的人，也免不了受到殘害。克爾西納逃入了瑞士的一家療養院，後來終告自殺。葛羅斯 (George Grosz) 從一所軍隊中的瘋人病院中出來後，心中一直有著對於壕溝戰術的恐怖，他把這恐怖之感，用了一個盧本斯 (Rubens) 般的豐富色調畫出，可是這種感覺却一直縈繞在他的記憶之中，無法磨滅。在戰後狂怒的無政府狀態中，葛羅斯以達達運動 (Dadaism) 反藝術滑稽家們的「宣傳隊員」自命而出現。(現在葛羅斯已經成了美國的公民，住在紐約州的長島，畫些風景，裸女，和些「表現人類空虛」的昆蟲寓意畫。) 科科西 (Oskar Kokoschka) 這一位因繪製富於維烈性的心理肖像畫而被譽為具有「第二視覺」的奧國維也納戲劇家兼畫家，曾在俄國前線受到鎗擊，並被刺刀戳穿胸膛，可是竟活了命。戰事完畢七年以後，他在歐洲各地東西漫遊，在「倫敦橋」這也許是他最好的風景畫中，他畫出了「全世界最美的河流，有美的船隻，最美的橋」。

兩次大戰之間所興起的主要新人物，要推貝克滿 (Max Beckmann) 了，他經常不斷地問「我是誰？」，就這樣想出了各種富於象徵性的圖形記號，在他的畫布之上擠來擠去，幾乎使其達於爆破之境。不過他卻使德國已經



圖三：貝克滿作「合家歡」

失去了的人性主義恢復了很多。最熱切的一群藝術家，則是在 Bauhaus (建築學校) 之中。這一個新的建築中心，以「藝術與工藝」——一種新的綜合——為目的，號召了美國畫家、費賓格 (Lyonel Feiniger)、還有阿爾勃斯 (Josef Albers)、史倫默 (Oskar Schlemmer) 與克里等人。在這裡，坎定斯基在他的「構圖第八號」中，把抽象的幾何圖形和色彩相調和，達到了一種新的更為冷峻的藝術。他希望，這種藝術會是有「在冰冷的杯子中燃燒起活力」的性質。一九三三年五月間，建築學校的閉關，象徵出德國第二個漫漫長夜的開始。

在希特勒所遺留的廢墟之中，惟有現代藝術中之最堅毅者才能存留下來。年青的一代裡面，最堅強的人物，把諾爾德的表現派色彩，與坎定斯基所傳下來的抽象結構，揉合在一起。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可推哈同 (Hans Hartung) 所作的鞭樣的抽象圖形，和風馳電掣般的畫法符號。哈同是一位德國人，曾在法國的外人部隊中與納粹作戰，現已歸化而為法國的公民。

現存畫家中，以五十一歲的文特 (Eris Winter) 為最佳。他最初是一個煤礦工人，後來進入建築學校，而成為坎定斯基的助手，曾在俄境前線服役，並在俄國戰俘營中過了好幾年。他那表現派的畫作「死森林」，用了想像中的結構，重新創造出世界來，正如克里之於幻覺一樣。這幅畫很刺目，而有預示凶兆之感。可是，德國半世紀來備受荼毒，如要希望它不是如此，那除非對於人類本性有所誤解了。



夏耀編撰

(一) 一天魔女

原名：Fire Down Below
哥倫比亞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五彩片

以西印度群島為背景，由銀壇妖姬麗泰海華絲，攜小生勞勃米契姆，和傑克李蒙三人合演的一部浪漫刺激片。風塵尤物伊蓮娜 (麗泰海華絲飾)，受歐戰之害，家毀人亡，因無護照證件，走遍碼頭，全用偷渡手段，到處不能久留，猶如落花飛絮。

她歷盡滄桑，沒有錢，沒有希望，對生命感到厭倦，直到她邂逅了加利賓海上的兩個私梟菲立 (勞勃米契姆飾) 和東尼 (傑克李蒙飾) 後，遂演出這一幕三角戀愛的故



事。伊蓮娜習慣風流，週施於兩男之間，應付裕如。東尼閱世未深，當她天仙似的愛慕，非立曾經滄海，認為她可玩而不可愛，三人心內三團火，糾紛迭起。

東尼向伊蓮娜求婚，她半允半拒，非立巧施鬼蜮計倆，暗中破壞，最後是東尼大夢初覺，退出這煩惱的漩渦，而讓這一對風塵男女締結姻緣。

麗泰海華絲在本片中大跳卡浦索舞，頗够刺激，並有當地土人樂隊及卡浦索歌手參加表演。

西印度群島風光明媚，無數的香蕉船，飄浮於加利賓海上，在大銀幕的襯托下，海上的景象更顯得美麗動人，藍碧的海水，落日染紅的天空，和那極目無窮的海天相接處，使人有如置身畫境。

本片取材於華威克的小說，由伊爾文蕭改寫為電影劇本。

(二) 熱浪舞

拾 穗

西影片羽

原名：Calypso Heat Wave
哥倫比亞公司出品
小銀幕黑白片



新藝綜合體黑白片

環球公司選出本片，以為慶祝好萊塢拍片五十週年紀念的禮物。

在五十年代的電影史上，好萊塢出現了許多卓越的演員，但其中最特出的——包括魯道夫范倫鐵諾在內——當推千面怪人郎却乃，他不僅是一個出色的演員，又是電影事業的開國元勳。由於他，電影事業才得發揚光大，於今，環球公司用他的事蹟拍成電影，以紀念好萊塢拍片五十週年大慶，實具有以重意義。

好萊塢歷來拍製的人物傳記片中，本片可算是最完全，最真實的一部；自郎却乃的童年，以至他患喉癌而死，共計三十年整（1900—1930）。

郎却乃能歌擅舞，最初在歌舞團中擔任演員，後因故被開除，在饑寒交迫下，方始轉入電影界，不料竟由此成名。

郎却乃當日投身的電影公司，就是今天的環球公司，他由日薪僅五元的臨時演員做起，歷盡十年艱苦，才登上明星寶座。他能够扮演各種不同的角色：跛子，人猿，俄國人，墨西哥人，中國人，印地安人，故有「千面怪人」之稱。他的化裝術極為精妙，好萊塢藝人中無出其右。他之被導演賞識，最初亦端賴化裝術，在他擔任臨時演員，聽候導演選用期間，某次，導演需用一名臉上有刀疤的人扮演海盜。郎却乃迅速打開隨身攜帶的化裝箱——由一具

這不是一張好片子，演員劇情均無何特出之處，所以介紹者，是因為本片乃以卡浦索舞即片名之熱浪舞——為主題。在前片「天龍女」中，妖姬麗泰海華絲跳的就是這種舞，觀眾對此舞若有興趣，不妨再往一觀。



原名：Man of A Thousand Faces
環球公司出品

(三) 千面怪人

破舊的釣具箱改製，現陳列於落山礦博物館內——在臉上畫了一條刀痕，這條傷痕，幫助他在該片中贏得一席位置。郎却乃對於自己的化裝術極為重視，在他成名後，每次化裝時，門外均有人把守，以防他人暗中窺望，他無論扮演何種角色，都是非常認真。他常因模倣劇中人的特殊動作，而使身體受到極大的痛苦。他的醫生勸告他不可過份磨折自己，他回答說：「如果我不磨折自己，我怎能演得逼真？」

本片演員的選擇，極為理想。傑姆士賈克奈飾郎却乃，演來入木三分。桃爾賽瑪朗（Dorothy M. Jones），琴妮格兒（Vane Greer）分飾他的前後二妻，演來亦頗稱職。傑姆士賈克奈為主演該片，曾費去許多功夫，研究郎氏的化裝術，舞步和手語（郎却乃的父親既聾且啞，故郎氏自幼習慣手語，每晚祈禱時，亦用手語代替默誦。）本片演出，可喚起老年觀眾的回憶，亦可使年青的觀眾，得一睹三十年前銀壇怪傑的特出演技。

(四) 金玉盟

原名：An Affair To Remember
福斯公司出品
新藝綜合體五彩片

本片男女主角為加萊格蘭 (Cary Grant) 及黛博拉麗爾 (Deborah Kerr)。導演為李俄麥加萊 (Leo McCarey)。李氏曾因導演「與我同行」一片，而獲得 1952 年奧斯卡最佳導演金像獎，對於文藝片別具匠心。男女主角乃是初度合作，在本片中互相競賽演技，頗有可觀。



故事的情節纏綿悱惻，鏡頭的開始，是在一艘由歐洲開往美國的郵船上，男女主角都是情場老手，而且各有對象，但却一見鍾情，種下悲劇的根源。

難分難捨的局面，迫使他们採取補救措施，設法和以前的對象解除婚約，並籌措結婚費用。他們在上岸前取得協議，半年內停止往來，約定在期滿之日下午五時，在一個象

微天堂的高樓上晤面，商討婚嫁事宜。

約期之日，男主角準時到達，坐候至夜深，仍不見伊人芳踪，痛苦之餘，以為佳人變心，但事實上女主角乃因趕去赴約，被汽車撞傷腿部。

劇情的最高潮，是男女主角的偶然重逢，起初是互相

懷疑對方用情不專，待獲知真像後，不禁抱頭痛哭。悲劇的結尾，帶給觀眾的是無限的惋惜與同情。

(五) 慾海情淚

原名：Death of a Scoundrel

雷電華公司出品

大銀幕黑白片

一個外貌溫雅，內心奸詐的歹徒，運用投機欺騙的技術，登上金融鉅子的寶座，他違反人性，不顧倫理，玩弄女子於股掌，毀滅友朋於無形，最後良心發現時，却死於同夥的槍彈下。

曾因演「Ael About

Eve」片，而獲得奧斯卡金像獎的喬治山打士 (George Sanders)，在本片中飾歹徒角色，演來生動逼真。黑髮鬚星葉風黛卡洛飾他的商業助手凱莉，莎莎加賓 (喬治山打士的前妻) 飾他的情



婦富羅賴安夫人，演來亦頗凸出。

本片的編劇、製片和導演，均由克里第特查理馬丁一手包辦，值得一提的是，是本片攝影師傑姆士溫霍維 (James Wong Howe)。曾因攝製「玫瑰夢」，而獲得 1955 年黑白片最佳攝影獎；製曲師馬克斯史汀勒 (Max Steiner)，曾四度獲得最佳樂曲獎。

這一張由三位金像獎獲得人合作的片子，成績確甚理想，劇情緊湊，自始至終，扣人心弦。

(六) 三暴徒

原名：Three Violent People

派拉蒙公司出品

超視綜合體五彩片

是一張描述美國南北戰爭後混亂局面的西部武打片；當時有一些自北部進入南部的政治投機家，假藉聯邦政府之名，奪佔南人土地，造成許多流血事件。

查爾赫斯頓 (Charlton Heston) 飾一個脾氣暴躁，



裏性正直的南軍隊長，解甲歸田後，重理牧場舊業，他要了一個出身卑賤的女人為妻 (安妮柏絲德飾)。

當他獲悉愛妻的出身後，毫不留情的要她離去，及知她身懷六甲，才允許她生子後再離異。

是時他那不成器的弟弟 (湯泰倫飾) 因爭產不遂，勾結政治投機家前來尋仇，危急之中，新生嬰兒的一聲啼哭，分散敵人的注意力，救了父親，也救了牧場，頑劣的弟弟，也因親情感動，改變初衷，合力禦侮，不華中彈身亡，圓滿的結束，夫妻和好如初。

法 辦

1. 應徵者請將謎底填在本刊所載之表格內，然後剪寄本社，否則無效。
2. 請將姓名通訊處詳細填明。
3. 來函信封請註明「燈謎徵答」字樣。
4. 本社收件日期，自本月一日起至十五日止。
5. 猜謎全對者，由本刊酌奉簿酬，但每次以二十名為限，如全對人數超過二十名時由本社抽籤決定之。
6. 謎底與獲獎讀者芳名於下期公佈之。

謎號	謎面	謎底
41	禁止吸煙(打詞牌名一)	
42	一上一下(打一字)	
43	倦鳥歸林(打三國人名一)	
44	似之、非之、雖有之、實無之、(打一字)	
45	只許去兩點，不能去一撇。(打一字)	
46	生了個囑巴兒(打書名一)	
47	有肉即足，失節難留(打一字)	
48	說來話長(打今人名號一)	
49	醜俊參半(打一字)	
50	天上人間(打一字)	

應徵者姓名

通訊處

拾穗第九十一期燈謎徵答

燈 謎 徵 答

謎號	謎面	謎底
31	休(打成語一)	守株待兔
32	有心愁難遣，借酒寄相思(打一字)	咸
33	孟母斷機(打成何學名辭一)	割線(切線)
34	虎頭蛇尾(打一字)	虺
35	夕陽斜照水如天(打詞牌名一)	滿江紅
36	不辭而別(打古人名一，粉帽，捲簾)	陶潛
37	蓮叢垂釣(打一字)	鼎
38	魯仲連不帝秦(打地名一)	遵義(崇義，尚義，嘉義)
39	家徒四壁(打一字)	口(囚)
40	千里共嬋娟(打一字)	腫

上期(第九十期)燈謎徵答揭曉

一、上期猜謎中八題者計有九位，各致奉「蕾琦表姊」一冊為酬。茲將得獎讀者芳名列後：

沈大仁 (台北) 陳愚清 (台北)

吳純瑜 (台北) 淡衛那 (高雄)

王棋 (台北) 汪星瑜 (基隆)

丁道炎 (台北) 葛令 (台北)

秦持一 (台北)

二、台大一讀者：十月四日大示奉悉。請賜知真實姓名俾便奉覆為感。

經濟部聯合工業研究所工業服務處

歡迎

至公私營廠商委託服務簡則函索即寄

- (甲) 承辦各種有關工業技術之研究試驗及設計工作
- (乙) 解答工業技術問題
- (丙) 代為搜集工業技術資料
- (丁) 設計研製修理及校驗各種儀器

接洽處：

新竹市博愛街十六號 電話 52
台北市福州街十巷一號 電話 25957



美國海灣石油公司委託中國石油有限公司總經銷該公司出品之航空，船舶，化工，紡織，鋼鐵，及重機械等所需各種潤滑油脂。美國海灣石油公司為世界最大油公司之一，並為美國第二大油公司，其橘黃色商標遍及全球，歡迎各界採用或委託代購。

接 洽 處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及各地供應營業機構

中國石油有限公司

工程業務部

業務要目

- (一) 代理洽購國外化學工業製造方法之專利權。
- (二) 代理裝建實驗工場，以供製造方法之改進及產品品質之改良。
- (三) 代理籌劃現有設備之更新擴建。
- (四) 代理申請美援工業作投資分析及工程計劃。
- (五) 代理化學工廠作設計、安裝、試工、運轉等工作，解決工廠操作疑難問題。
- (六) 代理各項自動控制儀器系統之設計及儀器設備安裝等事項。
- (七) 代理各項油料儲運設備之設計安裝。(包括鋪設油管及建築油槽泵房等)。
- (八) 承辦醱酵工業用細菌之培養及供應。
- (九) 承辦單件淨重八十噸以下各項化工機件之起重安裝工程。
- (十) 承辦各種石油產品之品質分析及震爆測定等。

接洽處：臺北市館前路71號本公司工業關係處
高雄市高雄煉廠油技術組